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之二

禮記大義

太倉唐文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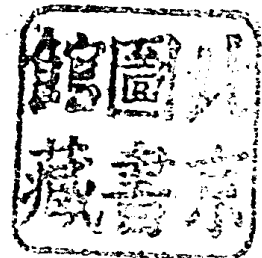
531.238
447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之二

禮記大義

太倉唐文治著

206730



禮記大義自序

國體。何以立。禮而已矣。禮者體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不死何俟。國而無禮。是戕國也。國性。何以善。禮而已矣。天命爲性。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國而無禮。是滅性也。天叙天秩。人綱人紀。何以定禮而已矣。惇典庸禮。明德討罪之制。墮。何有于秩。叙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有於紀綱。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無禮。義則上下亂也。春秋時。晉文公與楚子玉戰。而勝。惟恃乎少長有禮。魯國弱小。而後亡。在秉周禮。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此中外之常經。古今之國鑑也。

昔者周公知非禮無以定國也。爰成文武之德。作爲禮典。蓋非一代之禮。所以明人倫而詔萬世也。孔子承周公之統緒。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夏殷文獻不足徵。吾學周禮。其教門弟子則曰好禮。曰約禮。曰執禮。曰復禮。周官士禮之刪訂備哉。燦爛其在斯時乎。游夏紹述。訖於子思。贊之曰優優大哉。禮義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敦厚崇禮。德性尊矣。戰國時。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雖有孟荀。狂瀾莫挽。秦政焚書。禮壞樂崩。彝倫攸斁。痛矣夫。

然而國體不容裂。國性不能泯也。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列於學官。而慶氏學漸微。東漢盧植馬融於大小戴記皆有著述。高密鄭君大昌禮教注小戴記四十九篇。考覈三代典章制度。研求古今文聲音訓。詰學者得知所歸。可謂山涵海納。日月不刊之作。唐孔穎達作正義。貫串羣經。詳審精密。宋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禮記作傳。黃榦成之。有功禮學。甚鉅。厥後衛湜吳澄代有纂述。宗旨各異。衛說特優。迨禮記義疏作。遂集漢宋諸家之大成。致廣大。盡精微。立天下之大本。禮教盛則民氣靖。而國強。豈不信夫。

而說者曰。自殷周迄今數千年。宮室異度。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車涂異軌。田疇異畝。文字異形。古道不宜於今。其禮當廢。嗚呼。誤矣。蓋禮有禮之經。禮之制。禮之制者。文質遞嬗。風俗變遷。典章號令。因時制宜。此可得與民變革者也。禮之經者。尊卑長幼。入孝出弟。與奢甯儉。與易甯戚。威儀容貌。恭敬溫文。此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因禮制之不同。併欲舉禮經而廢之。誤哉。誤哉。今有童子。幼穉罔知。一登禮堂。舞蹈揖讓。恐後。今有武夫。赳赳粗厲。一聞禮教。山立時行。暨暨謖謖。盛氣爲之斂抑。何也。禮根於天性。先王因人性之固有而導之。是良知也是良能也。故雖

武夫童子亦莫能踰其範圍也。乃欲拂人之性而掃除之。誤哉。誤哉。

抑又聞之。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無方者。游氓也。一國多游氓。則體辱而國性乖。國焉有不危殆者哉。是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刑辟之罪多。而自戕者衆矣。家庭之禮廢。則父子之恩絕。鬻陵之風熾。而犯上作亂者衆矣。尊卑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人倫喪而國本搖。痛乎。悲夫。小旻之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嗚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本經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舊禮之廢。甚於舊坊。大害卒至。於此。孔子刪詩。至變雅末篇。有餘痛焉。

文治秉聖教以學禮。乃所願厥有兩端。曰救民命。曰正人心。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故人莫不樂生而惡死。竊觀自古太平之世。民生熙皞。康樂和親。物無不得其所。何其盛也。豈循乎禮也。洎乎末造。運會寢阨。或天札凶荒。或夷狄兵革。生民憔悴。哀呼以死者。動輒數十萬人。或數百萬。人天待盛世之民。何其厚。待衰世之民。何其酷。歟。周禮曰。國有鳥獸行。則獮之。本經曰。

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滅理窮欲。害及百姓。造物者。遂以禽獮獸。難之法。處之。豈不哀哉。何以救之。惟在於禮。人者天地之心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理中氣。悉寓於心。而此心爲血氣嗜欲所使。即不免放蕩而失其常。惟能治七情。明十義。修七教。慎九容。內外交。養表裏。無違。夫然後爲禮。以教人。夫然後遠於禽獸。夫然後殺機泯。劫運消。救民命而正人心。一以貫之者也。

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人生天地間。一日不能違乎陰陽。四時即一日。不能踰乎禮。是故吾讀禮運而知元會運世之必歸于大道也。吾讀樂記而知政治隆污。壹根于性情也。禮運傳自子游。樂記傳自子夏。千古學術治道。未有能外之者也。吾讀大學而知八目以修身爲本也。吾讀中庸而知九經以至誠爲基也。大學傳自曾子。中庸傳自子思。千古治平。學性理。學未有能外之者也。吾讀曲禮少儀。玉藻而知養正之在主敬也。卑高以陳。貴賤以位。動靜有常。能修己而後能治人也。吾讀檀弓。喪大記。問喪。奔喪。而知喪禮哀戚之至也。吾讀大傳。問傳。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而知服制隆殺之等。窮理盡性之極也。吾讀祭義。祭法。祭統。而知報本反始之精義也。啟發良知。民德歸厚。未有外於喪祭之禮者也。吾讀內則。哀

公問而知倫紀之大防也。吾讀冠義昏義而知人道之極則也。物恥足以振國恥。足以興正家。而天下可定也。吾讀王制文王世子學記而知三代學校貢舉養老之典。規模宏遠而精詳也。強不犯弱。衆不暴寡。孝弟行乎道路。郁郁彬彬。其皆由太學來者乎。吾讀經解孔子閒居而知六藝源流之通治化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性學之權輿乎。吾讀儒行而知乾坤正氣之在吾心也。近文章砥礪廉隅。身可辱而志不可奪。憂思其在萬世乎。禮乎。禮乎。比類以讀之。知類而通達其字。宙間人類之所以相生相養相維于不敝者乎。

先儒萬氏斯大之言曰。儀禮一書與禮記相爲表裏。考儀文則儀禮爲備。言義理則禮記爲精。在聖人即吾心之義理。而漸著之爲儀文。在後人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焦氏循之言曰。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知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斯二言也。實得三禮表裏精粗互用之道。然吾謂明其義理者。非託諸空言泛論也。必得乎時措之妙。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然後垂諸萬世而無弊。今天下競言變俗矣。競言變法矣。又競言變禮矣。而不知俗可變。法可變。而禮之意不可變。變乎禮之意。則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

芸。芸。萬。彙。將。無。所。統。屬。而。不。能。歸。于。治。吾。爲。此。懼。爰。發。明。禮。記。四。十。九。篇。大。義。以。諭。當。世。深。願。
吾。書。一。出。人。命。於。是。固。人。心。於。是。正。國。體。於。是。尊。國。性。於。是。淑。庶。幾。尙。辭。讓。去。爭。奪。講。信。修。睦。
大。法。小。廉。道。德。仁。義。之。說。興。教。訓。正。俗。之。規。備。由。小。康。而。躋。於。大。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癸酉仲秋太倉唐文治自序

禮記大義目錄

卷首

小戴禮記四十九篇類別提要表

小戴禮記源流義例考

禮記應讀書目表

卷一

曲禮篇大義

檀弓篇大義
上下

王制篇大義

月令篇大義

曾子問篇大義

文王世子篇大義

禮運篇大義
上下

禮記大義 目錄

禮記大義 目錄

禮器篇大義 郊特牲篇大義附

內則篇大義

卷二

玉藻篇大義

明堂位篇大義

喪服小記篇大義

大傳篇大義

少儀篇大義

學記篇大義

樂記篇大義

上下

雜記篇大義

喪大記篇大義

祭法篇大義

祭義篇大義

卷三

祭統篇大義

經解篇大義

哀公問篇大義

仲尼燕居篇大義

孔子閒居篇大義

坊記篇大義

中庸篇大義

上下

表記篇大義

緇衣篇大義

卷四

奔喪篇大義

問喪篇大義

禮記大義 目錄

禮記大義 目錄

服問篇大義

問傳篇大義

三年問篇大義

深衣篇大義

投壺篇大義

儒行篇大義

大學篇大義

冠義篇大義

昏義篇大義

鄉飲酒義篇大義

射義篇大義

燕義篇大義

聘義篇大義

喪服四制篇大義

禮記大義卷首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小戴禮記四十九篇類別提要表

篇名	類別	提要
曲禮上 篇第一 下篇第二	制度	石林葉氏謂曲禮周有其書、遭秦滅學、簡策不存、今禮記首載者、乃漢儒纂錄所聞、故言曲禮曰以表之、愚按曲者委曲詳盡之義、而經禮大綱、亦具其中、內外交修、下學上達、實人生之天則也、為人子之禮數節、朱子采入小學、為正家根本、學者更宜熟讀力行、又篇中雜記吉凶賓軍嘉禮、包括一切、故冠于四十九篇之首、
檀弓上 篇第三 下篇第四	通論	或云即檀弓作、或云篇中多推尊子游、疑為子游門人所作、愚按篇中言喪禮者居十之五、記春秋時事文法較佳者居十之四、雜記制度居十之一、言喪禮之沈痛者、最足以厚民德、如喪禮哀戚之至、顏丁善居喪、孺子

慕數節是也、而文法之佳者、則多列國傳聞異辭、殆春秋三傳之亞、別有可疑之文、應辨正者、見大義、

五 王制第

制度

漢文時博士所作、或云賈誼輩所作、欲以為漢一代之制、而未及實行者、彭氏絲謂此篇前言爵命田祿、中散言六官、末言養老、篇終又自注前段義、愚案此篇與周禮孟子多有不合、後儒疑之、不知周禮非孟子可比、孟子又非王制可比、周禮未可下儕王制、而漢博士之書、豈可以儕孟子乎、惟秦火後、三代遺制、猶賴此書以存、其最精者、則廣谷大川異制、及析言破律二節是也、

六 月令第

明堂
陰陽

陸氏德明謂此本呂氏春秋文、後人刪合為此記、蔡邕王肅並云周公所作、愚按此篇散見於管子淮南子呂覽、而呂覽為詳、蓋戰國策士采制雜纂而成、非不韋所能作也、其中屢雜秦制、蔡王謂為周公所作、實係謬說、至明堂十二室、隨月分居、煩瑣拘泥、先儒已議其非、惟其中實有精要語、

曾子問 第七	喪服	如稱兵有天殃及母變天之道一節是也。 陸氏奎勳謂曾子而外言氏之問一卜氏之問二曾子獨以子稱書成于曾氏門人也愚按此篇窮禮之變為禮經中創造之文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所謂醇乎醇者也姚氏際恒謂篇中有吾聞諸老聃及老聃云之語疑為老莊之徒所作謬矣
文王世子 第八	世子 法	自夏后殷周繼世子繫天下安危故教法特重然一家教子弟亦當如此後半篇詳養老之典教孝教弟尤為治平根本惜後儒有驛入處如夢帝與齡周公踐阼之屬方氏望溪辨之綦詳
禮運第九	通論	子游作故自稱名此篇以天道人情作骨共分四章首章自昔者仲尼起至禮之大成止專言承天之道次章自孔子日起至舍禮何以止三章自故人者起至禮之藏止皆言盡人合天四章自夫禮本於太一起至末節止專言治人之情大意與中庸參贊化育之旨相合至大同之道在信與

睦、故本篇講信修睦、句凡四見、末又言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是謂大順、百姓不睦、禍亂乃起、求治者當知所法、

禮器第十

制度

先儒謂禮、運言形上之道、禮器、言形下之器、實則禮器未嘗不言道、愚謂禮器與禮、運本為一篇、蓋承禮義以為器而言、其精義有三端、一破俗儒之固、如言禮時為大一節是也、二窺聖學之微、如言外心內心要在慎獨、通於中庸天命之性是也、三糾異端之失、如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足以闢老子禮起于忠信之薄是也、惟言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卻有可疑、聖人因人情而制禮、非由外鑠也、若遠於人情、則禮廢久矣、

郊特牲第十一

祭祀

與禮運、禮器本為一篇、後人析而為三、其中雜記冠昏之禮、而劉向別錄專屬之祭祀者、蓋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冠昏則因祭而及之、所謂禮器是故大備也、自庭燎以下、痛禮之失、與禮運、僭君脅君與臣同國相應、尊賢不過二代、亦與魯之郊禘非禮相應、至謂相貴以等、相競以貨、相賂以利、

而天下之禮亂，尤可爲千古殷鑒。

內則第 子法

顧氏抱桐分爲上下二篇，共十四章，名內則章句，最爲精善，其大要在親父子，謹夫婦，別男女，推及養老之典，養子教子之法，擷其精義，孝慈二者而已。中記黍稷稻粱及淳熬二節，言養老之具，末言人生自少至老自然之規則，乃天命之性也。此蓋文王周公之遺訓，頌爲學校教法，而曾子述之。

玉藻第 通論
十三

孫氏希旦謂此篇首記天子諸侯衣服飲食居處之法，中間自始冠緇布冠至其他則皆從男子，專記服飾之制，始冠次衣服次笏次鞞次帶次及后夫人命婦之服，其前後又雜記禮節容貌稱謂之法，禮記中可以考見古人之名物制度者，此篇爲最詳。愚按此篇尤重容儀，凡記容者二十有一，容肅則非辟之心無自入，又如不巾門不履闕，瓜祭執龜玉蹠蹠如之類，皆與論語鄉黨篇相表裏，當爲七十子所傳，或疑此篇多雜湊之文，元熊氏朋來吳氏澄清任氏啟運皆有考定本，應參考。

明堂位 明堂
第十四 陰陽

陳氏澹謂此篇主于夸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魯之郊禘非禮也、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愚謂篇中言周公踐天子位、與文王世子所載、均有可疑、讀者知節取焉、以稽古儀文物物之制可也、

喪服小
記第十
五

喪服

朱子謂儀禮喪服子夏作傳、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吳氏澄謂此篇所記較瑣碎、比喪大記所記則為小、又小記亦猶雜記、惟雜記所記之事、雜小記所記之事、小故名小記、愚案此篇明尊祖敬宗、分尊卑男女之別、極嚴內有父為天子子為士則祭以士、及諸侯不得禘于天子、天子諸侯士大夫可以禘于士之文、為夏商以來家天下時代所無之事、可見周公制禮決無私天下之心、

大傳第
十六

通論

陳氏祥道謂禘者祭之大者也、追王者孝之大者也、名者人治之大者也、人道者禮義之大者也、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所謂祭祀追王服術宗族

<p>學記第 十八</p>	<p>少儀第 十七</p>	
<p>通論</p>	<p>制度</p>	
<p>大學言教人之道、此篇言教人之法、能審察學者心理、俾知憤排自動、宜用爲師範學校課本、其尤精者、云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師者所以學爲君、可見政治學術、聖功王道、一以貫之、學校之中、決非研究帖畢之學、亦非僅講求器物之粗、故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爲建國</p>	<p>方氏望溪謂篇中所載、如事君承公卿接賓客交朋友祭祀朝聘會同軍旅燕食獻遺、皆成人所有事、而儀度詞令、必講習于童子時、故統之曰少儀、注疏詰少爲小似未安、愚案此篇文多與曲禮合、當在威儀三千之列、其尤精者、云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與內則言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意義相貫、士人守此、大節立矣、</p>	<p>之類、莫非人道之大者、故稱大傳、愚案宋程子及明王氏船山皆以復宗法爲急、蓋合衆族爲大民族、中國庶幾可強、篇內其所得與民變革者及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二條、正治世之宏綱、制禮之精蘊、</p>

君民之本

樂記第十九

樂記

劉向校書所得共二十三篇、或云公孫尼子次撰、今僅存十一篇、一樂本、二樂論、三樂施、四樂言、五樂禮、六樂情、七樂化、八樂象、九賓牟賈、十魏文侯、十一師乙、共合為一篇、樂經早亡、幸得此篇與左氏傳所載吳季札觀樂一篇並讀、一唱三嘆、猶有遺音、而其中精理名言、深得先王作樂崇德之至意、真寶書也、

雜記上

喪服

篇第二
十下篇
第二十
一

王氏船山謂記喪禮之變及其小節、以篇策繁多、分為上下篇、記輯舊文、畧無次序、又兼君大夫士而錯記之、故謂之雜、愚按下篇載曾子言、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又論送喪之哭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皆極沈痛、自此以下、不專言喪禮、孔子言君子有三患、五恥、又言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語意皆極精、確為孔門弟子所記、

<p>喪大記 第二十 二</p>	<p>喪服</p>	<p>王氏船山謂大者備也、自始死至葬、自諸侯至士、皆備記之、所以補喪禮之未悉者、愚按此篇所記尊卑有等、男女有別、文法謹嚴、當與儀禮士喪禮記參考、</p>
<p>祭法第 二十三</p>	<p>祭祀</p>	<p>姜氏兆錫謂祭法祭義祭統三篇、法者言所祭之法制也、義者言所祭之義理也、統者言所為祭之統紀也、此篇首節及聖王之制以下、見國語展禽論祀爰居、其郊禘祖宗廟祫壇墀之制、並見家語、愚按此篇本係漢儒雜輯而成、至後半篇論報稱功德之典、頗為詳贍、</p>
<p>祭義第 二十四</p>	<p>祭祀</p>	<p>王氏船山謂儀禮中祭禮三篇、蓋大夫士之禮、而天子諸侯禘祫享嘗之禮不傳、戴氏蒐輯舊文、推明所出之精意、以成此篇、所以不與冠義諸篇同附記末者、以禮莫重于祭祀也、愚按此篇皆仁人孝子之言、三復之、則孝有不及之思、與愴懷霜露之感、自有不勝悲者、如論文王之祭、思死者如不欲生、讀之令人感泣、仲尼嘗一章、詞意誠摯、宰我問鬼神一章、乃論</p>

魂魄學之最精者、或曰此秦人所記、以黔首二字知之、

祭統第

二十五

祭祀

方氏望溪謂統者總也、緒也、篇中所論祭之大體、義理之總會也、此記惟篇首心怵而奉之以禮二語、似古賢遺言、其餘義近膚淺、如言祭而曰不求其為、言齊而曰不齊、則於物無防、嗜欲無止、言銘先祖而曰知足以利之類、是愚案篇中言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是以父事子、頗屬可疑、至末篇銘辭、孔悝為人、雖不足道、而其文腴潤有味、為曾子固與歐陽永叔書所本、

經解第

二十六

通論

方氏望溪謂此記中間所述、多荀卿語、疑出于漢之中葉、傳荀氏學者為之、經本無弊、解者失其意、而愚誣賊亂之弊生、本篇別其教、並著其失、故以經解名篇、愚案此篇首明六經之教化、民成俗之大、而歸之於禮、以明其安上治民之功、必不可廢、中間隆禮由禮四句、及以水之堤防作喻、均極精粹、確係古禮師所傳、故邵氏位西極推重之、

哀公問
第二十七

通論

王氏船山謂哀公問與燕居閒居諸篇文辭複縟，論者疑為偽作，然他經所記夫子與哀公問答不一，體制亦與此篇相類，要其中正深切，非後儒所能作云云。愚按門弟子所記，文義固有不同，大戴分問禮大昏為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合成一篇，首章論古今君子，切中春秋時弊，繼以愛身敬身成身成親，而推及于愛人，歸本于天道之不已，與大學中庸相亞，人道教育，要不外是，為政先禮，禮為政本，尤近世之藥石也。

仲尼燕
居第二十八

通論

陸氏奎勳論燕居閒居之別，謂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言詩閒居之事，姜氏兆錫謂此篇文雖散漫，然如禮以制中，舉而錯之于政，此意殆非聖賢不能及，愚案此篇文法謹嚴，並不散漫，至其論禮注重于凡眾之動，得宜失宜，且謂禮之所興，眾之所治，禮之所廢，眾之所亂，可見禮為民眾教育之大本，急宜提倡者也。

孔子閒

通論

此篇後儒以其與家語大同小異，姚氏際恒因謂無聲無體無服，皆出于

居第二十九

老氏貴無賤有之旨、且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之說相合、陸氏奎勳又引漢孔衍之言、詆及本經、愚謂道家學出于黃帝、與儒家本屬共貫、此篇聲韻甚美、而清明在躬一節、開宋儒之先河、為涵養之本、未可以其近于老氏而疑之、若必諱言無、則孔子言無思無為、亦若異端矣、

坊記第三十

通論

子思子作、黃氏石齋謂亂患之坊、莫大于春秋、聖人本春以立禮、本王以立刑、本天以立命、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禮以坊德、三坊立而亂患息、雖其所稱引不過楚喪、晉亂、吳子三事、而于以定君臣、辨夷夏、正妃耦、春秋千七百餘事、其大指盡于此矣、愚按此說獨見其大、黃氏集傳、亟宜參考、又先師黃元同先生坊記輯解、分章疏釋、亦極精密、見子思子內篇、

中庸第三十一

通論

偽孔叢子謂子思子十六歲時所作、宋氏于庭據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六十二歲困于宋時所作、宋說極是、以此篇條理精密、在坊記諸篇之上也、先儒分章各異、當以鄭君朱子為正、近阮氏芸台謂首章至父母其順

矣乎、中庸大義已止于此、自鬼神之爲德以下、別成一篇、乃子思專言祖德配天、鄭君注祖述堯舜四句、以爲孝經春秋之事、此必子思微言、鄭君得之于古禮說也、所見極大、愚案此篇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載終、無非欲盡人合天、彌天地之缺憾、廣大精微、遠紹易繫辭傳、非後儒所能幾及、

表記第

三十二

通論

子思子作、孔氏冲遠謂子言之凡八、皇氏以爲皆發端起義、下更廣開其事、曲說其理、則稱子曰、黃氏石齋謂坊記主于禮讓、歸別于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于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于仁義、歸餘于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于天德、猶易之有上經、愚按以禮坊民、民猶踰之、則必立表以自治、故此篇實爲修己接物之要旨、其精粹處、多與論語相近、

緇衣第

三十三

通論

先師黃元同先生據文選注引子思子有民以君爲心一事、昔吾有先正一事、意林載子思子有小人溺于水一事、斷爲子思子所作、劉瓛謂公孫尼子作、不足信、愚案此篇重在謹好惡、而尤要在章志二字、蓋事以至

誠相見、書盤庚所謂不匿厥指、詩節南山所謂俾民不迷也、惟章志而後為上易事、為下易知、而君不以民亡、此千古治道之大本、

奔喪第

三十四

喪服

孔氏冲遠謂此逸禮之正文、漢興于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與儀禮同、其四十篇藏于秘府、惟此與投壺二篇、記者收之記中、愚按此篇與士喪禮記文相近、慘怛不忍卒讀、奔喪為萬不得已之事、亦處世者所不能免之事、人子既不得不遠遊、惟有及時以盡孝、懼他日孝有不及也、

問喪第

三十五

喪服

此篇專言悲哀之情、痛切之意、足以維持世道人心、王氏船山謂非秦漢諸儒所能及、愚案篇中有釋孝經躡踊哭泣及祭之宗廟二句、為曾氏弟子所傳無疑、內悲哀在中及入門不見與三日而殮、冀親復生數語、苟有良知、皆當下淚、陳氏蘭甫所謂使墨者讀之、亦必感動者也、

服問第

喪服

王氏船山謂記未嘗有問答之文、而言問者、條析疑義以待問也、姚氏際

<p>三年問 第三十 八</p>	<p>喪服</p>	<p>此篇撮取荀子禮論篇而成、陸氏奎勳謂其味甚淺、若云大鳥獸壹使足以成文理、立文亦甚拙、愚謂荀子本為學者警發良心、故釋服義中亦自寓悱惻纏綿之意、是以陳氏蘭甫有取乎此文、實屬江河不廢、豈得疑其淺拙乎、</p>
<p>間傳第 三十七</p>	<p>喪服</p>	<p>姚氏際恆謂鄭氏云、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以間為平聲、吳幼清謂當讀如間廁之間、儀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此篇廁于喪服之正傳、以間字為去聲、鄭說近之、吳說甚鑿、篇中哀之發于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凡五段、其格制本于荀子禮論、而辨別喪服倫等、細密周詳、較荀子為勝云云、愚案姚說亦可採、惟漏去本經衣服一段、應補正、</p>
<p>三十六</p>		<p>恒謂篇名服間、以其每章引傳文四句、作問而答之、不必文中定露問也、愚案此篇文法至為簡質、篇末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二語、尤見孝弟忠恕之道、</p>

深衣第 制度
三十九

古者衣裳殊制、以別上下、惟深衣之制、衣連裳而不殊、雖燕居之服、而應規矩繩權衡、篇中引易直方義、及下氣平心之說、皆見道之言、故宋代大儒若司馬程張、皆祖述而製之為服、至其制度、以朱子集中所載最為精詳、近江氏慎修深衣考誤、亦足資參證、

投壺第 吉禮
四十

此篇為古禮逸篇、王氏船山謂投壺在燕禮中別為一節、其禮雖視射為簡、而內正外直、比禮比樂之意具焉、可見古人斯須不去禮樂之實、姚氏際恒謂投壺是射之餘法、盛于春秋、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是也、其文類儀禮叙法、然更簡約、且饒古趣、愚案大戴禮亦有此篇、文稍有異同、

儒行第 通論
四十一

呂氏與叔謂此篇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竊謂記聖言者、文筆各異、故辭旨攸殊、未可輕議、黃氏石齋謂儒行以宏毅為本、以任重致遠為務、東漢諸儒、推尊儒行、雖梟雄如卓操之徒、尚儷仰以畏名士、可為正人心勵風俗之本、愚案黃氏雖係有感于明季之事而言、而此篇實為

<p>大學第 四十二</p>	<p>通論</p>	<p>激勵氣節之書、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篇中不字凡五十四、所謂有不爲也、有如此者凡十六、所謂有爲也、人丁卑鄙混濁之世、當以儒行矯之、至於憂思一章、不忘百姓之病、意義更闕遠矣、</p>
<p>冠義第 四十三</p>	<p>吉事</p>	<p>篇中八條目以修身爲本、而修身以誠意爲本、即明德之學、此文王所傳之心法、成周學校以之爲教者、至治國以孝弟慈仁讓爲本、平天下以絜矩辨義利爲本、聖功王道、一以貫之、中國之寶書也、鄭君注最精善、朱子別爲章句、姚江王氏主復古本、而其立說、則與鄭氏未合、王氏船山極詆姚江、實則各有心得、不必持門戶之見也、</p> <p>陸氏奎勳謂冠義至聘義六篇、皆釋儀禮之文、士冠禮篇末、本有冠義數條、其簡錯入郊特性、此必高堂生所推演、小戴從而記錄之也、愚按此篇精義在教、所以爲人之道、自筮日筮賓、以至行禮、皆于廟中、尊祖如是、爲人子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故曰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p>

爲人而後可以治人、明乎此義、則良知良能、不泯于天下矣、

昏義第
四十四
吉事

呂氏與叔謂序卦傳、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昏禮者、受賁之義、天下之情、敬則克終、苟則易離、賁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愚案此篇本于易乾坤咸恆家人漸六卦、中言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可見和氣翔洽、乃能保世滋大、此齊家之本、即立國之本、更當與郊特牲哀公問二篇並讀、

鄉飲酒
義第四
十五
吉事

孔氏冲遠謂此篇有四事、一則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愚案鄉飲者、教民以讓也、云不慢不爭、則遠于鬥辨、不鬥辨、則無暴亂之禍、其教讓德可知、今世能復此禮、則治道得矣、陳氏左海請復鄉飲酒禮議、爲治者急宜實行也、

射義第
四十六
吉事

陸氏奎勳謂射有大射賓射燕射聘射鄉射州射武射軍射之分、實則天子諸侯之射、皆稱大射、而州射則鄉射也、射必有燕、燕必有賓、故儀禮止

		<p>有鄉射大射二篇，足以統之云云。愚案篇中言射以觀德，及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等語，皆極精。孔子射于矍相之圃一段，文法與鄉飲酒義相近。篇末兩引孔子語作結，義極正大。</p>
<p>燕義第 四十七</p>	<p>吉事</p>	<p>呂氏與叔謂古者君臣賓主相接，有饗有燕，有食饗禮亡，獨燕食禮存。古之燕禮，有天子燕諸侯者，有燕羣臣者，有燕賓客者，有燕族人者，有養老者，皆所以示慈惠。愚按此篇當與詩鹿鳴湛露彤弓行葦諸篇並讀，可見穆穆棣棣之意。</p>
<p>聘義第 四十八</p>	<p>吉事</p>	<p>陸氏奎勳謂言聘禮甚略，篇終言射言玉，其文頗繁，疑非小戴之舊文。愚謂不然，此篇專發明敬讓不相侵陵之道，中間如輕財重禮及勇敢強有力，不用之于禮義而用之于爭鬥，則謂之亂人等語，與左傳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之義相合，深有維持世道之功。至問玉一章，因聘禮用玉，故附于篇末也。</p>

喪服四

喪服

義疏謂此篇小戴本所無。今案其文取之大戴本命篇者泰半。而因殺以

制第四

爲節。上與家語同。蓋後人掇兩篇附益而成。愚案此爲後儒說經之文。如

十九

解孝經尙書皆屬傳體。類公穀筆法。惟解高宗高字。謂載之書中而高之。

未免穿鑿。

右制度六篇。通論十六篇。明堂陰陽二篇。喪服十一篇。世子法一篇。祭祀四篇。子法一篇。樂記一篇。吉禮一篇。吉事六篇。所有類別。皆據劉子政別錄所定。王氏船山曰。儀禮十七篇。自高堂生五傳而至小戴氏。其間師儒講說。各有引伸以明其義。此記自檀弓以至喪服四制。明喪禮之義者十三篇。自郊特牲以至祭統。明祭禮之義者四篇。其冠昏飲射燕聘之義。各一篇。凡此十三篇。發明推廣儀禮之意。或戴氏得之于先師。或戴氏集先師之講說而筆記之。雖非先聖之作。而實禮經之羽翼也。而朱氏止泉論讀禮記法。則謂曲禮內則玉藻少儀。得威儀定命之學。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得守身秉義之學。冠昏喪祭鄉射燕聘諸篇。得盡倫盡制之學。而學記一篇。可以盡聞道上達之功。樂記一篇。可以盡檢身淑性之妙。至于王制月令禮運禮器郊

特性諸篇。可以盡輔世長民之略。檀弓曾子問經解哀公問燕居諸篇。可以盡常變生死天人。事理之蘊。而閒居一篇。則學禮成德之極功也。程朱于其中。特提大學以開其始。提中庸以要其終。使四十六篇之旨。血脈貫通。文義聯絡。體用顯微之故。不必截然分晰。而一原無間之精意。自有可以相爲始終者矣。文治即二家之說推演之。竊謂通論十六篇。括天德王道聖功之全。喪祭諸篇。啟發人之良知良能。而禮運樂記中庸三篇。則易傳之支餘流裔。此外制度諸篇。雖不宜于今世。要亦足供儒者之考證。鄙意已畧見于自序。爰撰爲此表。俾治禮者得所要刪焉。

小戴禮記源流義例考

小戴禮記傳授源流與其篇次

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立於學官。文治案高堂生所傳士禮。卽儀禮經也。五傳而至后倉。倉並爲曲臺記。二戴慶普所傳皆禮記。附於禮經以傳者也。

隋書經籍志云。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倉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倉授梁人戴德。及戴從兄子

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于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又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二十一篇。漢書藝文志作王史氏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文治按此志敍大小戴禮記源流。較爲詳審。邵氏位西禮經通論云。漢儒所得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百三十一篇。有古有今。有純有雜。有完有闕。大戴取八十五篇而刪其四十六。小戴又于八十五之中取四十七篇。而刪其三十八。今大戴三十九篇。其篇目起三十九止八十一。中間又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及八十二以後四篇。而投壺哀公問與小戴略同。去古久遠。篇第數目。偶有參差。不足深論。而近人錢曉徵遂謂大戴八十五。小戴四十九。合之適符漢志百三十一篇之數。而斥晉陳劭大小戴互相刪取之說爲無稽。夫二戴篇數。合之誠巧。

符漢志。然豈文整而篇長。義精而理足者。盡爲小戴所取。而大戴在前。反遺其美而錄其次。棄其完而收其闕乎。必不然矣。今小戴四十九篇。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大戴三十九篇。三萬七千八百六十三字。字數少三分之二。又多殘闕錯繆。宋人雖有十四經之目。以學者罕習。日益榛蕪矣。文治案邵氏論大小戴篇次。可稱精覈。惟宋人十四經之目。鄙意以爲未可厚非。蓋大戴記中有曾子十篇。及文王官人武王踐阼等篇。足與小戴記相埒。惜其殘缺者無可考爾。

小戴禮記各篇作者

經典釋文云。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制。鄭玄云。月令是呂不韋所撰。盧植云。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邵氏位西禮經通論云。子游特受禮運精微之說。其徒又爲檀弓上下等篇。記行禮節目甚詳。禮運自稱言偃。則全篇皆子游所記孔子之言也。禮器郊特牲本一篇書。以文多分之。摘篇首三字爲名。皆子游門人所記。仲尼燕居。疑亦子游之所記。又疑曲禮玉藻並子游之徒傳之。玉藻與曲禮下篇文相承接。引孔子之言一。子游之言一。故知子游門人就古曲禮而附記之也。先儒

見中庸大學曾氏聖學之傳出于禮記。而曾子問考禮纂詳。遂疑檀弓所記曾子失而子游得之者。爲言氏之徒。自譽其師。妄爲抑揚。不足信。夫曾子質本朴魯。安知不推服子游之精博而每就考訂乎。曾子問篇中。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數語。亦曾氏門人附記而稱之也。文治按邵氏所論精矣。此外如喪記坊記二篇爲子思所作。孔子閒居篇當爲子夏所作。惟哀公問儒行二篇。精深宏毅。不知何人所記爾。

記傳義問四例

邵氏位西禮經通論云。文王世子學記。是記中有記也。喪服傳引傳。是傳中有傳也。古今先後之分耳。記者記其儀節。如大記小記雜記之類。義者釋其大義。如昏義冠義鄉飲酒義之類。問者反覆辨論。設或問而已答之。如問喪服問之類。聘禮記已爲荀子所引。子夏喪服傳併記釋之。則記之由來久矣。如世子之記。青史氏之記皆是。而學記坊表記空論其理。爲變體也。大傳問傳。疑皆子夏所爲。大傳則喪服之通論。而問傳則附論其餘意。皆本孔子所爲易傳也。六義之外。小戴又有祭義。大戴有朝事義。十七篇之義略備矣。蓋爲禮不本于義。則是非禮之禮。爲義而不講之以學。則是非義之義。此諸義之所由作也。而後世義疏正義之體本此矣。文言繫

辭。多舉爻詞爲問。問喪稱或問者五。蓋意有不盡。加以駁詰。所謂辨說得其黨也。而後世或問之體視此矣。故記傳義問四者。爲說禮之通例。漢人說經。或曰故曰通曰微曰章句曰注曰說義曰詁訓曰訓旨曰解詁曰箋曰內傳外傳。皆四者之支流餘裔也。

小戴禮記文法之精美

劉氏孟塗云。七十子之徒。傳受先王之道。以爲禮記。不獨義理之明備而已。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陳氏蘭甫云。古者記言之體有三。其一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彙集成篇。非著書也。尤非作文也。論語是也。其一傳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則一人之筆。仲說引證而成篇。此著書也。坊記表記緇衣是也。其一亦傳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是也。文治按小戴記文法簡質精美。無體不備。先儒推檀弓篇爲傑作。以其文近于三傳也。然吾謂禮運樂記二篇。義蘊深奧。聲調鏗鏘。實爲千古極至之作。哀公問孔子閒居篇精微闕遠。此外如王制月令內則問喪投壺儒行各篇。章法亦極謹嚴。至冠義篇曾文正選入經史百家雜鈔。以其爲說經體也。往者吳摯甫先生語余云。凡讀經未有不明文法而可得其

義理者。學者即此語求之。(參考施刻十三經圈點割記)自能掇其菁華矣。
禮記應讀書目表

書名	作者時代姓名	刊本
禮記注疏	漢鄭君注 唐孔穎達疏	阮刻本 通行本
禮記集說	宋衛湜撰	通志堂經解本
禮記集說	元陳澧撰	通行本
禮記纂言	元吳澄撰	明正德間刻本
禮記章句	明王夫之撰	船山遺書刻本
欽定禮記義疏	清乾隆時奉敕編纂	前浙江書局刻本
禮記述注	清李光坡撰	清光緒間刻本
禮記訓義擇言	清江永撰	皇清經解續編本
禮記章句	清任啟運撰	清光緒間護蔭堂家刻本
續禮記集說	清杭世駿撰	前浙江書局刻本

禮記集解

清孫希旦撰

清咸豐間瑞安孫氏家刻本

禮記補疏

清焦循撰

皇清經解本

禮記訓纂

清朱彬撰

清咸豐間宜祿堂刻本

禮記質疑

清郭嵩燾撰

清光緒思賢講舍刻本

右全書類凡十四種。內以禮記注疏禮記義疏二書爲最要。鄭君注善說禮意得人心之所同。然其於大典章制度貫穿羣經網羅衆家折衷一是可謂執聖之權。至於記文可疑之處。往往引而不發。以待學者自覺而不輕啟。蔑古疑經之弊。孔疏薈萃六朝以來鄭學之徒。精義閎論。指深言大。後有作者。莫之能尙。故欽定義疏。以注疏爲主。而兼采宋以後諸儒之說。網絡宏富。精研義理。示後世治經之準繩。由禮之圭臬。此外諸家途徑是非。以此定之。可耳。至吳氏禮記纂言。任氏禮記章句。雖更易篇第。割裂經文。然大意本於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自有條緒。未可輕議。

檀弓辨誣

清夏忻撰

景紫堂刻本

月令明義

明黃道周撰

黃忠端九種刻本

內則章句

清顧陳墉撰

太倉顧氏味菜廬排印本

坊記集傳

明黃道周撰

黃忠端九種刻本

中庸章句

宋朱子撰

通行本

中庸或問

宋朱子撰

前金陵書局刻本又四書大全本

中庸四注

清李光地撰

榕村全書刻本

中庸通義

清曹元弼撰

復禮堂家刻本

中庸大義

清唐文治撰

茹經堂家刻本

表記集傳

明黃道周撰

黃忠端九種刻本

緇衣集傳

明黃道周撰

黃忠端九種刻本

深衣考誤

清江永撰

皇清經解本

儒行集傳

明黃道周撰

黃忠端九種刻本

大學章句

宋朱子撰

通行本

大學或問

宋朱子撰

前金陵書局刻本又四書大全本

大學翼真

清胡渭撰

小酉山房刻本

大學古本說

清李光地撰

榕村全書刻本

大學通義

清曹元弼撰

復禮堂家刻本

大學大義

清唐文治撰

茹經堂家刻本

右專篇類凡十九種。夏氏檀弓辨誣。疑經太甚。然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亦不可廢其說。顧氏內則章句。明孝慈之根本。立人紀之大防。自貽哲命。爲家庭教育最善之書。黃氏四傳。皆抉經之心。而儒行集傳。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人生氣節。由此不滅矣。朱子中庸大學章句。爲日月不刊之書。而李氏曹氏與文治皆主古本大學。非敢違朱子也。尊鄭。即所以翼朱。其學理固一以貫之者也。曹氏以易理釋中庸。爲惠氏定宇家法。益以鈎深致遠。至以易理釋大學。則前儒從未道及。實能默契聖心。胡氏大學翼真。於各本異同極詳。深衣制度。以江氏考覈爲精。學者悉心探討。或源。或委。莫非務本之學也。

漢書藝文志禮記類

漢班固撰

二十四史通行本

隋書經籍志禮記類

唐魏徵等撰

二十四史通行本

經典釋文禮記類

唐陸德明撰

前湖北書局刻本

日知錄禮記類

清顧炎武撰

前湖北書局刻本

經義考禮記類

清朱彝尊編

前浙江書局刻本

方望溪集論禮記類

清方苞撰

桐城戴氏刻本又通行本

九經說禮記類

清姚鼐撰

惜抱軒全書刻本

經義述聞禮記類

清王引之撰

皇清經解刻本又通行本

東塾讀書記禮記類

清陳澧撰

廣州刻本

禮經通論

清邵懿辰撰

山陽丁氏刻本

羣經平議禮記類

清俞樾撰

俞氏叢書刻本

子思子輯解坊記等四篇清黃以周輯

江陰南菁書院刻本

經學文鈔禮記類

清梁鼎芬曹元弼編

前江蘇存古學堂排印本

右參考書凡十三種。溯源淪流以前列三種及經義考為主。顧氏日知錄論喪服通貫古。今獨見其大。唐李漢序韓文云。書禮剗其偽。宋朱子疑書而不甚疑禮。至方望溪始大疑。

禮記。然確有見地。非後世誣慢者可比。陳氏東塾讀書記。禮記類特精論。鄭注亦極允當。邵氏禮經通論。考據精詳。神思獨運。丁氏掇拾於煨燼之餘。厥功匪淺。先師黃氏子思子輯解。釐別章句。精細縝密。梁曹二氏經學文鈔。採輯宏博。門徑悉備。以上所列。惟求實事。不尚鋪張。極知疏陋。世有達者。尙冀理而董之。

禮記大義

卷首

禮記大義卷一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曲禮篇大義

曲禮列小戴四十九篇之首。解之者曰謂其委曲繁重也。或曰曲爲之防也。約而言之。皆人生之天則也。詩烝民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中庸篇禮義三百。威儀三千。禮器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曲禮即威儀也。禮義者禮之經。列而爲綱。曲禮者禮之緯。散而爲目。然小戴輯記時。已經秦火之後。三千之目。亡者多矣。故冠之以曲禮。曰見舊禮之文如此也。惟經禮曲禮。其界限亦有難以強分者。士禮先儒指爲經禮。然每篇記文與喪服傳委曲詳盡。得不謂之曲禮乎。周官經禮也。體國經野。宏綱具舉。然下至酒漿塵市。天鳥蠱虫。察及纖悉。得不謂之曲禮乎。若夫曲禮篇包括吉凶賓軍嘉諸禮。簡策重大。其篇首二節爲修齊治平之本原。而下文又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得不謂之經禮乎。是則經禮曲禮固一以貫之。而爲人生須臾不可離者也。吾嘗籀繹曲禮篇。知古聖賢敬畏天命。然後能恪遵天則。舉其精義。約有數端。孝經

曰。禮者敬而已矣。左氏傳盡禮莫如致敬。蓋敬者執事之要樞而求放心之大本也。故無論爲童蒙禮。爲事親禮。爲事長禮。爲交友禮。爲鄉黨禮。爲朝廷禮。無不一主于敬。敬則德性聚而處事精。故曲禮以無不敬冠全篇之首。即以括四十九篇之旨。此居敬之天則也。論語孔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子張曰。士見得思義。見危致命。士人講學植品。首義利關。次生死關。未有不破義利關而能破生死關者也。亦未有不破義利生死二關而能成聖賢豪傑者也。曲禮臨財臨難戒以苟得。苟免廉恥。明而後禮。義立此氣節之天則也。聖門立教。默而識之。多聞多見。擇善而從。而尤要者在學行合一。爲學而不能措之于實行。入乎耳。出乎口。空言而已。故易大畜之象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蓋太上積德。積學。次之。曲禮曰。博聞強識。而上敦善行。而不怠古之君子。力學。即所以敦品。是爲學之天則也。中庸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又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是修身事親治人三者。始終合一者也。曲禮之愛而知惡。憎而知美。不竭人忠。不盡人歡。必則古昔。稱先王。尙已。推及于男女有別。不同席。是修倫紀之道。侍坐于先生。請業請益。豈是有禮。是修事長上之道。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悉中乎禮。是修動作威儀之道。更及于衣毋撥。足毋蹶。毋逡羹。毋絮羹。雖一衣服。飲食。

之。細。罔。不。衷。于。法。度。是。修。身。之。天。則。也。敷。不。可。長。四。者。鄭。君。注。云。桀。紂。所。以。自。禍。治。天。下。者。有。桀。紂。治。一。國。一。家。者。何。嘗。無。桀。紂。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蓋。縱。欲。者。一。家。一。國。之。所。以。亡。也。崇。禮。者。一。家。一。國。之。所。以。治。也。曲。禮。言。安。定。辭。安。民。哉。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非。禮。不。定。班。朝。治。軍。泄。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是。治。人。之。天。則。也。凡。學。校。之。訓。子。弟。君。長。之。教。人。民。要。在。訓。練。其。心。思。俾。臻。於。精。細。縝。密。然。而。揆。厥。所。始。必。本。於。家。庭。孝。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夫。事。父。孝。何。以。能。事。天。明。事。母。孝。何。以。能。事。地。察。蓋。言。其。思。慮。周。密。於。天。地。間。萬。事。萬。物。處。置。周。詳。然。後。能。先。知。先。覺。開。物。而。成。務。故。曰。神。明。彰。也。曲。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夏。清。昏。定。晨。省。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服。闋。不。登。危。戒。懼。慎。獨。者。至。矣。故。其。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宥。密。之。至。也。此。事。親。之。天。則。也。然。更。有。至。微。之。義。焉。人。之。生。也。配。乎。天。道。天。道。以。百。年。爲。元。亨。利。貞。人。生。亦。以。百。年。爲。元。亨。利。貞。十。年。曰。幼。學。一。節。以。二。十。五。年。爲。元。二。十。五。年。爲。亨。推。至。利。貞。亦。各。二。十。五。年。皆。有。天。命。運。行。乎。其。中。元。者。善。之。長。也。故。幼。子。常。示。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皆。所。以。端。蒙。養。之。初。基。而。爲。養。正。之。首。務。反。是。則。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四。十。五。十。而。無。聞。見。惡。以。終。或。弱。冠。而。登。仕。籍。驕。其。志。暴。其。氣。操。

刀。試。割。害。己。以。害。人。悖。天。常。而。壞。人。紀。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必。有。亂。患。嗚。呼。自。漢。唐。以。來。人。治。之。不。古。若。者。皆。由。不。遵。曲。禮。而。違。背。乎。天。則。也。中。庸。言。致。曲。之。功。曰。曲。能。有。誠。推。而。至。於。形。著。明。動。變。化。先。儒。謂。洒。掃。應。對。可。以。上。達。天。德。蓋。洒。掃。應。對。致。曲。也。上。達。天。德。大。而。化。之。也。而。其。功。實。基。於。誠。誠。則。自。然。能。敬。不。誠。不。敬。天。則。乃。乖。禮。義。既。亡。人。心。亦。死。曲。禮。曰。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孟。子。生。當。戰。國。之。世。所。以。常。以。人。與。禽。獸。相。較。者。其。痛。心。疾。首。於。斯。乎。吾。爲。此。懼。故。曰。讀。曲。禮。要。在。救。人。心。

檀弓篇大義上

小戴禮記四十九篇。言喪祭者十之五。而喪禮居其三。祭禮居其二。制度居其三。通論居其二。其注意於慎終追遠者。可謂至矣。盡矣。而檀弓言喪禮者居十之五。泛言制度者居十之一。其文章義法之精審者居十之四。顧亭林先生謂檀弓以喪禮爲重。而王船山先生則謂夏殷二恪。猶修先世之事。守孔子折衷歸於畫一。故其言曰。吾從周。又曰。丘殷人也。則其所傳習。固有雜殷周之制者焉。七十子之徒。尊聞行知。各有所尚。而春秋以後。士大夫之行禮者。或移於俗。尚。或踰于軌。則或矯枉過正。有不得而齊者矣。顧吾謂是篇所載有三大要義。喪禮變遷。沈摯。

之語足以感發凡民精義之學足以範圍後世一也。孔子作春秋子夏等十四人得百二十國之寶書所聞異辭往往散見於此而晉國之文章爲尤勝二也。本篇或謂子游弟子所記或謂有子曾子弟子所記要皆聖門之支與流裔而稱譽子游處尤多。顧其間有文詞較爲淺陋恐爲後人所附益三也。爰分三類曰喪禮曰文法曰辨疑。摘其要著於篇以供學者之研究焉。

喪禮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至吾從其至者

按稽顙以首觸地無容也。拜則爲容矣。後文云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是稽顙而拜當爲主人之禮。迨唐以後制禮皆稽顙而不拜。近世居憂者通稱稽顙似較勝于古代矣。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至故忌日不樂

按必誠必信四字精極。竊嘗謂人生萬事皆可更而更易之。惟執親之喪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凡附身附棺者則不可更而更易之。有改葬者深可痛之事。故重言之曰勿之有悔。此悔者終身之大悔而不可追者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

大事。嗚呼。可不慎哉。又曰。亡則弗之忘。有終身之憂。痛之至也。此祭禮所由起。實聯屬于喪禮也。近世于喪禮葬禮祭禮。概從草率。揆諸良知。能無慟乎。

始死。而祥而廓然。

顏丁善居喪。至其反而息。

按此兩章皆體狀孝子慘怛之誠。故並錄之。蓋皆發于天性。非外襲而然。嗚呼。痛之至矣。惟一則云始死充充如有窮。一則云始死皇皇如有求而弗得。皆言其情狀。擬補其義云。始死如剗心。如不欲生。指孝子之心理。似更沈痛。

顏丁章慨焉。句有分兩句讀者。不及言如從親不及之意。反。反。哭。息。心與形俱息滅也。有作一句讀者。言如望親之偕反。而欲在途息以待之。所謂反也。如疑也。兩說可並存。

曾子謂子思曰。至杖而後能起。

按本篇魯悼公之喪。季昭子問于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二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此蓋敬子憤激之辭。春秋時民德儉薄。人性日漓。君臣喪禮之廢如此。則父母

喪禮之廢可知。曾子豈以矯俗耶。蓋哀毀之情有發於不能自己者矣。子思述先王制禮之意。必孔子之遺言。記禮者連類記之。非矯曾子之太過也。

孔子在衛至我未之能行也

按往也如慕。欲從親而不得也。反也如疑。疑親之尚在。彷彿相依也。其徬徨哀戚之情至矣。速反而虞者。禮日中而虞。孝子不忍一刻使其親精魂無所依也。子貢之言亦是正理。故孔子不斥其非。而惟贊送葬者孝思之不可及。

曾子弔於負夏至予出祖者

按本篇釋禮意。有按而不斷而其義自顯者。有明決其是非者。此章言喪事有進無退。仍是推崇子游之知禮。後世居喪者當知此義。弔喪者亦當知此義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至不殆於用人乎哉

按此章自始死以至葬。精義悉備。居喪者之軌範也。曰喪禮。其標題也。曰復。曰拜稽顙。曰飯。曰銘。曰重。曰奠。曰辟踊。曰袒括髮。曰葬。曰歆。曰反哭。曰虞。曰卒哭。曰禭。曰臨。曰朝。曰明器。其綱領也。而其尤沈痛者。曰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之者。父母也。父母生我。鞠我。

其愛我爲何如。一念此而不得不節哀矣。痛之甚矣。復於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霜露悽愴。于是始矣。至于求諸幽而不能復。則知孝于生者更急急矣。飯用米貝弗忍虛也。曰弗忍虛。更有不忍言者矣。生前致養皆食道也。至此而以米貝終矣。辟踊袒括髮歎三者皆與首節相應。于盡哀之中而時有以節之。蓋時時念夫始之者也。世之不哀其親者。其亦曾念夫始之者乎。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曰所作曰所養。居處笑語不可得而復親矣。亡也。失也不獨亡。失我生之親并亡。失我死之親矣。蓋我親之形體已入土而不可復見矣。故曰于是爲甚。至於葬日虞。則曰弗忍一日離也。蓋雖以奠易虞。變而漸吉。而孝子之心固未嘗一日離其親也。其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按儀禮既夕禮遷于祖。鄭注云。蓋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所謂順死者之孝心也。既夕禮正柩于兩楹間而設奠。蓋以賓客之禮待其親而爲之祖餞矣。痛徹于心。肺矣。故曰反而亡焉。失之者併柩而失之矣。曰明器神明之也。後世之涉于迷信者。非所以神明其親也。王船山先生謂此章皆率于人心之不容已。與問喪三年問諸篇互相表裏。吾謂讀禮乃可以復性。攷古尤可以驗今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至則示之以禮。

按後世行喪禮。鋪張靡麗者多矣。君子恥盈禮者。恥與世俗爲伍也。國奢則示之以儉。士君子有挽回風氣之責。況齊俗誇靡。自當有以矯之。晏子眞可謂賢者矣。聖人亦曰：禮與其奢也。甯儉。

有子與子游立。至亦非禮之訾也。

按此章發明人情之不容已。而聖人爲之節文也。人喜則斯陶。節極哀樂之情。喜爲賓而哀爲主也。（此節有脫文。詳見禮記義疏）人死斯惡之二句。猶孟子言上世不葬其親之意。所謂我狄之道。絞衾。篋。嬰。脯。醢。遺奠。乃祭禮葬禮所由始。皆以故興物也。然則伊古以來。由我狄而進于文明。聖人不知竭幾許心思。幾經改革。始有此適當之制度。義法乃近世竟有惡其親而倍其親者。是由文明而反于戎狄矣。吾不知其何心也。嗚呼。

文法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至是以爲恭世子也。

按孟子以晉乘楚檣杙與魯春秋並舉。蓋春秋時晉國之文盛矣。美矣。凡文章之極沈痛者。

最妙在半吞半吐中間咽住。如尙書微子篇殷遂喪越至于今是也。此章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三句皆半句咽住。如聞其飲泣之聲。故張子西銘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文字至此則百世下莫不哀之矣。

喪事欲其縱縱爾至蓋猶猶爾

按此爲修辭用字法。猶論語申申如天天如闇闇如侃侃如之例。惟易如字爲爾字耳。疊用則句法更有趣味。

有子問於曾子曰至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按此爲兩扇重疊法。惟中間加一問一答。則後兩節直可作前兩節之注解。可見文章有變化即不板滯。

晉獻公之喪至則遠利也

按此與殺太子申生章相類。文情鬱伊動人。穆公評論重耳之語。所見正大。故申生章歸結在一恭字。此章要旨在一仁字。

吳侵陳至有無名乎

按夫差橫暴無道。而又好名。故有謂太宰嚭之辭。而太宰嚭對行人儀之言。極爲捷給。行人儀對太宰嚭之言。又極巧媚滑稽。此爲描寫人情。盡態極妍之文。按嚭乃吳夫差之宰。記禮者簡策參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謂太宰嚭曰。下文應一併更正。

知悼子卒 至謂之杜舉

按本章結處。謂至于今既畢。獻云云。明是晉國之文。史官記此。表章杜蕢之善諫。平公之能虛心納諫也。孫月峯評云。鍊極無痕。乃入自然。

子路去魯 至過祀則下

按此乃後世贈序之權輿也。子路顏淵相與贈別。疑必有極大經綸。極大學問。乃顏淵曰。哭于墓而后行。展墓而入。無非孝親之思也。子路曰。過墓則式。過祀則下。無非愛敬之心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古之大賢。其務本也。若是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其在斯與。後世有忘其先人者。宜三復此章而感發其良知也。然則贈序之紛華靡麗。無裨於本原者。亦可以已矣。

孔子過泰山側 至苛政猛於虎也

按論語曰節用而愛人。又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治民之道。愛人而已。若愛情漸滅。則人道將淪於虎狼人類。幾何而不絕滅乎。乃自春秋以來。愛民之道無聞。而民生之憔悴於虐政者。奚啻獸相食。且至人相食矣。苛政猛於虎一語。後代文學家皆推衍其說。而人猶莫之省也。嗚呼。吾特大聲疾呼。正告之曰。愛民。

齊大饑。至其謝也可食。

按此章文法。形容盡致。要知戴氏記此。悲餓者激烈而輕生。亦責黔敖輕心以將事也。孟子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噓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曰弗受。曰不屑。皆羞惡之心所發也。然則施濟者。可不設身處地而強恕以行之乎。昔吾鄉先賢陸桴亭先生當凶年時。有勸施米湯約。謂餓者至於三日。祇宜飲以米湯。不宜令之食。食恐其腸之細而斷也。至於老幼疾病者。宜擔粥送其家。其體貼人情也如此。然則施振者。苟輕心以出之。雖有志於濟人。或轉致於殺人矣。可不以黔敖爲鑒乎。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至死不屬其子焉。

按此亦晉文之極佳者。因弔古而論古。文境高遠。晉人謂文子知人。句結上生下。其後遂綴

文子之行事。以見其爲人。史記多用此法。謝疊山先生謂楚文深雄奔放。有霸國之氣。晉文曲中肆隱。有先王之風。信然。王船山先生云。文子柔巽深隱。收人心而不亟用之。以弭怨忌。而要恩譽。卒以其宗彊於晉國。子鞅承之。遂以傾荀范而擅晉政。其所由來者漸矣。如王氏說。文子蓋以退爲進。深于老氏之學者。晉史家記此。實微訾也。

辨僞

孔子少孤 至然後得合葬於防

按此章鄭注恐有未合。禮記義疏云。按孔叢子此說生於魏臣李由之對魏王。當時孔子順已斥其造謗誣聖。不足據。王船山先生云。合葬。謂合于先人之墓。葬必從祖禰。示不忘本。夫子不知先墓。姑慎于殯。以待訪得而後葬耳。然此說亦有可疑。設使訪而不得。將終于殯乎。愚謂此章宜依據義疏以正之。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至亦已久矣

按此章亦太失實。據禮記義疏謂王充論衡已辨子夏無失明事。而鍾伯敬亦謂辭氣絕不似子輿。即子夏投杖而拜之言。亦屬無聊之至。蓋後人造作之辭也。

曾子襲裘而弔。至夫夫是也。

按此雖尋常習禮之士。尙不至于大庭廣衆之中。顯訐執友。況大賢乎。且稱之曰夫夫。抑何傲慢乃爾。聖門道義之交。豈若是乎。其爲誣也無疑。

檀弓篇大義下

辨古書之眞僞。不綦難哉。一書眞贋雜糅。辨之已覺其繁。至每篇眞贋歧出。則分析尤費苦心矣。禮記中檀弓與文王世子二篇。其顯著者也。余作檀弓篇大義既成。復讀杭堇甫所著質疑中孔氏三世出妻辨。與夏弢甫所著景紫堂全書中檀弓辨。誣一書。迺歎往哲讀書之用心。有非後人所能及者。夫治經貴乎信經而不當疑經。然苟不辨其眞贋。是非則爲古人所愚。適以開非經侮聖之漸。爰亟錄之。並加按語。以其有益於人心世道。非淺尠也。

杭氏質疑曰。夫婦人倫之始。刑于齊家之本。春秋之世。瀆倫傷化者接踵。而出妻一事。則未之經見。至戰國則吳起欲以求將。章子爲不得近於義。皆人類中所罕覩之事。孔氏明德之後。禮法之宗。何至刑于之化。無聞累代。皆有此事。夫婦人至於被出。則必有淫妬多言竊盜惡疾無子等過。而大聖之閨房。則數者吾皆可決其必無有犯者。而合之先貧賤後富貴之義。孔子十

九而娶。官二十而生伯魚。斯時尙爲乘田委吏。爲貧而仕。其靡室不勞。可知大聖亦在人情中。何至一事偶迕。即令伯魚絕母子之親也。其不然明矣。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固嘗居衛矣。後不使子上喪出母而已。復以有財無時爲辭。天性之薄。雖常人猶且不忍。而謂子思爲之乎。叔梁紇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此九女者。果何人所產耶。家語本姓解不明言之。而孔安國忽有出妻之論。異矣。今之家語。出於王肅僞作。與漢書藝文志所載不同。而顏監能辨之。大概刺取大小戴記荀子韓詩外傳之文。孔安國爲尙書序。宋儒尙有疑其非真者。其爲家語後序。又焉知非後人所擬託乎。故其異同。吾未暇辨。而特辨其孔氏斷無出妻之事。檀弓非醇儒也。夏氏檀弓辨誣。自叙曰。檀弓一書。專爲詆訾孔門而作也。戴次君無識。列諸四十六篇之中。後儒雖有疑其說者。往往震於古書。莫敢攻詰。但以爲記禮者之失而已。余素好檀弓之文。誦之極熟。久而覺其誣妄。且誣妄者非一端。如以爲記禮之失。不應所失者盡在孔氏一門。及其門下之高賢弟子也。聖人之道。造端夫婦。故易首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所以肇基也。而檀弓則造爲三世出妻。以誣之。幼而無父。謂之孤。瞻言松楸。其永慕也。何極。而檀弓則造爲不知父墓。以誣之士喪禮。筮宅之詞。曰無有後艱。慎終於葬。豈宜有悔。而檀弓則造爲防墓崩。以誣之。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君子若駟之過隙也。而檀弓則造爲旣祥。彈琴笙歌。以誨之。如檀弓之說。則孔子之稱至聖。其能無愧乎。不獨此也。聖門傳道之賢。莫如曾子。傳經之賢。莫如子夏。一貫與聞之賢。莫如子貢。四方禦侮之賢。莫如子路。其他有子冉子。子游。曾點。諸賢。皆聖門之選也。而檀弓無一不用其誣焉。於是聖人一門。及其門下之高賢弟子。幾於掊擊無完膚矣。昔春秋之末。異端並起。墨子非儒。一篇所以詆毀聖人。及其門弟子者。無所不至。荀子非十二子。篇於聖門高弟。直斥之曰。賤儒。若檀弓者。豈其流亞與。然墨荀二氏之非毀孔子。門人皆知其爲非。爲毀也。檀弓則託於記禮之詞。問答之語。渾然不露圭角。未嘗不以孔子爲聖。而所述之事。無一不與聖人相反。未嘗不以諸子爲賢。而所載之蹟。無一不與賢人相戾。陽予之名。而陰毀其實。其所以醜詆痛訾者。幾於無復忌憚。而自漢以來。誦法孔氏。高賢名儒。比肩接踵。爲所欺而莫之省者。蓋二千餘年於茲矣。世晚道微。異端更甚。惑世誣民之說。愈出愈奇。安知後世不更有桀黠者。流援檀弓爲口實。以集矢儒門者乎。余不勝杞人之憂。辨而正之。以詔來學。知我罪我。聽諸公論而已。

文治斷之曰。甚矣二說之有功名教也。孔氏三世出妻之說。襲謬沿譌久矣。即如阮氏精選經

義叢鈔之文。尙不免有擬議迴護之詞。

見學海堂經解第二
千二百八十二卷

則震於古經之失。二子辨之。可謂嚴

矣。夏氏又辨子路之醢。曰。殺人爲之醢。惟紂於九侯有之。窮兇極惡。世所罕聞。迨漢高祖醢彭越。以賜諸侯。爲再見之。且子路結纓而死。致命遂志。忠於所事。並非衛人殺之。誣以爲醢。甚矣。檀弓之不仁也。又辨曾子易簣。曰。檀弓記此。陽許曾子之改過。陰誣曾子以僭越也。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豈有臥大夫之簣。漫不加察。及童子有言而後起而易之哉。向使童子不告。則曾子之沒。乃沒於大夫之簣。能無遺憾乎。其誣曾子之意。蓋如此。又辨孔子夢奠兩楹。曰。檀弓之意。以爲聖人於死生之際。宜無所動於其中。乃夢感奠楹。輒自傷將死。殊非知命之學。聖人平日足容重。手容恭。莊敬曰強。乃其常度。豈有負手曳杖之理。逍遙二字。見於詩者。爲清人之於河上。檜君之服羔裘。皆不免恣肆自喜。莊子厭棄禮法。因著逍遙遊篇。聖人何得有此泰山梁木。哲人語涉誇張。皆誣妄也。又辨子夏喪明。曰。聖門稱名。及呼爾汝。惟師於弟子。則然。朋友之間。未有不稱字。稱子者。曾子質厚。養粹。各書所載言語。溫和醇篤。幾與聖人無異。焉有剛暴淺露。絕無含蓄。若此之甚者乎。且即以本篇記子夏而論。旣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其餘哀尙存於除服。豈至性不篤於居廬。誣以無聞不又。

白相矛盾乎。竊按以上數條。可謂精密矣。然鄙意更有可疑者。司寇惠子之喪。廢適立庶。子游爲麻。衰牡麻。絰以譏之。其兄將軍文子不覺也。子游又趨就諸臣之位以譏之。文子覺之。乃奉適子以拜。夫廢適立庶。失禮之大者。爲之友者。力爭之可也。婉言之亦可也。何乃爲此詭譎離奇之行乎。倘文子始終不悟。子游其若之何。又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亦不類聖門謙遜語氣。要而論之。檀弓所見。或不免驕淺狹小。故其所譏者。殊陋也。

王制篇大義

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當春秋時。夏殷二代之禮。已經散失。賴孔子修明之。尙存大略。王制一篇。爲漢文時博士所作。遭秦火之後。掇拾於煨燼之餘。尙能蒐輯三代之禮。而保存之。俾徵文考獻者。稍稍得其緒。餘嗚呼。其功可謂盛矣。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制首言爵祿禮樂征伐。所以明王者之大權。祭祀鬱鬯之酒。必賜圭璋。然後爲鬯。未賜圭璋。則資鬯于天子。其恪恭也。如是。其成康時之制乎。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詩所謂。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學校之注重武。

備也。如此。次則以官列綱。冢宰制國用。定預算也。司空居冢宰後。虞夏制也。尙書堯典禹爲司空。兼宅百揆。洪範八政。叙官。司空居司徒司寇之先。其制可證。量地制邑。度地居民。無曠土。無游民。不肖者遠矣。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洋洋乎。邛治之隆。嗚呼。何其盛也。司徒立學校。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于司馬。司馬辨論官材。疑亦虞夏之制。夔爲樂正。教胄子之法也。司寇正刑。太史典禮。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蓋百官受成于天子。而天子實受成于百官。上下相維。無稍侵越。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歲功成。而庶績咸熙矣。又次以養老之禮。與上學校相應。敦孝弟也。孟子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蓋古者大學之道。孝所以事君。弟所以事長。立教本原。所以興萬民之觀感。故言之。纖悉詳盡也。然則王制本文。當至庶人耆老不徒食爲止。後及於田畝丈尺。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云。今者漢制也。此明是後儒因首章爵祿分田之制。加以注解。而戴氏附之于後。即六禮七教八政。亦是司徒章注解。戴氏附之於後也。吾讀此篇而深有感焉。考秦始皇二十四年焚書。七年而秦亡。漢五年定天下。又七年高帝崩。惠帝四年。除挾書律。自焚書至漢定天下。相距僅十二年。即以惠帝除挾書律計之。亦僅二十三年而已。其時諸經簡編。脫

亂。殘。缺。學。者。莫。得。其。本。真。如。尙。書。周。禮。孟。子。諸。書。世。儒。僅。有。所。聞。而。不。能。得。其。全。部。漢。文。閱。古。時。經。世。之。典。湮。沒。無。考。故。令。博。士。諸。生。就。所。憶。習。輯。而。成。篇。其。於。虞。夏。商。周。宰。制。天。下。之。大。法。畧。具。于。斯。夫。以。秦。政。之。毒。醜。漢。文。獨。能。掃。除。而。廓。清。之。而。興。復。之。其。功。德。豈。不。偉。且。大。歟。西。漢。經。學。彬。彬。名。儒。輩。出。蓋。有。由。矣。後。世。考。文。獻。而。崇。建。設。者。其。以。漢。文。爲。法。哉。按禮記義疏載宋葉氏夢得說於本篇分段法

極精讀者
宜參考

吾讀王制而更有感者。司空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然後知修其教齊其政者皆原于此。蓋惟民居各得其所。然後民生各安其業。而政教乃可得而行也。古者戎狄無城郭宮室之禮。(義見孟子)至夏殷時始有邑制。而邑之大小不等。有千室之邑。有十室之邑。皆因地勢以爲位置。考周易乾坤二卦爲國邑之象。邑之關係豈不重且大哉。訟卦九二邑人三百戶。乾爲邑。此鄉邑也。比卦九五邑人不誠。坤爲邑。鄉邑也。泰卦上六自邑告命。坤爲邑。此國邑城邑也。无妄卦六三邑人之災。乾爲邑。此村邑也。晉卦上九維用伐邑。坤爲邑。此國邑城邑也。升卦九三升虛邑。坤爲邑。此城邑也。井卦彖辭改邑不改井。井由泰變。坤爲邑。故云改邑。此鄉邑村邑也。國邑皆有城

郭。鄉。村。邑。無。城。郭。惟。有。里。門。闔。門。黨。門。皆。利。用。五。行。之。材。以。相。捍。衛。如。後。世。礪。樓。土。堡。土。圍。木。柵。之。屬。皆。其。遺。制。所。以。防。寇。盜。備。不。虞。也。周。官。有。匠。人。之。職。而。城。郭。之。禮。乃。大。備。洎。乎。季。世。秦。轉。爲。否。城。復。于。隍。而。其。命。亂。矣。周。公。孔。子。有。餘。痛。焉。蓋。民。生。無。形。之。保。障。禮。義。也。有。形。之。保。障。城。郭。也。去。其。無。形。之。保。障。而。人。心。亡。去。其。有。形。之。保。障。而。人。心。亂。矣。加。以。四。方。多。故。盜。賊。橫。行。如。是。而。求。其。外。戶。不。閉。也。豈。非。闕。于。事。情。哉。夫。百。年。後。之。氣。運。先。覺。者。可。以。前。知。而。百。年。後。之。事。實。固。不。可。行。之。于。今。日。也。于。是。嘆。司。空。量。地。制。邑。之。法。能。因。時。以。制。宜。也。

吾讀王制至司寇用刑之典不禁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古者道一風同其由于斯乎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此蓋破壞學典者也又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此蓋破壞學術者也其所以嚴重如此者實與司空修教齊政司徒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相輔而行非此則賢不肖無由而分政教無由而齊也昔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又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蓋邪說暴行出于學術之不正世之衰也索隱行怪之徒接踵而起好新奇而背中正尙堅僻而惡中庸以白爲黑以是爲非淆亂聽聞簧鼓社會而禍遂中於人心而不可止吾嘗推原禍始四誅之法必起於夏殷之時

伊尹聖之任者也。放太甲於桐。其治天下必嚴而峻。于是或謂其水濱之小子。或謂其有莘氏之媵臣。而太甲殺伊尹之謬說。因茲萌芽。厥後傳說膠鬲諸賢亦遭毀謗。夫侮慢聖賢。反道敗德。爲夏禹所深惡。故殷時必以有苗之刑處之。及紂之身天下大亂。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非聖無法。非孝無親。故康誥之辭曰。天惟與我民彘大泯亂。曰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文王仁人也。然而刑茲無赦者。治亂國用重典。所謂四誅者不以聽也。（殷人尙鬼而迷信。故曰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蓋亦周初之制。）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夫聖人所以管攝天下。不過天命大人聖言三者。（大人謂正己物正與天地合德。非指有位者言。）乃非特不畏之。且至于狎之侮之。則所以析之破之。亂之改之。與夫作僞而順非者。巧說邪辭。無所忌憚。亦何所不至哉。嗚呼。世界之治亂。視乎儒術之盛衰。而儒術之盛衰。根于學說之邪正。未有儒術盛而世界不治者也。未有學說邪而儒術不衰者也。嗚呼。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月令篇大義

咄嗟。余讀月令篇。不禁上下古今而有感也。夫月令。呂不韋之書也。而戴氏探之。其諸不以人。

廢言歟。抑以其載先王之經制。其中實有不可廢者。而存之。歟。司馬子長謂學者所譏。盛衰大指。備承學治古文者。要刪意其倫歟。後世尙論之士。當以特識譏之者也。譏察也夫自來解月令者衆矣。惟王氏船山姚氏姬傳最爲簡明。王氏之言曰。月令一篇。舊云呂不韋所作。今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具有此文。而管子淮南子亦皆有之。特其文小異。惟呂氏春秋與此異者。不過數字。是以其所傳自呂氏出也。先王奉天出治。敬授民時。蓋亦有斯義焉。不韋本以賈人。繇嬖倖爲秦相。非能自造一家言者。且其阻僞姦詭。亦不能依附正道。而此篇所紀。亦略髣髴先王之政教。蓋戰國之時。教散說殊。八家之儒。與雜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禮法。雜纂而附會之作爲此書。而不韋以權力襲取。揜爲己有。戴氏知其所自來。非呂氏之獨造。而往往與禮相近。故采之於記。以備三代之遺法焉。姚氏則節取慶賜。遂行毋有不當等二百四十一句。謂此有韻之語。與單襄所引夏時儻同。見國語時儻夏令篇名疑此乃三代遺文。呂氏采之。非秦人語也。蔡邕王肅言禮記月令。即逸周書中之月令。解者意其是與。然呂氏所探。非出一家。以集錄舊文。故春秋皆復云。日夜分。仲冬再言日短。至當不韋時。七國皆稱王。王之名不足尊矣。故月令書內皆稱天子。惟王命布農事。猶曰王。秦人旣開阡陌。經界不可復正。此文猶審端徑術。先定準直。此二者。

於秦何以施之哉。蓋姑因前人之文不及審去耳。姚氏節取本篇語見九經說學者讀王姚二家說於此篇源流已可得其梗概。余又特論其大義。摘其尤精要者數端。一曰符黃帝之節候。二曰得先王之仁政。三曰重農桑之本務。四曰最工商之成績。五曰寓衛生之微旨。凡此皆王道人事之要者。別有拘泥不可通者一條。並附論於後。用著要刪之義云。

何言乎符黃帝之節候也。夫二十四節氣曷昉乎。或曰此篇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與雨水二分二至。蓋即始於此。其實非也。古者黃帝命伶倫吹管以測氣候。大撓作律。即本伏羲十言之教。消息之微。蓋已有二十四氣之目。唐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特整理之。爾中國以農立國。以建寅爲最宜。大禹聲教遠訖。執玉帛者萬國而頒律。特重建寅以十二辟卦推之。於卦爲泰。天地交而萬物通。后以財成。天地之道也。周代建子而周公作邠風。七月之詩。陳王業則取夏正。重民事也。孔子曰行夏之時。又曰吾觀夏道。吾得夏時焉。夏時者即今夏小正也。春秋列國三正並用。秦以建亥爲歲首。而不韋此篇獨用夏正。亦以民事爲重。所謂符黃帝之節候者。此也。邇來世界大同。頗採用建丑之制。竊謂君子治歷明時。禮時爲大。順次之自當從大同爲主。惟夏時歲首當改爲令節。庶幾合吾國所宜。有以順民情。爾況乎息蜡吹豳。農民終歲勤動。所

以得休逸而娛樂者。惟在此時。而工商亦與之爲轉移。閭閻因之爲歲計。熙熙皞皞。當順民之自然也。

何言乎得先王之仁政也。天道好生而惡殺。人情好安居樂業而惡用兵。戰國之士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孟子痛惡之。曰。民賊。又曰。善戰者服上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當以非戰爲急務。此篇孟春之月。大書特書曰。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嗚呼。不韋而能爲是言歟。稱兵必天殃。豈特在孟春之月歟。蓋古先王不忍人之言。而不韋勤襲之也。仁人君子讀之。有流涕而唏噓者矣。矧暴秦之時。人綱人紀。掃地無餘。而此篇獨曰。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天之道。歲月日時無易是也。地之理。高下原隰。五穀所宜是也。人之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若夫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聘名士禮賢者。春養孤子。秋養耆老。皆與古制相合。庶幾乎老老長長。恤孤而民孝。弟不倍矣。嗚呼。不韋而能爲是書歟。何其言之相悖歟。

何言乎重農桑之本務也。夏禹六府以穀爲殿。洪範八政以食居先。食者民之天也。農者食之本也。此篇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仲春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孟夏命農勉作。毋休於

都。季夏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可以冀田疇。可以美土疆。孟秋農乃登穀。仲秋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孟冬勞農以休息之。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凡此農事之整飭。以時申儆。不忒。所以爲民計慮者。無微不至矣。而其尤要者。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后妃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嗚呼。古人重農。桑本務如此。迨其衰也。不昏作勞。罔有黍稷。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而農民皆變爲游民矣。饑饉流離。救死不贍。有心人讀月令。追維先王之經制。不禁掩卷而太息也。

何言乎最工商之成績也。周官有考工之記。孟子曰通功易事。司馬遷貨殖傳曰。農而食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農工商相依爲命者也。此篇仲春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仲冬是爲工商營業之根本。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骨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仲秋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季秋霜始降。則百工休。孟冬命百工效功。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或疑不韋商人之巨擘也。何以商政略于工政。不知古之商人。大半皆工。故懋遷有無者。一切可聽其自由。

周官之司市。孟子所謂有司者治之。皆保商而非以征商也。此篇所載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四時皆當行之。決無於三時斷絕商旅之事。此亦不韋勦集成文。故限於仲秋爾。然考工商之成績。舉足爲法式矣。今也欲因工人之衆。以脅商。藉商人之富。以壓工。此自斃之道也。

何言乎寓衛生之微旨也。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子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是爲順天時。以衛生之奧旨。論語不多食。食不語寢。不言實皆衛生之法。此篇仲夏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仲冬日短至。諸生蕩。君子齊戒。以下意義畧同。末則曰。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然則復見天地之心。惟定心氣而已。衛生家精理名言。孰踰於此。老子曰。專氣致柔。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是定心氣之方也。內經至人服天氣而通神明。淮南子服氣者神明而壽。服氣之說于古。有之。今人謂之飲空氣。余謂空氣者。天地至善之氣也。惟心性定靜者。能知之而服之。大學曰。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天下未有不定不靜而可以修己者。亦未有不靜而可以安人者。余讀月令衛生之法。而得治國之道焉。

何言乎其拘泥而不通也。蓋月令屬明堂陰陽。故雜以陰陽家言。漢司馬談曰。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自

西漢時固已疑陰陽之說。王氏船山曰。明堂十二室。王者隨月居之以出政。立說舛異。與五經不合。而後世公玉帶之流。創爲欹側零星非法之屋。謂之明堂。蔡邕祖而爲之。施及拓拔宏武。墨緣飾猥媠。蓋自此始。其爲戰國游士設立虛名以驚聽觀無疑。余謂王氏之說通人之論也。十二室之制。非涉於委瑣。卽流爲鋪張而迷信。卽因之而起甚矣。是非真僞之不可不辨也。咄嗟。余讀漢書藝文志。許氏說文解字。叙載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竊怪僉壬之好著作也。當時不韋作春秋。其名或出倉頡爰歷篇之上。迨不韋死。始皇李斯定天下。惡先王之籍。害己一切焚而去之。而月令一書亦且曲高和寡。格而不得行矣。然不韋雖奸人。因其頗採先王之遺制。而其書得行於世。居然列於禮記。豈其倖歟。李斯爲荀卿弟子。誦習禮學。而乃違背師法。視先王先聖之教。若寇讐而埽除之。惟恐不盡。一旦身被五刑。與趙高同受萬世之唾罵。併呂不韋之不若。奸人之曲學。阿世豈非可爲殷鑒者歟。明黃氏石齋氣節道學冠絕一時。獨好此篇。以爲與易卦消息相通。作月令明義。鄭氏開極爲之序。謂其以二十四氣歸於中五。雜書以九律呂以八。歲閏以成。曆象以定。爰有氣候生合之圖。禮樂之作。本於五行。行政施令。本於易象。中星既定。四方爲訓。爰有中星卦體之圖。云云。此其精義也。

然。余。所。心。折。者。在。每。月。之。末。皆。引。歷。史。事。實。以。爲。後。世。法。戒。蓋。石。齋。先。生。之。心。苦。矣。惜。乎。其。欲。修。德。以。回。氣。運。而。不。能。救。明。社。之。屋。也。咄。嗟。悲。夫。

陳氏東塾集云。月令之作。賈馬之徒。咸謂出自周公。而鄭君以爲禮家鈔合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其所舉證。若太尉秦官。及孟冬爲來歲受朔日。由秦以建亥爲歲首。其非出周公明矣。文治案月令本係鈔掇舊典而成。安知非周公所作。而爲後人增益。猶爾雅首篇爲周公所作。其後爲子夏梁文等所增補也。

曾子問篇大義

吳氏幼清曰。此篇曾子問曰三十八。而孔子答之凡三十四。故摘曾子問三字名篇。孔子自言者四。子游問者一。子夏問者一。記人自記者一。通四十一章。應氏曰。曾子以篤慤醇至之資。而爲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證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者。亦日新而無窮。其或講明之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處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

必辨。其纖悉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不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真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答。畧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芮氏城曰。通論冠昏喪祭諸侯所遭之變。吉凶雜出。擬議無從。際會雖不可知。而典禮必不可闕。曾子圖其變而豫爲之問。夫子因其問而豫爲之處。曾子所問。或事所有。或所不必有。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答。或禮所有。或未有。而以義起。雖權制也。而經常在焉。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易曰。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此之謂也。

文治按此篇自曾子而外。言氏之問一。卜氏之問二。曾子獨以子稱。則此篇當成於曾子之門人也。禮記義疏云。必如曾子所問。纔可當格物致知四字。非如此精察。則力行處總是粗疏。不見聖人權度精切處。按此論極爲精切。子思子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凡能學道。行禮要在先清其心。惟清心而後能明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儒者窮理盡心之功。有所未至。則因應。即有錯誤。而不能合乎中庸。要知孔子之所答。或仍推周公之禮意。或據前代之傳聞。或以己意斷之。此所謂大而化之。不踰矩者也。故友人曹氏叔彥謂此篇窮極禮經之變。直

通。天。律。之。本。醇。乎。醇。者。也。若。夫。貞。女。之。辨。奪。情。之。非。詳。見。於。曹。氏。禮。經。校。釋。及。所。輯。經。學。文。鈔。中。不。復。著。

文王世子篇大義

王船山先生謂夏后氏傳子而後。其子之賢不肖。不能必之于天。于是聖人相天之事起。豫建世子而教之以孝友中利之道。以育其德。大戴氏及賈生皆推言三代有道之長。莫不本此。是篇大旨。亦以是爲有天下國家者。平治之本圖。蓋與大戴賈生之所稱述。同其歸趣。而以孝弟爲立教之本。禮樂爲成德之實。尤爲宏深而切至。云云。余謂王氏之言善矣。雖然。猶未達聖人大公之意也。竊謂自古以來。惟有傳賢而已。孟子明言。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後至於湯。謂之傳賢可也。由湯至于文王。亦謂之傳賢可也。其間雖有不肖者。雜出擾亂天下。然治統終必至傳賢而後定。故聖人以教世子之法。推行于學校之中。豈非大公而無我哉。且國者家之所積也。一家有良師。而後一國有良師。一家有善士。而後一國有善士。然則喻諸德而歸諸道者。固當推之於國人矣。人第知一國之盛衰興廢。以師保爲命根。而不知一家之盛衰興廢。亦以師保爲命根。師保賢而天下治矣。師保不才而天下亂矣。養老者。養師保之賢而老者也。然則

此篇之教法與其精意。所謂德成教尊。溫文恭敬。彬彬乎。風俗之馴良。人心之純懿。豈私之于世子一人哉。

夫舉一事而數善備焉者。其惟養老乎。此其制檀弓王制篇已言之。內則篇又言之。然皆不若本篇之精。曰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喩焉。嗚呼。何其廣大而精微也。蓋孝弟之行。所以深入人心者。惟在於此矣。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使民好讓而不爭。和睦而無怨。握其樞機。必於學校中。先觀感焉。孟子言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此蓋經畫之法。爲庶人之老言。而本篇所載發咏乞言。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則爲國中之大老言。故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舊室也。巨舊雙聲。例得段借。舊室必有老成人焉。是以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所慕者。德音也。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蓋由家而推之于國。由國而推之于天下者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維師尙父。伯夷太公爲天下之大老。然則學校中所養之老。必係天下之經師人師。具德行。道藝之全。足以矜式人倫。而曾任師保。疑丞之職者也。乞言者。蓋如

今世演講之法。德教宏宣。必本于孝弟禮義。漢代去古未遠。猶有舉三老五更之典。（如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之屬。）豈不重且大哉。昔殷紂。弗耆長而亡國。周厲王廢老成典型。而流於莠。秦穆公違中壽而軍敗。詢黃髮而霸成。然則養老之禮。其可廢乎。洎乎後世。沿古時戎狄之俗。貴少賤老。而國事日益弊。是故枋政者。不欲治天下。則已。欲治天下。必自敬禮老成始矣。

吾嘗反覆是篇。深嘆先王教法之精。而深惜其多羸入之文也。如夢帝與齡。周公踐阼。余已于禮記提綱中辨之。又如殺其身有益于君。于其身以善其君之類。詞意鄙俚。恐皆王莽劉歆輩所羸入。眞僞混淆。且令後之讀經者。懷疑莫釋。夫秦政焚書。其罪大矣。而後世誣妄者。流誹謗。聖經實莽歆輩貽之口實也。方氏望溪已詳論之。爰畧探其意。辨論數條于後。

文王謂武王曰。至武王九十三而終。

按原文云。齒亦齡也。是九齡即九齒。武王謂西方有九國。已覺傳會不倫。而文王乃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豈文王能操壽夭之柄乎。且莽歆僞造。謂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而武王九十三而終。其時成王幼。不能泄阼。是尙在襁褓之中。然則文王生子。何其早。

武王生子。何其遲歟。其爲僞可知也。

成王幼。至文王之爲世子也。

按周公攝政而非攝位。先儒已詳言之。尙書金縢篇。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其時距武王之喪未遠也。而下文即云王與大夫盡弁。王執書以泣。是成王非幼稚可知。豈得謂不能泣。至抗世子法於伯禽。事或有之。若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此何理也。據此則文王之爲世子。句恐亦僞作結束。非本經原文。

仲尼曰。至周公優爲之。

按抗世子法於伯禽。係學校之典。何庸以殺身爲比喻。此蓋傳會經文。欲以頌王莽功德。故加聞之曰三字。以見其有所依託。蓋作僞之迹。欲蓋彌彰矣。

周公踐阼

按上文言養世子之法。此句亦僞作結束。

禮運篇大義上

周易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洪範言五行之理。蓋天人相與之際。深可畏也。余讀禮運篇終業。

歎曰。嗚呼。是篇之精微。蓋亦在。天人相與之際矣。昔儒分爲四章。後人欲變更之者夥矣。余謂不必更也。首章自昔者仲尼起。至是禮之大成也止。次章自孔子曰起。至舍禮何以哉止。三章自故人者起。至禮之藏也止。四章自夫禮本于太一起。至末節止。意義極爲明析。蓋此篇大義。達天道。順人情而已矣。故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爲全篇提要之言。故第一章自大同小康後。即言祭禮之所由起。承天之祐。即承天之道也。修火之利。範金合土。用五行之精。以報本而反始。與洪範九疇首五行之義相合。是專言天道也。次章極言禮之失。明禮者所以治政而安民。若政不正。則君位危。而幽國僭君。脅君亂國。疵國之害無所不至。春秋二百數十年禍亂相尋。皆出於此。是專言人道也。三章言天播五行於四時。而人者則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氣。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蓋中庸所謂參天地贊化育之功。周子所謂人極。張子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皆根菱乎。是盡人道以合天道也。四章言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而推及於身之肥。家之肥。國與天下之肥。然後謂之大順。大順者。順天下之人情而已。非嘉祥符瑞之謂也。是專言人道也。然言人事而天命即寓其中。故曰天人相與之際也。任氏啟運之言曰。在天爲天之道。陰陽鬼神。四時五行。皆天道也。

其在于人。則爲天命之性。率其天命之性。則性善而情亦善焉。所謂發而中節。原不遠于未發之中也。然人氣質所賦。鮮有不偏。而物感之交。遂附于情。以自汨其性。而天道之本然者失矣。聖人本天道以治人之情。非與情爲矯。而與情爲安。情得而性自得矣。此聖人修道之教所爲。繼天而立極也。任氏此言。探七情十義之蘊。而歸本于天命之性。未發之中。洪範言五事。本于思。曰睿。睿作聖。其義一以貫之。大哉。天人之奧。備於是矣。俗諺以情義二字連言善本于禮運

禮運篇大義下

或曰。禮以運名。篇何。答曰。此天行之義。禮本于天。殺于地。無所不散布。即無所不運行。推而言之。有天地古今之運行。有始終本末之運行。有居民上下之運行。有一身之運行。有一家一國天下之運行。有極廣大之運行。有極細密之運行。無非理氣磅礴於兩間。故五行之運。土屬中央。五德之運。禮爲樞紐。此運行之說也。約而言之。易之道窮變通久。禮之義亦窮變通久。故曰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故本於太一。即太極也。轉而爲陰陽兩儀也。變而爲四時。四象也。禮者卑法地。運者崇效天。故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能知時義。則禮運從而隆。世運亦從而隆。不知時義。則禮運從而汗。世運亦從而汗。此運會之說也。然

則禮運之在天下。關係廢興存亡。豈不大哉。而後人徒攷求禮之本。禮之用。禮之失。禮之順。抑亦淺矣。或曰。老莊以禮爲忠信之薄。本篇大同小康。先儒疑爲出於老莊者何。答曰。據任氏翼聖說。是謂大同。與是謂大順。句相應。家語本無是謂小康。句。應刪此四字。即得。王氏船山則謂以賢勇知至兵。由此起。四句。應移于城郭溝池以爲固。句。下于義較圓。然不若先太師黃薇香先生之說爲善。其言曰。禮運言大同小康。非分皇古三代之優劣也。大同者。仁風浹也。論語所謂必世而後仁也。小康者。初平亂而範之以禮也。範亂以禮。久而仁風浹也。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_立田里。二十九字。移于末有不謹于禮者也。下。謹于禮所以型仁。上之型以仁也。至于大同。則仁風浹于民也。舊說尊皇古卑三代。是漢儒據列莊之意。槓倒孔子之言耳。據此。是小康進于大同。聖人應時會以行禮。有出于不容已者。惟據家語並無謀作兵起數語。若依禮記義疏一併刪去。則經文更無可疑爾。且更有進者。大同之道。惟信與睦。故本篇講信修睦。句。凡四見。而末又言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是謂大順。惟不信。故機械而變。詐不睦。故爭奪而相殺。百姓疾苦皆起於此。故惟講信而後能型仁。惟講讓而後能修睦。理無二致。事在實行。若高視大同之治。恐徒託空言矣。或曰。然則禮運無可

疑之文乎。曰亦有可疑。曲禮下篇言君子雖貧。不鬻祭器。王制言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而禮運言大夫祭器不假。非禮也。是大夫不得有祭器矣。春秋祭享。卿大夫同時焉。得人人而假之一。可疑也。又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三年之喪。焉得與新有昏者同例。且新有昏者。何必期不使。即春秋時諸侯昏庸。亦不應有此定制。二可疑也。又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然則有田有國有采者。皆爲子孫計。啟權謀之禍。開爭奪之端。聖人慨想大同。不應爲此語。三可疑也。又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然則君無教養人民之責。而大禹所謂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孔子所謂明明德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子思子所謂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皆失言矣。四可疑也。此爲後人所羈入。未可知也。或曰世儒有據胡氏春秋傳以解大同之義。其說爲高。答曰此即何劭公春秋張三世之說。今文家主之。僅可備一家言。非此篇闕旨。

禮器篇大義

郊特牲篇附

先儒謂禮運言形上之道。禮器言形下之器。余初信其說。既而熟讀經文。始知禮運言道未嘗

不言器。禮器言器。亦未嘗不言道也。今探索其精義。約有三端。一曰破俗儒之固。二曰窺聖學之微。三曰糾異端之失。而其可疑者。亦有一端。焦氏禮堂之言曰。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記曰。禮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善哉。斯言得消息之理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可知者。時也。又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義者。時也。本篇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千古之通義也。易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後儒不知損益之宜。泥古以爲禮。而禮失俗。儒更不知因時之義。以禮爲無用而掃除之。秩序於是乎大亂。故禮運篇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本篇曰。禮者。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夫天叙有典。天秩有禮。道在與時。爲變通。泥禮者。拘也。廢禮者。謬也。此所謂破俗儒之固者也。本篇曰。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故君子慎其獨也。內外合一。表裡相成。與篇首之釋。回增美質相應。惟有外心而後增美質。此顏子之復禮。所以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也。惟有內心而後釋回邪。此中庸之崇禮。所以本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也。慎獨之功始於祭祀。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此所謂窺聖學之微者也。篇首以大備盛德起。繼之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而後篇則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末即記子路爲宰事。蓋必忠信如仲子而後可以行禮。此禮之準則也。苟無忠信之人。則禮爲虛器矣。故論語以主忠信爲根本。聖門四教之忠信實與雅言之執禮相輔而行。而老子乃謂禮者起於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雖說者以爲杜塞亂源之意。然終不免曲爲之解。此所謂糾異端之失者也。至其可疑者何也。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按禮運篇言聖人必達於人情。又曰先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本篇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夫聖人因人情以制禮而爲之節文。夫豈遠於人情乎哉。鄭君注謂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可謂補偏救弊之言。然後世恐禮之遠於人情而因之遠於禮者多矣。此其不可解者也。

郊特牲與禮器本爲一篇。後人析而爲二。因禮器以首二字名篇。故郊特牲亦以首三字名篇。劉向別錄以禮器屬制度。郊特牲屬祭祀。恐有未合。按郊特牲雜記五禮之大端。而著其義理之所主。其所發明。皆即禮器所云時順體宜稱之五義。間有與禮器重複者。蓋記者各有所授。

互相爲徵爾。義疏謂廣記祭禮。而原本考始。使習禮者不狃于器數之末。正承忠信禮之本來。故首揭之曰貴。誠曰貴質。曰交於旦。明曰不同於安樂。明仁人孝子之用心。而先王制祭之精意。藉以傳矣。愚嘗謂禮運禮器郊特牲本屬一篇。玩其文法脈絡。自可知微之顯。蓋禮器標題承禮運禮義以爲器而言。故如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實與禮運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義相合而禮不同。不豐不殺。兩篇互見。文亦遙應。至郊特牲。謂天子承二代之後。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此與禮運孔子嘆魯之郊禘非禮。正相發明。而論語八佾篇言不欲觀禘。義自瞭然矣。自庭燎以下。痛失禮之事。惡作始之人。大書特書。春秋之旨。亦與禮運斥言憂國僭君。君與臣同國。相呼應。曰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觀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禮運篇首曰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而郊特牲之言。僭禮兩書。由三桓始。意更可知。嗚呼。僭竊與黷貨相因而致。俯仰千古。禮之亂也。世運之衰也。有感。慨。同。深。者。矣。

余撰此篇既成後。得邵位西先生禮經通論內論聖門子游傳禮一條。適與鄙見相合。而議論尤爲通博。亟附錄之如左。

邵氏曰。聖門子夏傳詩。子游傳禮。此學者之恒言也。而子游特受禮運精微之說。其徒又爲檀弓上下等篇。記行禮節目甚詳。禮運自稱言偃。則全篇皆子游所記孔子之言也。禮器郊特牲本一篇書。以文多分之。摘篇首三字爲名。或以郊特牲專論祭者非也。注疏已謂與上篇聯屬矣。皆子游門人所記。以釋禮運之意。何以知之。以引不同不豐不殺之語而知之。所稱君子曰。即子游之言。觀子游曰。君子何歎。稱其師爲君子。其例可見。又以別於孔子之言也。禮器名篇。固摘篇首二字。亦本前篇禮義以爲器而釋之也。禮時爲大。大時即運也。稱者不同。不豐不殺也。陰陽運命及倫常大體。上篇詳之。惟義之宜稱。未嘗晰指。故舉其凡而備陳之。要歸於忠信禮之本。所以上達天道。義理禮之文。所以下順人情。大同者。治之成也。不同者。禮之別也。荀子曰。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禮以別異爲義。不豐所以貴。本不殺所以親用。外心萬殊。而一本。內心一本。而萬殊。歸於慎獨而已。故居人曰。養禮之仁也。察物之致。禮之智也。各有宜稱。禮之義也。致敬而誠。禮之信也。禮者。七情之檢制。十義之模範。五性之歸宿。而六藝之經緯。蹊徑。萬事萬物之規矩。權衡。繩墨也。優優大哉。三千三百。待其人而後行之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孔子也。學之者亦必如子路之忠信而後可。孰謂由也而不知。

禮。夫。子。之。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則。子。游。之。言。也。仲。尼。燕。居。疑。亦。子。游。之。所。記。又。疑。曲。禮。玉。藻。並。子。游。之。徒。傳。之。也。玉。藻。與。曲。禮。下。篇。文。相。承。接。引。孔。子。之。言。一。子。游。之。言。一。故。知。子。游。門。人。就。古。曲。禮。而。附。記。之。猶。內。則。全。篇。本。古。禮。經。內。養。老。章。記。曾。子。之。言。一。段。乃。曾。氏。門。人。所。附。益。其。初。必。有。標。誌。如。後。世。書。籍。之。或。爲。細。志。或。低。一。字。以。相。識。別。而。後。乃。混。焉。耳。大。抵。二。戴。記。中。子。游。門。人。所。爲。約。有。九。篇。曾。子。自。著。十。篇。外。又。有。王。言。等。篇。子。夏。喪。服。傳。外。有。大。傳。閒。居。等。篇。宰。我。有。五。帝。德。等。篇。子。貢。有。衛。將。軍。文。子。篇。子。張。有。問。入。官。篇。而。三。朝。記。諸。篇。與。哀。公。問。答。不。知。何。人。所。記。惟。子。游。諸。記。皆。爲。小。戴。所。取。故。曾。子。子。思。聖。學。之。正。傳。而。子。游。則。禮。學。之。正。傳。也。子。夏。兼。通。五。經。而。子。游。則。禮。學。之。專。門。也。

內則篇大義

內。者。門。以。內。之。行。則。者。民。彝。物。則。之。則。也。其。禮。始。于。親。父。子。謹。夫。婦。別。男。女。推。及。于。養。老。之。典。養。子。教。子。之。法。又。推。及。于。男。子。女。子。畢。生。之。行。爲。靡。不。有。一。定。之。規。矩。或。曰。易。序。卦。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家。人。卦。之。彖。傳。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內則者。正家道。定天下之書也。是其通于周易學也。或曰。詩人頌周文王天保之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內則所詳。皆日用飲食之事。至纖至悉。惟其降德于衆兆民。故能徧爲爾德也。是其通于詩經學也。或曰。周禮師氏以德行教國子。曰孝行。曰友行。曰順行。其節目之詳。著于此篇。蓋孝友之德。根于天性。而行諸事實。故朱子以此篇爲古學校教民之書。是其通于周禮學也。余謂是數說者。盡美矣。竊嘗推內則之精義。兩言以蔽之。曰孝曰慈而已。蓋是篇者。儀禮之支與流。裔周公之遺文也。其開宗明義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后王孰謂文王也。冢宰孰謂周公也。何言乎降德。明明德於天下也。何言乎衆兆民。以天下爲一家。衆兆民爲一人也。文王者。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者也。然而盡一己之孝。未足爲大孝也。必使天下皆盡其孝。而後謂之大孝。盡一己之慈。未足爲大慈也。必使天下皆盡其慈。而後謂之大慈。惟降德于衆兆民而孝慈之道。推暨于天下矣。故孟子論王政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即引思齊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思齊之詩。文王所以爲聖。即推孝慈之恩也。故其論文王善養老曰。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又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于天下矣。行文王之

政。即行。孝。慈。之。政。實。即。行。內。則。之。法。也。蓋。文。王。視。民。如。傷。天。下。有。不。孝。者。則。老。者。失。其。所。吾。心。不。忍。也。天。下。有。不。慈。者。則。幼。者。失。其。所。吾。心。不。忍。也。故。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其。教。曰。養。老。幼。于。東。序。此。即。成。周。學。校。之。教。也。而。其。中。記。曾。子。之。言。何。也。曰。內。則。蓋。周。公。之。書。而。曾。子。述。之。故。記。其。言。猶。大。學。爲。孔。子。之。書。而。曾。子。述。之。亦。記。曾。子。之。言。也。大。學。治。國。章。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引。康。誥。之。文。曰。如。保。赤。子。而。釋。之。曰。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康。誥。文。王。之。家。訓。也。孝。出。于。天。性。慈。亦。出。于。天。性。也。愛。民。之。道。不。獨。如。慈。父。實。當。如。慈。母。故。曰。未。有。學。養。子。而。后。嫁。上。老。老。而。民。興。孝。上。恤。孤。而。民。不。倍。矣。曾。子。之。言。曰。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蓋。傳。家。之。道。不。外。乎。繩。繩。繼。繼。更。相。遞。嬗。苟。爲。人。子。者。能。守。孝。慈。以。終。其。身。綿。延。于。弗。替。則。一。家。可。以。長。久。推。而。至。于。一。鄉。一。邑。一。國。亦。可。以。長。久。人。心。和。睦。風。俗。純。懿。皆。基。于。此。故。本。篇。自。子。事。父。母。起。至。終。事。而。後。敢。私。祭。共。分。五。章。皆。言。事。親。之。道。也。此

言分章皆本
顧氏玉停說

自飯黍稷稻粱起至士於坵一爲一章。言養親祭親必先備物也。自凡養老者起至皆有惇史爲一章。言養老之政。錫類之仁也。自淳熬起至以與米醕爲一章。世子法所謂養老之珍具。非編食譜也。自禮始於謹夫婦起至不入側室之門爲二章。言夫婦有別也。自子生起至

必循其首爲二章。言養子教子之道。慎之于初也。余嘗紉繹數四而嘆曰。內則之訓。文理密察。制度精詳。豈不善哉。故家遺俗。流風善政。令人穆然深思而不置矣。且夫人者。天地之心也。陰陽之端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十二會。二十四節爲更迭。次序天道。有自然之運行。人生卽有自然之紀綱。此根于天命之性而達于人倫之至者也。故本篇自子能食食起。至七十致事止。女子自十年起。至二十三年而嫁止。與曲禮人生十年曰幼。童例相類。蓋天道人事相合之規則也。周易大義言陽道者必兼陰道。本篇男女自十年前。其則相同。而自十年以後。學書計衣不帛。襦袴朝夕學。幼儀學樂誦詩學禮。惇行孝弟博學無方。皆男女共之者也。而學校之教法。寓于其中矣。思齊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大學也。小子有造。小學也。葛覃之詩曰。言告師氏。女學也。或曰。然則本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曲禮內言不出于梱。外言不入于梱。非與。曰。所謂不言者。男不言閨闈之瑣事。女不言士大夫之瑣事耳。若必謂男不言內。其言不入于梱。則文王不能有刑于之化矣。若必謂女不言外。其言不出于梱。則姜女不能相周。字太姒不能嗣徽音。邑姜不能與亂臣之列矣。故曰。男女之則同。男女之學同也。讀經宜觀其會通。此之謂也。自是而周禮師氏之教可知矣。自是而詩所謂徧爲德者。乃無

不。徧。矣。自。是。而。易。所。謂。家。道。正。者。乃。無。不。正。矣。故。曰。此。文。王。之。教。而。周。公。之。遺。文。也。或。曰。先。儒。釋。此。篇。者。多。矣。以。何。爲。最。曰。當。以。吾。鄉。顧。氏。玉。停。所。定。章。句。爲。最。義。理。既。精。釋。文。法。尤。縝。密。特。著。之。以。詒。來。學。

禮記大義

卷一

四八

禮記大義卷二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玉藻篇大義

王船山先生曰。此篇備記冠服之等章。而交接容貌稱名之儀附之。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衣裳之義。繫于三極之道。亦甚重矣。人之所以爲人而別于禽獸者。上下之等。君臣之分。男女之嫌。君子野人之辨。章服焉而已矣。否則君臣混處。男女雜穢。而君子之治野人也。抑無以建威而生其恭。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衣裳者。乾坤之法象。人道之紀綱。寒而毛。暑而裸。于人亦便安矣。而君子甚惡其便安者。惟其裂法象而乾坤且以毀也。習于禽獸。便而安焉。乃以疑先王之法。服繁重。侈博寒不足。濫而暑不足。清則人道之僅存者。澌滅瀕盡。不亦悲乎。

文治玩本經及船山先生之言。不禁喟然而嘆曰。嗟乎。此誠攷古通經者。急宜注意者也。孟子告曹交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夫堯與桀之辨。在服言行三者。而服居其先焉。本篇叙天子諸侯下達于士之冠。而終之曰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曰惰游。曰不齒。如此其嚴。然則冠服之

于人不綦重哉。詩彼都人士篇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蓋萬民所仰望者。在衣服與容言矣。尸鳩篇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又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又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此言內心之所爲。如結而四國亦於是乎正矣。周室東遷之後。不復見人物儀容之美。沐猴而冠。譸張異服。一切等差。皆歸廢棄。于是惰游不齒之士。接迹于天下。此廢禮者之禍。可爲後世殷鑒者也。而其時自好之儒。方且服美不安。闐然韜晦。本篇曰。國家未道。不充其服。此豈非提倡世道者之責哉。

余少時讀此篇。見其載子游之言。疑爲皆七十子之所傳。逮後考邵氏位西之說。信其爲子游之徒所作。蓋此篇義多有與論語鄉黨篇相合者。如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即論語所謂迅雷風烈。必變也。又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即論語所謂緇衣羔裘黃衣。狐裘也。又云。瓜祭上環。即論語所謂瓜祭必齊如也。又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即論語所謂立不中門。行不履闕也。又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即論語所謂執圭。鞠躬如也。足躡躡如。如有循也。凡此皆聖人之容儀。而玉藻特詳之。豈非孔門之師法歟。容者修身之範也。此篇自行容惕惕起。記容者凡二十有一。而足容。手容。等九容。尤重。先儒以爲與論語君子九思互相

表。裏。蓋。九。思。所。以。治。內。九。容。所。以。治。外。內。外。交。相。養。然。後。非。辟。之。心。無。自。而。入。若。夫。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動。容。周。旋。俯。仰。揖。讓。既。聲。爲。律。而。身。爲。度。矣。而。所。謂。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者。則。又。與。周。易。艮。卦。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義。息。息。相。通。由。是。而。威。儀。定。命。之。符。乃。有。以。踐。形。而。盡。性。至。德。凝。道。基。于。是。矣。故。劉。子。政。別。錄。不。以。此。篇。屬。制。度。而。屬。于。通。論。洵。卓。識。也。又。考。此。篇。前。後。掇。拾。或。有。不。甚。條。貫。之。處。已。詳。提。要。表。故。不。復。著。

明堂位篇大義

王船山先生曰。明堂位者。取篇首之辭以爲篇目。蓋魯之後。儒張魯而爲之侈大之詞。原本周公總己之事。以紀其禮樂之盛。其後班固典引。柳宗元。晉問之類。皆迹此而爲之者也。顧不知魯僭天子之爲。非禮則欲張之。而祇以損之後。儒不察益從而附會焉。加之周公負扆之說。以厚誣聖人。則傷名義而啟僭亂。尤爲世道人心之大害。讀者知節取焉。以稽古儀文物器之制。可爾。若侈其說以淫泆而入于亂。則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也。

禮記義疏曰。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文迥別。大戴言營建之制。小戴刪之。此篇取逸周書畧加刪改。以爲周公生踐天子位。建不世之功。歿用天子禮樂。備歷代之制。故魯以侯國而

用王禮。周公故也。殊不知周公輔成王以踐阼。未嘗自踐阼也。魯用郊禘。其爲成王所賜。及後所僭者。攷諸經傳。自明此必周末魯陋。儒爲之。或以爲馬融所增。但鄭親受業馬氏。而不言。惟是魯畢竟勝似他國。孔子言一變至道。齊仲孫言魯秉周禮。晉韓起言周禮盡在魯。則天下以爲有道不妄。夫以惠僖之僭。天子三家之僭。諸侯已失禮樂之本。而周公魯公之化。猶漸于人心。藉此區區禮樂之文。猶足以縣延其國。況以仁人而用禮樂。若子所云一變至道。更當何如邪。

文治讀明堂位篇而歎曰。痛乎僭禮之亂世而學說之誤人也。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故下文即申言文王治岐之制。孝經言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明堂實文王之廟。天子于是焉負斧扆。朝諸侯。已屬疑義。而記者迺以爲周公踐天子之位。則于文王世子篇所載周公踐阼之文。同爲失實矣。孔子明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郊特牲篇言尊賢不過二代。信如明堂位之說。則孔子之言爲過矣。豈莽歆輩之所竄改歟。吾獨怪公羊傳釋春王正月。明指王者爲文王。而何休墨守公羊家法。偏以爲黜周而王魯。其上誣孔子。下且誣公羊。高也。斯言一出。後世狂妄之徒。且以王魯者王孔子。無識者從而附和。

之其迷謬不省。至于今而未已。誠以僭竊之念。中于人心。故臆決唱聲者。併爲一談。尤而效之者。不可勝數。此則學說之爲禍于世道者大也。豈不重可歎哉。至于明堂制度。後儒聚訟紛紜。船山先生一掃而空之。可謂通論矣。

喪服小記篇大義

朱子謂儀禮喪服子夏作傳。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吳氏幼清申之曰。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內所記喪服一章。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者也。其事瑣屑。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記喪服一章外。又廣記喪禮雜事。亦皆瑣碎。比喪大記之所記。則爲小也。小記亦猶雜記。小記所記之事。小雜記所記之事。雜。喪大記之所記。視二篇。則爲大也。但雜記中記喪服者鮮。故承喪大記之後。止稱雜記。此篇記喪服者。詳。故以喪服二字冠小記之上。而名篇。文治按此篇所記。誠屬纖悉。然掇其大義。提綱挈領之處。有可得而言者。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君注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按此條足括喪服之大指。後世論服制者。多宗之。近陳氏蘭甫東塾集。嘗發明其義。特錄之以示研究。

喪服之要。

陳氏蘭甫喪服說曰。喪服之大限三期也。功也。總也。其三年者。期之加隆焉者也。其大功小功者。功之分焉者也。上治下治。皆至三而止。旁治則有大功。有小功。至四而止也。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所謂至親者何也。喪服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兄弟一體也。此所謂至親也。子於父。至親本以期斷。其服三年者。加隆也。父本以期斷。則祖父當服功。其服期者。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則亦加隆者也。曾祖當服總而服齊衰三月。加隆其服。不加月數也。父於子。至親本以期斷。而爲長子三年。亦加隆也。爲衆子。則仍以期斷也。子以期斷。則孫當服功。而爲適孫。服期者。亦加隆也。爲庶孫。仍服功也。曾孫本當服總。此則無加隆。而嫡庶無異矣。此上治下治。皆以三爲限。故服上至曾祖。下至曾孫。而無高祖元孫之服也。若夫旁治者。則分功服爲大功小功。至四而止。昆弟至親。以期斷。不加隆也。由是旁殺。故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總也。父至親本以期斷。加隆乃三年。世父叔父本當服大功。以其與尊者一體。喪服傳文。加隆而服期也。從祖父小功。族父總。則不加隆也。祖父本當服功。加隆故服期。從祖祖父小功。族祖父總。亦不加隆也。曾祖父加隆齊衰。而本當服總。族曾祖父可以無服。然齊衰旁殺而遂無服。不可

也。故服總也。子服期。昆弟之子當服大功。而服期者。傳曰報之也。以彼加隆於我。我不可不加。隆於彼也。然本當服大功。故從父昆弟之子小功。從祖昆弟之子總也。孫服大功。故昆弟之孫小功。然則從父昆弟之孫當服總。而無服者。曾孫總。故昆弟之曾孫無服也。其間參差不齊者。有二焉。昆弟之曾孫無服。而族曾祖父有服。族祖父有服。而從父昆弟之孫無服。故學者疑焉。余竊推求禮意。而知族曾祖父本可無服。其有服者。以曾祖齊衰。而非總。故也。從父昆弟之孫本可有服。其無服者。以昆弟之曾孫無服。故也。此其參差不齊之故也。其所以旁治限以四。而上下治則限以三者。旁治之人必相見。而上見高祖。下見元孫者。少也。後世於上治增高祖之服。下治增元孫之服。又於旁治因族曾祖父有服。而增昆弟之曾孫之服。又因族祖父有服。而增從父昆弟之孫之服。使無參差不齊。然而非禮意矣。上治下治之三限。旁治之四限。程易疇已得其解。而參差不齊之二事。則易疇未解。故說此以明之。

大傳篇大義

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此篇首言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即繼以武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之事。所謂孝

子之至。莫大乎尊親也。篇中言人道者三。言人治者一。蓋禘者祭之大。追王者孝之大。名者人治之大。人道者禮義之大。故篇終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蓋聖人體天地之性。其心專主於愛百姓。故常欲以敬宗收族之道擴而充之於四海。夫然後和親康樂而庶民安。此人治之大本也。人治莫急于禮治。而禮治莫貴于因時。故篇中又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禮器篇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中外古今治道悉賅於此。舉莫能外焉者。也。乃後世輕言變禮。豈不妄哉。文治嘗謂人情天理一以貫之。天理外之。人情非人情也。人情外之。天理非天理也。此篇斟酌人情天理之宜。爲今世所急應講明興復之者。厥有二端。曰服術。曰宗法。嘗讀曹氏叔彥馮氏敬亭二家之說。實足羽翼此篇。而爲人治禮治之根本。特錄于左。

曹氏叔彥論儀禮喪服大義。引大傳文而釋之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制服之本。至親以期斷。父子首足。夫妻胙合。昆弟四體。母同父。姊妹同昆弟。是謂一體之親。其生也恩愛深篤。其死也

哀痛無窮。制服之始。法天地四時變易之節度。其服皆齊衰期。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至親之服爲隆。其餘由此而殺。由父母而上殺之。爲父母期。則爲祖父母大功。曾祖父母小功。高祖父母總。由子而下殺之。爲子期。則爲孫大功。曾孫小功。玄孫總。由昆弟而旁殺之。昆弟期。則從父昆弟大功。從祖父母小功。族昆弟總。是謂四世而總。且由父而旁殺之。則爲世叔父大功。爲從祖父母小功。族父總。由祖而旁殺之。則爲從祖祖父母小功。族祖父母總。由曾祖而旁殺之。則爲族曾祖父母總。由子而旁殺之。則爲昆弟之子大功。從父昆弟之子小功。從祖昆弟之子總。由孫而旁殺之。則爲昆弟之孫小功。從父昆弟之孫總。由曾孫而旁殺之。則爲昆弟之曾孫總。昆弟同出於父者也。世叔父從父昆弟同出於祖者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同出於曾祖者也。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同出於高祖者也。是故父之族服如父。祖之族服如祖。曾之族服如曾。高之族服如高。尊者於卑者。即以此報之。此制服之本也。然而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人子於父母。哀痛思慕終身無窮。而謂期可以已乎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加隆而倍之。爲再期。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入三年之限。故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旣加其期爲三年。於是又加其服爲斬衰。所謂三年之喪。如斬。哀痛。

之至也。父母親同。然家無二主。尊無二上。故父在爲母。屈而爲杖期。心喪三年。父卒則齊衰三年。既加父母爲三年。於是加祖父母之服爲期。則曾祖當大功。高祖當小功。然小功者兄弟之服。大功亦非至親之服。不敢以之服至尊。而曾祖與曾孫恩較殺。故重其衰。麻減其日月。而爲齊衰三月。高祖與玄孫及見者鮮。故空其文明。及見則與曾祖同。正尊雖遠。無無服之道。高祖以上。若及見。皆當以曾祖之服服之。此上殺之制所由定也。父母於子期正也。然爲父後者正體於上。其長子將代已傳祖之重。故加隆爲斬衰三年。母亦爲長子齊衰三年。重祖禰之正體也。長子死。則立嫡孫加隆爲期。重嫡也。非嫡孫則從其正大功。爲孫大功。則爲曾孫當小功。然祖爲孫之月數。不可反多於孫爲祖。故殺而爲緦。此下殺之制所由定也。自昆弟以及族昆弟。皆如本服。無加降。世叔父與父一體。故推父之親而加隆爲期。然旁尊不足以加尊。故世叔父於昆弟之子亦期。其餘皆如本服。此旁殺之制所由定也。婦人未嫁從父。既嫁從夫。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故爲夫亦加隆三年。而夫爲之杖期。至親且爲主也。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妾爲君與妻爲夫同。以不得體之特尊其名。而君爲之貴者。不過緦。以絕上僭正嫡之禍。至於姊妹未適人者。姑未適人者。女子子未適人者。其服如世叔父如昆弟如衆子。是謂親。

親之服。二曰尊尊。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所由起。天下君君臣臣而後人人得保其父子。孝子事君必忠。故爲君亦斬衰三年。諸侯爲天子。大夫爲諸侯。大夫有地者之臣爲大夫。其服同。服君如父也。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如曾祖也。爲舊君齊衰三月。致仕及在外者與民同也。寄公爲所寓齊衰三月。亦與民同也。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然殷道親親。兄終弟及。禍亂易作。周初管蔡流言。亦因殷世兄弟相及。而然。周公痛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故其制禮以尊尊統親親。天子諸侯盡臣諸父昆弟。旁期以下皆絕服。大夫降一等。惟諸侯大夫尊同者不降。是故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所以別嫌明微。正倫理。篤恩義。保全親親之大者也。君所以統臣民。宗子所以統族人。尊祖故敬宗。故丈夫婦人爲宗子齊衰三月。而大宗無後。得以族人之子後之。爲人後者爲之子。有宗而族不亂。有君而國不亂。其服皆稱情而立文也。是謂尊尊之服。三曰名。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凡異姓來嫁者。與夫黨相爲服。皆主乎名。自世叔母至族曾祖母。皆以母名而爲之服。昆弟之子婦孫婦。皆以婦名而報之服。蓋世叔父父行也。其妻爲母道。母則尊。昆弟之子子行也。其妻爲婦道。婦則卑。尊卑殊絕。

則不嫌。故相爲服。至於昆弟則已行也。兄之妻不可謂之母。弟之妻不可同於婦。更不可以妻道屬之。昆弟之妻。義無可推。故分雖親而不服。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分愈親則避嫌愈嚴。此先王制禮之精意。名者人治之大。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男女之別。尤聖人正名之本人之所以別於禽獸者。在此人之所以群居和壹。長惠幼順。無相奪倫者。皆出乎此。服以名爲重。故舅與從母親同。而從母小功。以名加也。爲庶母總。爲乳母總。以名服也。凡稱父者必同姓。稱母者必異姓。故父之昆弟稱世叔。父之姊妹不可稱母。而謂之姑。母之姊妹稱從母。而母之昆弟不可稱父。而謂之舅。此名之至正。所以嚴同姓異姓之辨。而外親之服。且因是有輕重焉。是謂名服。四曰出入。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入者重之。出者輕之。尊無二上。以一治之也。爲人後者爲所後。斬衰三年。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此入而重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不貳斬也。其父母亦以旁尊自處。而報之期。因而爲小宗。諸親皆降。昆弟大功。昆弟之長殤姊妹適人者小功。小宗有四。有父宗。有祖宗。有曾祖宗。有高祖宗。爲人後者所後親疏不定。有不降祖宗。曾祖宗。高祖宗。而無不降父宗者。經舉父宗有

定者爲例。而此外凡屬小宗。皆可準之爲服。記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不貳統也。此出而輕也。婦人未嫁從父。既嫁從夫。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妻爲夫斬衰三年。至尊也。爲夫之黨。尊者皆從服。視夫降一等。卑者皆報之與夫同。娣姒婦非從非報。以相與居室同室。而生小功。總之親。此入而重也。婦人不能貳尊。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不貳斬也。爲世叔父母昆弟以下諸旁親。皆降一等。諸親爲之亦如之。記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此出而輕也。二者皆親。親中之尊。尊爲人後者與太祖爲一體。必如所後者之親子。大宗尊統。永永不絕。莫敢干亂。而後族人親疏別。昭穆序。老窮不遺。鰥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此以尊尊濟親親之窮也。婦人不貳尊。而後夫婦之義重。貞信之教明。繫心所天。從一而終。類族辨物。而天下之爲夫婦者定。此尊尊正親親之本也。然爲人後者與女子子事類同而義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統於太祖之尊。故小宗正尊皆降而且報。女子子適人。則本宗正尊如故。故爲祖母母曾祖父母皆不敢降。而祖父母父母皆以出降之。惟祖父母曾祖父母不敢降。而父母之服獨降。然後既嫁夫。夫不貳斬之義明。女子子於正尊不敢降。旁親則降。而父卒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期。然後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之義明。妻道猶臣道。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故女子子以父。

母之命而適人。則一心從所天。而不敢貳尊。其或不幸而反。則出而復入。仍爲父母三年。餘親之服。各如其舊。或不反而無祭主。則本親爲之不降。而適人者。惟以不貳斬之義爲父母。仍服期。其餘皆報。此仁之至義之盡也。妾服惟爲女君期。餘皆同。是謂出入之服。五曰長幼。謂成人與殤也。禮重成人。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人之生也。心知與血氣俱長。必二十而後可責以成人之禮。天地生人。氣化不齊。降年有永有不永。自下殤而上至成人。其付畀之厚薄。固大不同。此天道也。父母生子。自初生以至三月。以至八歲而齔。十二而一星終。十五而成童。至於滿十九之月數。入二十之限而冠。拊之畜之。長之育之。顧之復之。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年愈長。則劬勞之積愈久。屬望之情愈切。不幸而死。其痛之也。亦愈甚。三殤與成人。哀痛淺深。必有差。此人情也。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殤與成人之服不同。本天地生人。父母生子。自然之理。與情以爲節度。而兄先弟後。長尊幼卑之序。自此出焉。服主乎一本。正尊一體。至親故斬。衰首父。齊衰首母。不杖期首祖父母。大功首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之降服而殤。大功首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服不殊。長子衆子。未成人也。雖不殊而公大夫。惟適子之長中殤。降一等服之。重適也。大夫爲昆弟。爲士者長殤小功。而無爲昆弟

爲大夫者之殤服。丈夫冠而不爲殤。才德出衆而爲大夫。雖年未二十。必早冠之。以此知大夫禮與士異者。貴貴中皆有賢賢之意。孔子謂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殤可也。即此意也。君無殤服。爲之後者爲之子。臣子不殤。君父至尊也。宗子殤。大功衰。小功衰。三月。庶子弗爲。後其父。族人於宗子。兄弟之道也。此尊卑之等也。大功長殤。九月。中殤。七月。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妻爲夫之黨服。則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親疏之殺也。是謂長幼之服。六曰從服。從服者。子從母也。妻從夫也。夫從妻也。臣從君也。爲外祖父母從母舅舅之子。從於母而服之。屬從也。妻爲夫之黨。夫爲妻之父母。夫妻畔合相從。亦屬從也。臣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妻爲夫之君。妾子爲君母之父母。從母。皆以義而從之服。徒從也。妻爲夫斬衰三年。而婦爲舅姑期。非厚夫而薄舅姑也。從夫而服。不敢同於夫也。婦必從夫。而後能以夫之心爲心。以夫之所以事父母者。事舅姑。故曰親夫以孝舅姑。若服舅姑與夫之服。父母同。是抗乎夫專用而踰等也。婦人不貳尊。爲夫斬則爲父母期。屈乎從夫之義也。服舅姑如己之父母。因乎從夫之義也。其服適均。皆至親之服。是謂稱情而立文。蓋子爲父。臣爲君。妻爲夫。此三綱也。子爲父斬。而爲父之父母期。臣爲君斬。而爲君之父母期。由三綱

至尊等而上之也。妻從夫而盡孝乎舅姑。猶子從父而盡孝於祖父母。爲舅姑期所以著其爲從服。以明從夫之本義。婦必專壹從夫。而後能一心以孝舅姑。故地道代終。夫死則守節以盡孝。是義之至也。且婦爲舅姑服。雖止於期而喪之實。則必三年。家事統於尊。斷無夫。猶縞素。已獨立。黃聞樂。食甘一如平常之理。且衰麻哭泣。喪之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喪之實也。然喪有疾則飲酒食肉。君大夫食之。不避梁肉。先王制禮。孝子居喪。惟處內一事。爲無時而可假借。故春秋之義。喪將終。未除而納幣。謂之喪娶。賤其無人心也。婦爲舅姑服。雖除。而男女居室。斷在其夫比御不入之後。特衰麻哭泣之節。以期斷耳。從服之義。繫於所從。其服宜皆視所從降一等。然先王權於尊尊親親之間。屈伸隆殺。義非一端。有從有服。而無服者。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公子厭於君父之尊。爲妻服在五服之外。故爲妻之父母無服也。有從無服而有服者。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公子以厭降。爲母黨亦無服。而舅不厭婦。則其妻自依從服之常。所謂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也。有從重而輕者。夫爲妻之父母。尊本宗。抑外親。外親之服不過緦。雖外祖父母。僅以尊加小功。故妻之父母止於緦也。有從輕而重者。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以厭降。爲母不得伸。而婦爲姑則尊厭所不及。如其常。蓋厭降之義。惟君父施於子。以嚴

嫡庶之辨。絕覬覦之萌。其餘則否。故祖不厭孫。大夫降其庶子。其子不降其父。舅不厭婦。公子大夫之子之妻不降其夫。則自不降其姑。其降焉者。厭於尊尊之義。尊厭所不及。則如親親之常也。是四者從重而輕也。從有服而無服也。皆夫從妻也。從輕而重也。從無服而有服也。皆妻從夫也。此尊卑之差也。是謂從服。服術有六。其別如此。此六者親親尊尊。以爲之。經餘四者。以爲之。緯五服之制。由此定。降正義隆殺之差。由此出。所謂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百世不與民變革者也。

馮氏敬亭復宗法議曰。三代之法。井田封建。一廢不可復。後人頗有議復之者。竊以爲復井田封建。不如復宗法。宗法者。佐國家養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亂。民非生而爲亂。民也不養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養教之資。所謂養不能解衣推食。所謂教不能家至戶到。尊而不親。廣而不切。父兄親矣。切矣。或無父無兄。或父兄不才。民於是乎失所依。惟立爲宗子以養之教之。則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遠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從寬而宗子可從嚴也。宗法實能彌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詩曰。君之宗之。公劉立國之始。即以君與宗並重。左氏傳晉執戎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正與公劉詩相表。

裏。蓋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維繫之。而其合也彌固。嬴政并天下始與井田封建俱廢。秦亡之後。叔孫通等陋儒不知治本。坐令古良法美意浸淫漸滅。不可復。故漢初知徙大姓。借其財力實邊實陵邑。而不知復宗法。魏晉知立圖譜局。而不知復宗法。唐重門第。至以宰相領圖譜事。而不相復宗法。惟宋范文正創爲義莊。今世踵行者列於旌典。又令甲長子沒必立承重孫二事。頗得宗法遺意。自可因勢利導。爲推廣義莊之令。有一姓即立一莊。爲薦饗合食治事之地。莊制分立。養老室。恤嫠室。育嬰室。凡族之寡孤獨入焉。讀書室。無力從師者入焉。養病室。篤疾者入焉。又立嚴教室。不肖子弟入焉。立一宗子復古禮。宗子死。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以重其事。又有宗婦死。夫雖母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爲之斬衰三年。則駭俗不可行矣。名之曰族正。副之以族約。桂林陳文恭公議公於乾隆中年。撫江西有此令。未及成而去。繼之者以他獵迹及祠戶。遂一律毀祠。追譜與公意正相反。族正以貴貴爲主。安陽許三諱禮先進士。次舉貢生監。貴同則長長。長同則序齒。無貴者或長長。或賢賢。族約以賢賢爲主。皆由合族公舉。如今義莊主奉法。無力建莊者。假廟寺爲之。嫁娶喪葬以告。入塾習業以告。應試以告。有孝弟節烈或敗行以告。一切有事於官府以告。無力者隨事資之。一莊以千人爲限。逾千人者分一支莊。增一族約。單門若稀姓若流寓。有力者亦許立莊。無力者擇所附。如四吳則同出秦伯之

類。又如昌黎所謂何與韓同姓爲近之類。無可附者。則合數百人爲一總莊。亦領以莊正莊約。期於億萬戶皆有所隸而止。周禮宗以族得民。賅詞也。有謂庶人無宗者。非是。前人已辨之。立莊之後。敦勸集資。令經費充贍。另議永停捐例。惟存民爵。正可爲獎勵立莊之用。夫宗法。旣爲養民教民之原本。其有功於國家。甚大。膺茲上賞。不爲過也。竊以爲今天下之大患。有可以宗法弭之者。不一端。一宗法行而盜賊可不作。人性本善。孰不知廉恥。孰不畏刑罰。盜賊之甘於扞法網者。迫於飢寒而已。宗法旣行。民無飢寒。自重犯法。大傳云。愛百姓故刑罰中。顧氏炎武爲之說曰。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罔攸兼於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又云。庶民安故財用足。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物此志也。一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宗法之善。在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邪教之宗旨。大都竊此二語。以聚無賴之民。始則濟其不足。終則括其有餘。鄉愚無知。狃目前之利。陷于畔逆。而不知悟。宗法旣行。誰不願以從教主者。從宗子哉。一宗法行而爭訟械鬥之事。可不作。今山東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廣東等省。民多聚族而居。強宗豪族桀黠之徒。往往結黨呼羣。橫行鄉里。小則糾訟。互訟輒釀大獄。巡撫輔

德至疏請禁止毀祠
追諡可謂因噎廢食

大則械鬥。

閩廣最多
近來尤甚

爲害甚鉅。皆其族之不肖者號召之。夫一族中豈無賢者。

無權無責。閉戶不與聞而已。宗法既行。則賢者有權。有責。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即有一二不肖者。何難以家法治之哉。一宗法行而保甲社倉團練一切之事可行。宗法以人人有所隸爲主。是億萬戶固已若網在綱。條分縷析。於是以保甲爲經。宗法爲緯。一經一緯。參稽互考。常則社倉易於釀資。變則團練易於合力。論者謂三代以上之民聚。三代以下之民散。散者聚之必先聚之於家。然後可聚之於國。宗法爲先者。聚之於家也。保甲爲後者。聚之於國也。彼商鞅什伍連坐之法。亦其時同。并未盡離。宗法未盡壞之證。如後世之民無常居。五方雜處。比鄰或不相識。顧欲與以連坐。鞅雖酷。亦勢不可行。鞅借宗法以行其令。而即廢宗法。小人舉動往往如此。今保甲諸法之不行者。以無宗法爲之先也。尙書黎民於變時雍。始於親九族。詩以關雎麟趾爲王化之始。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大學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天子自齊其一家爲治平之始。億萬姓各齊其億萬家爲治平之終而已矣。

少儀篇大義

嗚呼。近世之弟子。性情品行。氣象爲何如哉。不知尊卑之序。不明長幼之節。傲慢敗度。肆無忌

憚。養成囂陵犯上之習。而家國受其實禍。此皆學校中不學禮不讀少儀之所致也。少儀篇大旨。與曲禮玉藻同其綱要在謹慎威儀言語而其尤精者曰士依於德游於藝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爲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此與內則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之義相應蓋人生之大節出處進退而已惟謹于始者乃能善于終故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贊之首在非其君不事非其友友人曹氏叔彥曰古人自居官立身以至事君報國莫不兢兢於廉恥二字而所以養其廉恥者尤在交接之際故能以道義友其友必能以道義事其君諒哉斯言後人於事君交友不知量而後入惟利是圖罔識廉恥迨至利盡交疏怨讟紛起排擠相傾甚且刀戈相向倘知量而後入之義何至喪心若此吁可痛矣哉儀禮士相見禮曰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末世之士孝弟忠信之道絕不言其所當言而日言其所不當言于是諛淫邪遁之辭生心害政泯泯棼棼此皆學校中不讀禮不習少儀之所致也至此篇名義有二解一謂少猶小言小威儀也一謂幼小之儀內則十年學幼儀是也後說近之朱子謂是小學之支流餘裔尤精乃姚氏際恒駁之謂小學乃古人習字之名非如本經之謂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云

先者蓋舉一端而言。非謂八歲入小學。後至十五歲專以學字爲事也。若如姚氏之說。則孔子所言入孝出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亦非矣。夫講宋學而流於迂。疏固不可也。若講漢學而固滯不通。其流弊亦豈淺鮮哉。

學記篇大義

人生天地間。所負之責任。教人與養人而已。然欲教人養人。必先學爲人。若不知爲人之道。則芸芸者。且將淪於禽獸。大學與學記二篇。皆所以教爲人之道。大學一書。自宋以來。已表章之。而學記一篇。或以爲末而未及其本。然玩其旨趣。皆格物致知之實功。爲大學始教之切務。吾嘗提其要而鈎其元。蓋自學者而言。其著義有四。自教者而言。其著義亦有四。若夫攝篇中精博之蘊。其微義凡三。所謂學者之著義。何也。一曰離經。鄭君注斷句絕。謂離絕句讀。蓋即後世章句之學也。二曰敬業樂羣。易所謂進德修業。同氣相求是也。三曰親師取友。論語所謂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切磋琢磨之具也。四曰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知類致知之事也。強立。力行之事也。知行合一。而後學問底于大成。此學者之著義四也。

所謂教者之著義何也。一曰通心理。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之。學者有四失。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多寡易止。四者心理之有所偏必明瞭其心理而後教得以順施也。二曰嚴管理訓練。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惟管理之方。禁于未發而時孫摩三者。訓練皆得其宜也。三曰引自動力。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也強也開也。所以引其機也。弗牽弗抑弗達。所以導其自動力也。若發之盡則學者之新機窒矣。四曰傳統系。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古之賢者必使吾之道統有以傳諸後人而弗替。故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約而達。微而臧。循循善誘之事。皆所以發明統系也。此教者之著義四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凡君與師皆爲民而設也。故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孔子之設教也。四代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夏。師道君道一以貫之。故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政治學術聖功王道會歸于一。學校之中。決非研究咕畢之學。亦非僅講求器物之粗。是以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也。君師之道。德合于一而天下治。百姓受其福。君師之品行。分爲二而天下亂。百姓被其殃。易乾卦文言傳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夫在天之象。當以聖人而在。天子之位。在田。

之象。則有以致天下于文明。是師道者。君道之根抵也。是故能化民成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此之謂乎。師道之重于天下。何如哉。然而模不模。範不範。揚子言之矣。故學爲師者。必先學爲人。蓋惟自尊而後人尊之。自嚴而後人嚴之也。此其微義一也。嗚呼。學風之敝。敗學識之卑淺。至近代而極矣。試與古之學識相較。或曰。不過得十之一二也。試與他國之學識相較。或曰。不過當十之三四也。夫以僅至三四之學識。與十倍者相較。其不相敵明矣。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德也。道也。必極之于大。此務本之學也。務本者。養其道。德之謂也。欲養道德。必先定其志。王子墊問孟子曰。士何事。曰。尙志。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仁義者。所以修大德大道之本原也。凡人有志于第一等之德行學術者。縱不能至。猶不失爲中人。非然者。降于下乘矣。故學者。必有志于本。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務本之謂也。此其微義二也。

禮運篇曰。凡壤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吾謂壤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學。大學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之始也。尊師之道。詔于天子。無北面禮之隆也。三王祭川。先河後海。禮之本也。後世學校。至于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非禮之尤者也。故學校之中。以禮教爲兢兢焉。王氏

船山謂周禮師氏保氏隸于司徒。大司樂之屬隸于宗伯。皆教官也。而大學之職。畧無概見。蓋自州鄉庠序以及大學。必專有官師。而今亡矣。先王以禮齊民。學爲之首。則繫學于禮。道莫重焉。故此篇與經解中庸儒行大學戴氏彙記之以爲禮經。亦猶大戴記之有勸學諸篇也。任氏鈞臺謂朱子輯儀禮于家鄉禮後。邦國禮前。補學禮十五篇。明學之於禮重矣。曲禮曰。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學記曰。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二義互相發明。蓋禮者性情教育之大經。人道教育之大本。古之聖賢知後世學紀之紊亂。必自廢禮教始。故必以禮與學相爲維繫也。此其微義三也。

樂記篇大義上

漢河間獻王與毛生等撰樂記二十四卷。其內史丞王度傳之。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獻入秘府。其後遂亡。劉向校書別得樂記二十三篇。或云公孫尼子次撰。今之所傳樂記是也。僅存十一篇。一樂本。二樂論。三樂施。四樂言。五樂禮。六樂性。七樂化。八樂象。九賓牟賈。十魏文侯。十一師乙。此外劉向目錄。尙有秦樂十二。樂器十三。樂作十四。意始十五。樂穆十六。說律十七。季札十八。案此當即左氏傳所載季札觀樂之事 樂道十九。樂義二十。招本二十一。昭頌二十二。竇公二十三。皆佚。樂經早

亡。僅得此十一篇者。焚香莊誦。如聞韶夏之遺音也。嗚呼。樂之理微矣。昔衛靈公如晉。過濮水上。夜聞鼓琴聲。狀似鬼神。使師涓寫習之。見晉平公奏之。師曠曰。此亡國之聲也。師延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自投濮水。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師曠誠知音矣哉。魯恭王欲壞孔子宅。聞絲竹絃歌之音。乃懼而止。此豈虛無渺茫之事哉。人者。天地之心也。發而爲聲。聲播於氣。聲氣入于耳。而攝于心。推諸物理亦然。曲阜之宮牆。濮上之碎瓦頽垣。其間隙之中。皆吸收乎聲氣者也。故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淫樂興焉。正聲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和樂興焉。成象者。氣之機也。西人之留聲機。有形者也。故宮舊宇。吸收聲氣。無形者也。惟其漸漬之久也。凡人終日聞鐘鼓管絃之聲。與夫謳歛嘈雜之曲。迨其靜也。餘音隱約。猶在耳也。此皆耳力之所吸收也。迨歷時既久。有他音以入之。而往時之吸收者。始滅斯理也。推諸一家亦然。終日而聞清明和樂之音。子孫吸收。其和氣有不聰明正直者乎。終日而聞詭譎乖戾之聲。子孫_孫吸收。其暴氣有不桀鰲邪侈者乎。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者。氣之所蘊。蒸也。天地間善惡之氣。至繁至賾。至危至微。惟在人自取之耳。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苟無順氣以養之。于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強者脅弱。衆者暴。

寡。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君。子。審。其。樂。辨。其。善。惡。之。氣。而。知。之。矣。本。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聖。人。之。致。中。和。所。以。必。歸。其。功。于。慎。獨。也。嗚。呼。樂。之。理。微。矣。

樂記篇大義下

樂者。天地。中。和。之。氣。也。壹。本。於。陰。陽。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者。禮。樂。之。效。也。是。故。不。明。易。者。不。足。以。知。樂。故。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非。大。化。流。行。之。德。鼓。盪。於。無。形。者。乎。若。夫。天。尊。地。卑。一。節。則。純。用。易。大。傳。之。文。易。大。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而。樂。記。則。曰。樂。著。大。始。禮。居。成。物。是。以。乾。配。樂。以。坤。配。禮。也。陰。陽。消。息。之。始。也。昔。者。黃。帝。使。伶。倫。吹。管。以。候。冬。至。之。氣。中。黃。鍾。之。宮。而。六。律。六。同。由。是。生。焉。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禮。樂。感。人。心。心。又。應。禮。樂。皆。中。和。之。氣。也。禮。滅。而。進。陰。消。之。象。凝。於。陽。也。樂。盈。而。反。陽。息。之。象。唱。於。陰。也。卦。象。雷。入。地。中。爲。復。靜。之。位。也。禮。也。雷。出。地。奮。爲。豫。動。之。機。也。樂。也。故。豫。之。象。傳。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若。中。孚。之。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此。哀。樂。失。宜。而。不。得。中。和。之。道。者。也。故。曰。樂。者。人。心。消。息。之。

微也。易傳曰：生生之謂易。孟子曰：樂之實，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樂者，樂其所自生也。有此生理而後，生氣得以暢，生機得以遂，人心之流動，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天地之大德曰生也。知崇而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樂者又屬乎知者也。因良知良能以發人之至性，至情，故樂率神而從天，禮居鬼而從地。周禮大宗伯之職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蓋天交乎地，故以天產作陰德，地交乎天，故以地產作陽德。禮天地之中，故以中禮防之；樂天地之和，故以和樂防之。在易二五爲中，相應爲和，更可見禮樂之通于易道矣。中庸者，準易而作爲致中和，作禮樂之大原。其首章曰：天命之謂性，而樂記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蓋即未發之中也。又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蓋即已發之和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則悖乎中和矣。然則好惡者，人道治亂之幾，而聖人所以作樂者，無非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其害中於心術，則禮壞而樂崩。故聖人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嗚呼！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而禮樂亦幾乎亡矣。

陸氏奎勳曰。雜記者所記之事甚雜。記事之人亦雜。然皆魯禮也。觀武叔廢賤者之杖。泄柳之徒由右相。孺悲學士喪禮。可類推矣。諸儒以篇中多記孔子事與言。遂指爲春秋書。余謂史遷所云。諸生以時習禮於其家。洙泗之間。斷斷者此類是也。其人識高。所記者事信而言醇。若識之卑者。事訛而言駁。蓋喪大記喪服小記猶然。況以雜名篇者與。

文治案此篇于別錄屬喪服。頗似後世條例之屬。當時記者逐條分纂。後乃彙而輯之。其中雜記孔子有子曾子子貢子游之言。其尤精粹者。如云免喪之外。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又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讀之皆當感泣。蓋孝子終身不忘父母。故免喪之外。猶然故諱者。始於宗廟之中。非行於朝廷之內。發於本心之良知。非出於君上之專制。中國有諱。而外國無諱。此中國文明與風俗之厚。勝於外邦也。至孝子之失其親。猶嬰兒之失其母。其有求弗得。哀痛迫切。爲何如。故親生膝下。孺子之慕。以踊始。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而孝子之居喪。孺子之慕。以踊終。如欲從親而不可得。如己身之將斬也。孝經曰。哭不偯。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此之謂也。惟畧有可疑者。如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按中庸篇曰。父

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記文皆與之不合。友人曹氏叔彥禮經校釋喪服篇首章釋曰。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四節。大義有三。因人情之欲厚其親而勉以爲高行一也。尊者伸卑者屈。屈則稍畧。伸則備儀。正可以懲末世貴者尙輕畧之失。二也。子貴不爵父。可以戒末世之以貴富加於父兄者。三也。然與正經及孔子曾子孟子之言不甚合。鄭君喪服注及喪服小記等篇注。絕不引及此。亦絕不言大夫士服有異。則鄭不以此記爲正禮也。乃此注必委曲以盡其義者。以此說必有所受。雖與正經不盡合。而記人之意。焉可誣也。觀今大夫喪禮逸二語。微詞已見。應參攷鄭君原注但不欲顯駁耳。以此坊民。後猶有以辭害意。使古書受千載之誣者。

喪大記篇大義

黃氏勉齋曰。儀禮正經三篇。喪旣夕虞所載。皆士禮。國之大喪及諸侯大夫之禮。皆缺。禮經旣亡。而身綦貴。尤諱言凶事。故雖崩薨大變。臣子至痛。而沿襲鄙陋。反民庶不若。幸有此篇之存。

參之周禮。然後大略可見焉。

芮氏嚴尹曰。此通記國君大夫士喪禮。自疾病徹縣而始死。而正尸沐浴含襲小斂大斂殯葬。皆有節序。以及當時入弔之賓。拜賓之位。與夫居喪之人所飲所食所廬所次。以及輯杖去杖之類。事因其會。儀稱其情。雖曲折尙未盡備。而大禮具矣。

文治按此篇與儀禮既夕禮記相類。惟既夕僅係士禮。而此篇則備諸侯卿大夫之禮。故名大記。大者備也。死者生人之所不能免。而喪者孝子之所不能免。友人曹氏叔彥作儀禮士喪禮篇大義。哀感悽愴。特採其說。並下己意。以釋此篇。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蓋雖將死。亦必嚴男女之辨也。復盡愛之道也。方疾之革也。奔告五祀。籲天求代。孝子固已盡禱祀之心矣。惟哭先復。嬰兒卒然中道失母。已號眺悲啼。不能自止矣。然而幸生之心未已也。北面三號。捲衣投於前。庶其聞聲識衣。而反乎復而不反。則幸生之心。雖切而死事不可緩。故復而後行死事。哀哉。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斯時何景象也。非復嘗藥祈禱之時矣。啼者痛極而不能哭也。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下又曰。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衾者。哀慕若欲攀援也。痛已之不得隨親而死也。哀哉。楔齒綴足。奉體魄之始也。由

是而含焉。襲焉小歛焉。大歛焉。殯焉。葬焉。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凡人作事不可有悔。而况安父母之體魄乎。後悔其可追而改之乎。沐浴如它日。爪手剪須。事死如生也。濡濯棄於坎。得尸之氣。歸復於土之意也。三日不食。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哀痛之至。教民無以死喪生。毀不滅性也。君子念夫始之者。則號泣更不能已。然不容不節也。此先王之所以節民性。稱民情也。大夫之喪。將大歛。既鋪絞。紵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視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歛。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馮尸不當君所。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復殯服。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馮尸弔奠之禮。記載特詳。君臣之情。師友之誼。恩禮可謂兼至矣。漢賈山有言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巫止門外。視先之。其恭敬何至也。升主人馮之。又

命主婦馮之。其教孝何切也。臣於君之臨也。迎而先入。撫而先降。必俟君命而後馮之。又不敢當君所。且於男女之別亦不紊焉。細微曲折。無不合禮。觀於此者。仁愛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矣。言念及此。雖欲不勉爲忠臣良士。以無忝所生。其可得乎。嗚呼。孟子言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又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死生之際。厚莫重焉。人子當親歿之後。追念恩斯。勤斯對之。有無窮之悲。且慙者。飄風發發。如砭吾骨。痛念平日事親何者。未竭其力。何者。未當親心。千悔萬恨。補救無從。曾子曰。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乎。爲人子者。當逮事父母之日。其可忽乎哉。是故讀儀禮士喪禮諸篇。與禮記喪大記諸篇。而不怛然動孝思者。非人也。

祭法篇大義

今人謂祭祀爲迷信。則禮經祭法亦出於迷信乎。曰誠然。然自天地開闢以來。生人未有不迷信者。也。若必埽除迷信。則必如水濱之木。山祖之石。非人類所生而後可。蓋人之生也。不能無羣。羣則必有所尊。尊則必舉功德之最崇者以作之矜式。柳下和聖之言曰。夫祀國之大節也。而即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並舉烈山氏共工氏黃帝帝嚳堯舜鯀

禹契冥湯稷文武以爲法式。明德惟馨。昭著後世。若此。此祀典之所以爲國典也。教民以爲人之則也。近世廢祭祀爲紀念。改禮節爲儀式。有其實而易其名。豈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且夫生民之上。智者始能言理。不言數。然皆兢兢業業。常存敬畏之心。中人以下。則必範以氣數。鬼神之說。使有以齊心志而斂精神。本篇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孔子曰。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若破除天命之說。則昏迷不恭。侮慢聖賢。荒道敗德。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祭法一篇。先聖所以範圍人心而納諸軌物者也。或曰。祭祀之禮。不宜行於大同之世。余曰。不然。堯舜之世。大同之世也。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是發明天文學之最先者。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祀典煌煌。備哉燦爛。即祭法之權輿矣。於時又命伯夷典三禮。三禮者。祭天神。地祇。人鬼也。惟有敬畏天地之心。百官於是乎戒懼。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蓋政治官方與祀典關係若是其重也。故居今日而言治。其必自祭禮始矣。或曰。鯀障鴻水而殛死。冥勤其官而水死。鯀冥豈可與堯舜禹並稱乎。余曰。鯀非盡無功也。惟其專己自是耳。楚詞天問篇曰。纂修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是即言禹修鯀之

功。禹。貢。既。修。太。原。至。於。岳。陽。先。儒。謂。太。原。係。鯀。所。修。所。以。厥。謀。不。同。者。鯀。專。事。築。隄。而。禹。則。改。事。疏。濬。堤。防。爲。河。水。冲。塌。則。河。身。愈。高。是。以。績。用。弗。成。秦。漢。而。後。治。河。者。專。用。鯀。法。水。患。日。增。吾。民。常。有。其。魚。之。痛。哀。哉。哀。哉。冥。事。雖。無。所。考。然。能。勤。其。官。而。水。死。月。令。冬。神。立。冥。生。爲。水。官。死。爲。水。神。古。禮。祭。五。嶽。視。三。公。祭。四。瀆。視。諸。侯。今。四。瀆。之。祭。久。廢。矣。天。怒。雖。屬。渺。茫。其。如。民。瘼。何。經。解。篇。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諒。哉。斯。言。可。爲。殷。鑒。也。或。曰。此。篇。已。古。矣。在。今。世。而。定。祭。法。當。奈。何。余。曰。當。先。復。祭。孔。禮。吾。國。自。唐。宋。以。來。祭。孔。之。典。重。矣。春。秋。二。仲。釋。奠。釋。菜。宗。廟。濟。蹕。學。校。觀。感。近。時。歐。美。諸。邦。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蓋。孔。子。法。施。於。民。者。也。有。大。功。德。於。民。者。也。其。聰。明。正。直。之。氣。禮。義。廉。恥。之。說。常。照。臨。於。宇。宙。之。間。舉。凡。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之。人。莫。不。奉。其。教。以。爲。依。歸。當。時。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其。後。戰。國。時。孟。子。漢。董。生。鄭。君。唐。韓。子。宋。周。程。張。朱。五。子。明。薛。王。二。子。清。初。顧。陸。張。湯。諸。子。皆。躬。膺。道。統。之。寄。先。後。列。諸。祀。典。而。國。教。立。國。體。尊。國。之。重。心。定。矣。由。是。推。之。若。郡。邑。先。賢。先。達。與。夫。孝。子。忠。臣。烈。婦。貞。女。之。公。祭。私。家。祠。祭。墓。祭。春。秋。薦。新。之。祭。凡。報。本。反。始。之。禮。無。敢。不。舉。齊。明。盛。服。誠。不。可。揜。民。德。既。厚。民。心。焉。有。不。固。結。

者哉。吾嘗謂行政者。當設禮學館。續訂祭法。則政治未有不盛隆者也。或曰此篇昔人謂爲漢儒所作。前後全襲魯語。何必尊崇之若是。余曰此皆不讀書之陋說也。以文法而言。則國語固屬謹嚴。以紀載而言。則載記更爲縝密。以纂輯之例而言。則不韋呂覽。荀卿禮論。小戴亦皆輯錄。魯語何不可入禮經乎。是故儒者必觀其會通。而後能行其典禮。

祭義篇大義

人生倫紀中必讀之書。曰孝經。曰祭義。論語言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學記言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孝經務本之書也。祭義反本之書也。孝經喪親章言孝子之事親終矣。其事雖終。而其心則靡有終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則當以祭義續之。文治讀是篇。未嘗不反覆而嗚咽也。今約舉其精義。共有數端。曰性本。曰道本。曰教本。曰治本。何言乎性本也。仁者心之德。孝者仁之發。而其本始于良知。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何以有是心也。皆性本也。皆良知也。齊之日有五思。祭之時有四不忘。何以能思能不忘也。皆性本也。皆良知也。曰思其志意。曰諭其志意。曰先意承志。曰孝子之志。無非以孝子之天性。感通祖考父母之志意。苟孝子之天性。永久相傳。而不泯。

即。祖。考。父。母。之。志。意。可。以。永。久。相。傳。而。長。存。否。則。天。性。泯。志。意。滅。即。其。家。道。亦。從。此。絕。矣。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即。無。性。爲。大。未。有。性。滅。而。身。不。滅。家。不。滅。者。故。曰。此。性。本。也。何。言。乎。道。本。也。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知。崇。性。之。靈。屬。於。氣。者。也。故。效。天。禮。卑。事。之。實。屬。於。質。者。也。故。法。地。人。之。形。氣。秉。之。於。天。地。受。之。於。父。母。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戰。戰。兢兢。終。身。不。敢。毀。傷。此。之。謂。要。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君。子。以。慎。獨。之。功。歛。之。是。以。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術。省。者。慎。獨。之。旨。也。君。子。因。一。時。之。術。省。爲。終。身。之。術。省。而。至。誠。無。息。之。功。在。是。矣。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此。道。本。也。聖。人。修。之。以。爲。教。因。事。人。以。事。鬼。因。知。生。以。知。死。因。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推。之。以。對。越。祖。考。體。物。而。不。遺。因。吾。心。之。魂。魄。以。感。鬼。神。以。其。恍。惚。與。神。明。交。報。氣。所。以。效。天。也。報。魄。所。以。法。地。也。原。始。而。要。其。終。實。即。報。本。而。反。乎。始。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此。教。之。本。於。幽。者。也。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諸。侯。以。孝。弟。教。諸。侯。以。德。養。教。諸。侯。以。臣。而。天。下。無。不。觀。感。而。化。焉。盈。天。下。皆。愛。敬。之。誠。即。合。天。下。而。致。中。和。之。德。此。教。之。屬。於。顯。者。也。文。王。之。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乃。成。人。有。德。之。基。也。所。以。推。而。放。諸。東。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北。海。

而準也。故曰：教本也。聖人又推之以爲治。大學言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兩言西伯善養老，一則申之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一則申之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蓋養老之禮由事親而推之者也。吾有以事吾親而使天下皆有以事其親，吾有以養吾親而使天下皆有以養其親，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胥於是乎出焉。天下未有舍孝弟而可以爲治者也。故曰：治本也有是四者之本，治心以治身，治己以治人，夫然後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故曰：思終身勿辱也。又曰：孝子臨尸而不忤，又曰：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此即守身爲大之義，亦即知命復性之功。乃一篇之微意也。而文治則更有進焉者。生死之道，聖人情性之大端也。友人曹氏叔彥曰：未有生不能敬養而沒能敬享者，亦未有養不能致其樂而祭能致其嚴者。蓋祭也者，事死之禮，所以補事生之不及也。行其禮，所以使天下之事生者知所法式也。亦所以使天下之事生者瞿然顧念知事生之必有所窮而汲汲焉，不虛其愛日也。內則一篇言養老之禮，而間及於父母既沒之事，爲天下之孝子警也。祭義一篇言祭祀之禮，而遂及於父母逮存之時，爲天下之孝子幸也。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存也。歐陽子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然則此篇之微意。

更可知也。然則事死者要有模範焉。文王孔子是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此事死者之模範也。至於事生者。亦有其模範焉。曾子樂正子春是也。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此事生者之模範也。此篇之微意也。嗚呼。人生而幸也。兄弟妻子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人生而不幸也。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聖人之言。所以見衆生之必死而孝子之心不得已。而有所窮也。一堂聚。順笑語融融。而吾祖考父母俱不及見焉。此祭禮所由起也。將至必樂。已至必哀。追而溯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此心之痛何如也。是故篇中凡言必有者。皆哀樂之情所發也。曰必有。悽愴之心。必有怵惕之心。僂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就其見聞而不可得也。哀何如也。及追溯之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此則家庭之幸事也。樂何如也。又篇中凡言如者。皆恍惚之情。發而爲哀樂者也。曰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稱諱如見親。此不及見者也。哀何如也。又曰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此兼事死事生而言者也。喜與懼半。樂與

哀。半。者。也。又。曰。如。懼。不。及。愛。然。如。語。焉。而。未。之。然。如。將。弗。見。然。如。將。復。入。然。此。則。不。及。語。而。不。及。見。恍。惚。想。象。之。至。也。哀。何。如。也。若。此。者。皆。孝。子。天。性。之。所。發。亦。即。精。神。魂。魄。之。所。寄。也。然。則。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所。嗜。豈。必。待。齊。之。日。而。後。思。之。哉。惟。事。生。時。思。之。熟。故。事。死。時。思。之。尤。熟。也。謂。爲。終。身。之。思。可。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豈。必。待。祭。之。日。而。後。懷。之。哉。惟。事。生。時。懷。之。切。故。事。死。時。懷。之。更。切。也。謂。爲。終。身。之。懷。可。也。嗚。呼。庶。或。享。之。庶。或。享。之。此。豈。孝。子。之。所。得。已。哉。孝。子。不。容。不。如。此。亦。不。忍。不。如。此。又。若。或。使。之。者。何。也。皆。天。性。也。皆。良。知。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其。拊。畜。長。育。顧。復。而。腹。我。者。亦。有。若。或。使。之。者。慈。愛。之。性。善。也。爲。人。子。者。終。身。思。慈。愛。罔。極。之。恩。區。區。之。祭。豈。得。謂。之。報。德。乎。哉。幽。明。之。際。恍。惚。之。交。豈。真。能。見。祖。考。父。母。乎。哉。嗚。呼。此。祭。義。一。篇。所。以。當。與。蓼。莪。之。詩。並。讀。者。也。能。無。雒。誦。嗚。咽。而。不。止。也。

禮記大義卷三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祭統篇大義

或曰統猶本也。有無所不包無所不貫之義。或曰統者總也。緒也。篇中所論祭之大體。義理之總會也。二說可以相通。或謂此篇可與祭義相比儗。吾謂不然。此篇蓋多有可疑焉。如言祭而曰不求其爲言齊而曰不齊則於物無防嗜欲無止言銘先祖而曰知足以利之皆不免害義而傷教。此一可疑也。君與夫人合薦可謂齊齊愉愉矣。下文乃言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搃干義屬不倫。此二可疑也。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是以父事子尊卑無別。豈可謂之明倫乎。此三可疑也。蒯瞞冒弑母之嫌。抗違父命。挾晉強兵以壓制其國民。孔悝助之爲亂。仲子因之死於其難。其人則殘忍之人也。其行則悖逆之行也。乃津津焉銘其功勳。縱使其文雅馴不免可恥。此四可疑也。漢儒言魯之郊禘爲成王所賜。蓋本此篇末章之說。觀記文兼云康王已屬騎墻之論。又云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謂今者何時乎。其必魯之季代乎。作此記者與明堂位略同。蓋魯諸生欲以推崇本國而不計其傳述之訛。此五可疑也。善乎明郝氏敬之言曰。子孫能揚先美謂之至孝。聖人所以教天下後

世象賢也。其辭莫詳於詩書雅頌訓誥。皆對揚祖德。足爲後世法。蒯瞞父子相夷。孔悝之勳。衛之羞也。魯僭禮樂。周公之衰也。記者特引二國之事。繫之祭統之末。儻夫子刪詩繫魯頌之意。歟。不然。則記者之無識耳。斯言也可謂得其平矣。然本篇之精義。實有不可沒者。如篇首云。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心怵者。仁人孝子之良心也。下文云。誠信忠敬。皆心怵之目。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皆奉之以禮之目也。又遡其前言。養言喪。見所謂心怵者。非僅一時霜露之感。其意蓋與祭義息息相通矣。近邵氏位西謂前漢諸儒不見周官之書。未有以五禮爲吉凶賓軍嘉者。祭統言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注家以吉居五禮之首。解之似矣。而迄不知所爲五者。謂何也。書臯陶謨。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或指公侯伯子男。或指王公卿大夫士。或指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要之五禮。上承五典。似即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五品之人所行之節文儀則而言。分舉對待。即晏子所謂十禮而禮運所謂十義也。然則禮有五經。亦依乎五倫五典而已矣。即邵氏之說推之。是祭統之十倫。又與禮運之十義息息相通矣。蓋后蒼之記小戴之傳。或不免稍有夾雜之處。韓子曰。辨古書之眞僞。與其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

矣。祭統一篇雖正而不至焉者也。鄙見如此。未敢自以爲是也。

經解篇大義

此篇應依王氏船山分爲四章。自孔子日起至深於春秋者也止。爲第一章。自天子者起至無其器則不成止。爲第二章。自禮之於正國也起至無方之民止。爲第三章。自敬讓之道也起。至末爲第四章。所謂六經者禮之精意而禮者六經之法象也。姚氏際恆謂以經解名篇。義與詞皆絕不類。且謂經之有解。經之不幸。曷咎乎經解。以其解之致誤而經因以晦也。方氏望溪謂此記所述。疑出於傳荀卿之學者爲之。焉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爲教者。如姚氏之說。因後世解經之誤而咎及本經題目。固失之激。如方氏之說。以爲一國專立一經。亦失之泥。惟邵氏位西說此篇廣大精微。吾有取焉。

邵氏之言曰。經解首引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以下皆記人之言。讀者每以首章與後文不屬爲疑。觀賈子而後知之。賈子以仁義禮智信和爲六行。而分屬六藝。蓋溫柔敦厚而不愚。詩之仁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書之智也。廣博易良而不奢。樂之和也。絜靜精微而不賊。易之信也。恭儉莊敬而不煩。禮之禮也。屬辭比事而不亂。春秋之義也。次章則謂天子所以治國而設

教者身先備六行而深於六藝。故曰道仁聖禮義之序。聖與智同。即詩書禮春秋之四序。而仁於父子。智於夫婦。禮於長幼。義於君臣。已通下文四際之意。又曰義與信和與仁。謂春秋與易樂與詩各相爲類。而歸重於隆禮。則此篇固禮經之總序也。下文言用禮先朝聘。見風化之行。自上而下。言廢禮先昏姻。見小己之失其流及上。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注韋昭曰小雅之人志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差之毫釐者。始於大人之不說學。謂禮非爲我輩設也。謬以千里者。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四夷交侵而中國不絕如綫。猶千丈之隄。潰於蟻穴也。然則經解定六經之名。言六經之用。而歸重於隆禮者。豈亦子思子之徒。本坊記之意爲之。而賈子復從而述之歟。坊記子思所作邵氏蓋指經解述於坊記而言

唐父治曰。叔季之世。經學禮學幾乎滅息矣。邵氏所論毫釐千里之際。豈非然哉。夫后蒼輯記之時。何時也。漢武專制之世也。自河間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土禮之僅存者。亦未頒布以爲民紀。此所以謂舊禮爲無用而去之者也。司馬子長六國表序曰。法後王者。後王謂秦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蓋有微辭焉。記者追思明天子其德與天地參。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所以誥誡後世者。用心遠矣。君子審

禮不可欺以姦詐。禮行而機械變詐之習可除也。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有方者真儒也。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無方者賊民也。上無禮而真儒隱。賊民興。賊民多而國豈有不亂亡者哉。言行禮先朝覲聘問言廢禮先昏姻鄉飲者。易傳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男女之辨古訓昭然。凡去人倫者必始於男女。無別而後禍及於君臣父子兄弟。無不大壞而天理於是乎滅。殺機於是循環而不已。春秋時齊魯晉諸國之亂倫紀蕩然。遂有淫亂之獄。有弑獄。有不孝之獄。禮教不明而人無異於禽獸。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夫人而無倫，何以爲人。故此篇曰：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蓋至于此而人道之苦極矣。痛乎悲夫。鄉飲之禮非獨敬老，且以尊賢。考文王世子篇所載乞言發詠厥典至隆。將使庠序學子皆知少事長卑事尊之禮。風氣以淳，秩序以正。斯禮一廢，人不知尊卑長幼之序，始而犯上，繼而作亂。故此篇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子衿挑鬪狎侮，老成及陷於罪，從而刑之。蓋至於此，雖善良子弟亦皆不中而不才矣。痛乎悲夫。此曲禮內則經解諸篇所以爲安上治民之大本也。吾嘗謂今日救世之要，莫急於設立經學禮學。

二。館。延。尊。儒。講。貫。其。中。修。而。明。之。踐。而。履。之。又。於。文。廟。之。側。大。啟。宏。規。復。鄉。飲。酒。禮。渙。汗。大。號。耳。目。一。新。庶。幾。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中。國。其。有。豸。乎。

哀公問篇大義

王氏船山曰。凡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諸篇。文詞複縟。與論語易翼爲夫子之言者迥異。故論者疑爲僞作。然大戴記亦載哀公問一篇。又其他篇夫子與哀公問答不一。體制與此篇相類。要其中正深切。非後儒之所能作。但當時坐論之際。以口說答問。門弟子遞傳而後筆之於書。則其演飾引伸而流爲文辭之不典者有之矣。固不可以詞而過疑之也。愚謂王氏之說允矣。然考他經所載孔子於哀公問答之辭。當以中庸哀公問政與此篇爲第一。儒行次之。三朝記又次之。此蓋記者程度有高下文法有簡繁。未可與論語義例相提而並論也。而姚氏際恆乃謂中庸問政章獨爲詳冗。而此篇字句拗折艱塞。文理多不可通。較問政章又有霄壤之別。此悠謬之論也。夫言之詳略。體各有當。中庸之所以易於通曉者。賴有朱子爲之詳注耳。此篇精理名言。曷嘗遜於中庸哉。姚氏不諳古經義法。且不明倫理之大原。而望文妄發耳。爰不揣固陋。即先儒所分五章。爲之闡發其奧義。俾學者知其與大學中庸諸經之義。息息相通云。

釋首章問禮

自哀公問起至今之君子莫為禮也止

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

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大哉禮之本也。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會節者嘉會。足以合禮。惟合禮乃得稱嘉會也。若夫論古今之君子。切中春秋時弊。則更痛乎言之矣。好實無厭。固民是盡者。言哀公之用田賦。竭澤而漁。長國家而務財。用財聚而民散也。淫德不倦。荒怠傲慢者。言哀公之多嬖寵。淫於色而害於德。將自喪其身也。午其衆以代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者。言哀公之失信無禮。與戎辱國而殘民。以逞也。如是而尙肯行禮教乎哉。魯以秉禮之邦。而淪胥若是。此夫子之所痛心而急欲以禮救之者也。且哀公固嘗受業於聖門。本王氏船山說故夫子卒而公誅之曰尼父。惜乎其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卒至見逐於季氏。而出亡以死。所以然者在求得當欲而已。哀哉。

釋二章愛敬為政之本

孔子侍坐起至其政之本與止

此人道之大原。政治之根本也。人道政為大。中庸所謂

人道。敏政也。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與論語答季康子之語相類。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論語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大學所謂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論語所謂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大學所謂其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天下之達道也。夫乾坤之所以不息者。愛情相團結。敬心相操持而已。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孟子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可見爲政必本於修身。而修身必始於愛敬。愛與敬爲政本。此大學忠恕之義。即一貫之道也。治民者其能外於是哉。

釋大昏之重敬妻子之道

自公曰寡人願有言。然起至國家順矣止。

自古國家之敗。皆始於廢人倫而廢人倫之禍。

皆始於男女之無別。魯文姜穆姜之事。春秋大書之。夫子痛心極矣。其云大昏萬世之嗣。豈特有國者爲然哉。即一家亦然。一人之身而上係乎承先君。下係乎開萬世之嗣。其責任孰有重大。於是者。故曰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又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夫親者人之大本也。修身律已之不嚴。至於傷其親而傷其本。亡國破家相隨。屬抑何憺怛之至歟。此黃石齋先生孝經集傳引此經。所以嘆息而不置也。而下文乃言太王之道何哉。蓋太王因狄人之侵伐。去之岐山之下。創業垂統。保世滋大。所謂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者。此其標準也。而其本則在於謹妃匹。孟子引古公亶父之詩而贊之曰。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人皆知關雎麟趾之化。始於文王刑。

于之德。而不知其上。法太王所謂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者也。吾有身而必推及於人之各修其身也。吾有子而必推及於人之各教其子也。吾有妃而必推及於人之各得其妃也。此即恕也。仁也。孝也。此周家之祖德也。漢匡穉圭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故曰。如此國家順矣。反而言之。門內之德不修。人有鳥獸之行。女禍煽興。國家有不逆且亡者哉。嗚呼。此可爲萬世鑒矣。

釋敬身成親之義

自公曰。敢問何謂敬身起。至成其親之名也。已止。

言不過辭。言滿天下。無口過也。行不過則行滿天下。

無怨惡也。易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中庸言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斯能寡過而有譽於天下。又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身者。百姓之標準也。一身繫天下之觀聽。其言行可不敬歟。可不敬歟。君子有二解。一係平說。尹者。民之主也。口發號施令者也。子者。爵也。皆尊稱也。一係側說。古者。王太子。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及其大成。恭敬溫文。則稱之曰君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至於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於是尊其親曰。君可謂尊親矣。故訓導國民者。必教之爲君子。即教之以興孝也。本經之義。蓋主第二說。

釋成身天道之義。自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起至未止此數節皆言盡人合天之學也。人者天地之心所寄也。與人相處惟以愛情爲天性之所發現。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皆發於愛人之心。故論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大學曰。惟仁人爲能愛人。若不能愛人。則戕賊其惻隱之心。而遺棄其天命之性。穀梁傳曰。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故不能有其身。易繫辭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而此篇所謂不能安土不能樂天。其義尤顯。蓋言其剋剝攘奪爲世不容不能立於天地之間。故曰不能成其身。不過乎物者。即大學格物之旨。格物者窮事物之理。履而踐之也。不過乎物。句下必言盡人合天之道。爲記者所刪去。或其中本有脫文。故下文即云。君子何貴乎天道也。貴其不已者。中庸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功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文王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不閉其久者。不息則久。久則微也。無爲而物成者。上文言百姓不命而敬恭。蓋猶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進於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已成而明者。誠者自成也。自誠明謂之性也。哀公言子志之心者。欲求數語以書紳服。膺云爾。孔子對以仁人不過乎物。至孝子成身爲全篇之大結。束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自其內而言之。不過乎誠。自其外而言之。不過乎物。必有則。余幼時讀孝經。昔者明王事父孝。

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嘗疑事父事母何以通於事天地。抑何其言之廣大也。及讀曲禮篇。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二語而恍然於其故。蓋聖人之教其民。必欲其心誠至而縝密。誠能於事親之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則其心力腦力。必能誠至。縝密推而至於親親仁民立人。達人。又推而至於飛潛動植。鳥獸草木。所以盡人性。盡物性。無不各得其所。則是贊天地之化育。無不始基於家庭之中。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蓋通神明之德。必類萬物之情。本篇所謂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即孝經之學也。又曰。孝子成身。蓋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知天是成身者。即中庸盡人合天之學也。故余謂哀公問一篇。可與大學中庸同爲千古不刊之書云。

仲尼燕居篇大義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秩序所由定。而國之所由立也。故尙書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曲禮篇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禮其可廢乎哉。今人改禮爲儀式。此未得禮之精意者也。禮記四十九篇中。惟本篇言禮最爲鄭重。先儒謂子游門弟子所傳。其文法有與禮運禮器相近者。殆非虛語。竊嘗挾其精義。大致分四端。

一曰致中和。不偏之謂中。國而無禮。偏激者多。青年子弟。軼于正軌之外。深可憫也。本篇首章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此皆範入性情品信之偏。而歸之于禮制之。以中者也。故曰。禮所以制中也。又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爲中節之和。則性道教一以貫之。慶賞刑罰得其平。而生人之缺憾弭矣。下文又曰。達于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蓋禮以致中。樂以致和。此周禮之精義。性情教育全而生民之血氣心知定矣。二曰辨得失。上文言給奪慈仁。二章答子游之問。皆言仁。仁者禮之所由生。而愛民之本也。有仁者以行禮。則居處閨門朝廷田獵軍旅宮室量鼎味樂車鬼神喪紀。辨說官政事一切皆得其當。無仁者以行禮。則居處閨門朝廷田獵軍旅宮室量鼎味樂車鬼神喪紀。辨說官政事一切皆失其宜。人而不仁。如禮何。不知愛民之道。則無以祖洽於衆。故得禮與失禮之幾。國家興亡之兆也。三曰貴至誠。禮義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禮者德性之所凝聚也。本篇曰。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君子無物而不在禮如此。大雅溫文非僻之心。何自而入。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聖人已窮而在下。達而在上。一也。奚必拘於大饗之禮哉。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是皆天

性之所固有也。惟其至誠而已。四曰審理節。樂記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本篇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蓋惟人之本心有理，然後身之動作有禮。自先儒戴氏東原認欲作理，遂病宋儒言理爲空虛，不知人情外之天理，非天理也。宋儒早已言之矣。至焦氏禮堂禮記補疏，以樂記之窮人欲爲絕滅人欲，與本文好惡無節，物至而人化物，義實隔膜。若必徇欲而蔑理，則孔門之克伐怨欲不行，孟子之養心莫善於寡欲，皆爲愁說。豈不誤哉！惟人不信理，於是是非顛倒，天下多無忌憚之小人，而生民之禍亟矣。君子無理不動，是以動而世爲天下道也。若夫節者，分限也。易節之象傳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王制篇言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人知有節，農無越畔之患，士無出位之思，而人綱人紀於是乎定。此政治之大本大原也。故下文子張問政，夫子告之曰：君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夫齊民以禮與道，民以政，其民心之向背離合，夫子早已言之。故曰：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後世君子審察乎治亂之幾，其於禮也可不兢兢乎哉！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痛乎其言之也。而世乃謂外邦無禮，字譯人求其解而不得，遂欲掃除而更張之，嗚呼！慎矣。論者曰：列子有仲尼閒居篇，此篇襲其名而用之。又謂家語有論禮篇，合燕居閒居篇爲一，而此篇文詞較

雜。夫謂二篇近老莊之清虛。固屬謬論。至以此篇爲雜。亦屬臆說。不知以上所言綱領。有條有理。正易傳所謂雜而不越者。且孔子三朝記。記者文筆亦不一致。何得妄肆譏評乎。

孔子閒居篇大義

余治小戴記最喜讀哀公問孔子閒居二篇。哀公問所以戒後世之隳倫紀者也。孔子閒居所以戒後世之虐民衆者也。此與論語孔子答顏淵問爲邦同爲政治不易之經。千古不磨之論。而其文詞之雅贍。更有諷誦而不忍釋者。後之人鮮足以知之。惟姚氏姬傳之論。具特識云。姚氏之言曰。孔子閒居。蓋子夏之徒述所聞於子夏者。其言道蓋聖門論說之精者。子思作中庸之亞也。夫六經之道。無強人以所無者。而皆原於人心所不能已。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之動爲志。而詩以言之。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者人情也。禮亦順人情而爲者也。故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用和爲貴。故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夫人既羣居有和樂之情矣。則於其死也。安得而不哀。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其本出於天命之自然。而流行於天地萬物之一氣。可以見聞求之乎哉。君子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能盡之。是以志氣塞乎天地。夫欲志氣塞乎天地者。非可襲而取也。其要在慎獨誠意。使其其中純一無間。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

育。矣。故。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慎。獨。誠。意。之。道。也。雖。然。是。道。也。持。之。甚。難。失。之。常。易。於。是。焉。有。五。起。之。辭。佐。之。夫。所。謂。五。起。者。義。非。有。出。於。三。無。之。外。也。然。而。君。子。時。以。是。辭。誦。之。口。而。存。之。心。使。吾。神。移。志。凝。久。之。而。心。思。耳。目。百。體。皆。從。於。是。不。執。而。安。不。守。而。固。夫。乃。可。持。三。無。而。行。五。至。矣。箕。子。授。武。王。以。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教。天。下。者。夫。亦。五。起。之。同。術。也。其。後。所。云。三。無。私。者。猶。其。前。志。氣。塞。乎。天。地。之。旨。也。其。引。詩。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以。致。之。猶。其。前。無。聲。之。樂。無。體。之。禮。之。旨。也。其。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無。非。教。也。聖。人。以。清。明。在。躬。合。乎。天。地。自。然。之。理。以。爲。道。而。無。所。強。於。其。間。者。猶。其。前。五。至。之。旨。也。至。於。先。天。而。天。弗。違。惟。嶽。降。神。爲。之。生。賢。人。以。佐。其。治。而。聖。人。之。道。盡。矣。夫。子。夏。弟。子。之。爲。是。說。也。夫。亦。善。言。德。行。矣。雖。然。其。言。高。明。者。多。而。沉。潛。差。少。不。若。中。庸。說。之。密。而。無。病。也。流。而。爲。田。子。方。莊。周。者。諒。以。是。與。

文。治。申。之。曰。吾。嘗。謂。哀。公。問。可。以。配。大。學。孔。子。閒。居。可。以。配。中。庸。今。觀。姚。氏。之。說。豈。不。信。哉。昔。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使。治。與。道。合。而。爲。一。政。與。學。合。而。爲。一。然。後。教。化。明。而。民。之。性。情。正。後。世。歧。而。二。之。而。天。下。於。是。乎。亂。孔。子。閒。居。篇。乃。政。治。道。學。合。一。之。書。而。性。情。教。化。之。大。本。也。首。言。民。之。父。母。何。也。其。義。權。輿。於。洪。範。發。明。於。詩。其。說。衍。於。曾。子。傳。於。孟。子。洪。範。言。天。子。作。民。父。

母爲天下王。在於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故曾子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孟子亦言順民之好惡，然後可以爲民父母。逆民之好惡，惡在其爲民父母。蓋好惡者，性之欲，哀樂之根，而禮樂於是起焉者也。故曰：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若好惡無節於內，則天理滅而人化物，違禽獸不遠，可不畏哉？君子者，與四方爲一體者也。人以一身爲身體，髮膚而君子則以四方爲身體，髮膚好惡正則一家一國，天下興好惡偏則一家一國，天下敗。鄭君注：敗爲禍災。中庸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至誠如神者，即志氣如神也。次言五至，何也？志、詩、禮、樂、哀五者，皆中和之氣，致中和者，作禮樂之本也。性情之發，厥爲志氣。故志氣實根於性情。孟子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又論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此即孔子志氣塞乎天地之說也。亦即性情教化之原也。大學言誠意之功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善爲治者，必使一己之性情，志氣通乎萬民之性情。志氣然後民不能忘而爲民之父母。姚氏所謂本於誠意，慎獨者，此也。次言三無，何也？自來無形之教化，必勝於有形之教化。基命宥密三者，實皆誠意之功。中庸言慎獨之效，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邃矣。而必推及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見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無非性情志氣之相感。此孔子贊觀卦所以爲下觀而化。

而作繫辭傳。又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然則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皆所存者神也。而後儒乃諱言無。且謂此篇出於道釋二家。豈非謬與。次言五起。何也。姚氏比於洪範之敷言。如箴銘之屬。允矣。而余則更有進者。五起五陳。無聲之樂。四言氣志。無體之禮。兩言威儀。而無服之喪。惟言內恕孔悲。而下文施及四國。以畜萬邦。純德孔明。施於孫子。俱極言效驗。而不及功夫。蓋恕者。心理所由推也。孔悲者。惻隱之心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悲民之悲者。民亦悲其悲。內恕孔悲。惻隱之志。氣愜乎天下。如保赤子。萬民其康。又矣。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曾子曰。民德歸厚。平天下之要道也。爲治者。諷誦此章。其亦油然而動不忍之心乎。次言三王之道。參天地。何也。大易中庸之義也。易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於卦爲泰。於時爲春正月。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故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中庸曰。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者。無所私也。大哉聖人之道。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無私之極也。字義自營爲私。背私爲公。欲去其自營之私。惟在於敬而已矣。大學知止之功。當以文王緝熙敬止爲。

則此篇無私之功。當以湯聖敬日躋爲則。無私者去欲知止者循理皆非敬不爲功其義一也。次言文武之德何也。天有四時以下天道至教也。清明在躬以下聖人至德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教化之流行。即天地志氣之流行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聖人在躬。清明之志氣與天地清明之氣相接無聲之樂與天地同和無體之禮與天地同節其流而不息者。天地陰陽之志氣也。其合同而化者上下相孚之志氣也。故其爲教也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或以者欲將至擬與祭統篇之興舊者欲以事業解之似矣。而實非也。蓋志氣性情之所發也。而耆欲則志氣之見端也。此耆欲實根於性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故曰有開必先言動乎幾之先者也。人皆受天地之中以生惟聖人能主敬以養神致中以立極志氣和平感乎人心由是而天生賢人君子以輔佐之以膺霖雨蒼生之寄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大道之行三代之英聖人蓋夢寐期之矣。而後儒乃謂孔子囿於封建時代之識見又豈非謬歟。次言三代之王必先令聞何也。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其用在作禮樂其本在知天知人而歸於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有譽於天下。即有令聞於天下也。未以太王爲法何也。太王遷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無私之至者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道在強爲善而已。

矣。一人之性善。一國之性亦善。春秋之世不善之氣充塞宇宙。百有餘歲變爲戰國。率土地而食人肉。君子有不忍言者矣。此孔子之告子夏。傳禮傳詩。孟子之告滕文。善國新國所以皆上溯太王之德以勉後世爲善之君旨深哉。旨深哉。乃王肅家語以天有四時二節移在經解深於春秋也之下。割裂文義適彰其僞而已矣。

坊記篇大義

黃氏石齋坊記集傳序曰。記曰。禮禁亂之所繇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棄之者。必有亂患。亂患之坊莫大於春秋。聖人本春以立禮。本玉以立刑。本天以立命。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禮以坊。德三坊立而亂息。亂息而後禮樂可舉也。易之立坊始於天地。以天地而正父子。以父子而正君臣。以君臣而正夫婦。詩始於夫婦。春秋始於兄弟。三始雖殊。其以坊。德坊。淫坊。欲則一也。左氏以春秋之亂魯始於羽父。終於三桓。晉始於曲沃。終於六卿。故以鄭伯克段之章首明其義。以爲寵祿不過都城。有制爲立坊之要領。因而推於桓莊文宣之間。外讐所從入。內慝所從出。歸重於別微明嫌。爲立坊之要。歸坊記因之以端源於禮制。障流於淫欲。先之以敬讓。衷之以孝悌。終始於富而不驕貴而

不淫。以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繇。正雖其所稱引。不過楚喪。晉亂。吳子三事。而於以定。君臣辨夷夏。正妃耦。春秋千七百餘事。其大指盡於此矣。蓋當時夫子既作春秋。諸子莫讚一辭。退而窺其意義。不過以扶綱出條。明堯舜之道。闡文武之憲。其大者在於喪葬婚娶。其細者。至於車服飲食登降揖讓。皆示之以節。受之以制。是天地所以生萬物之義也。春秋以生成萬物。爲天地之大禮。禮失而流於刑。刑窮而反於命。故先別其條貫以坊之。而春秋之義例亦從是以起。宋淳化至道間。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今禮學備在學宮。而習者相沿。爲曲臺遺言。無復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略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有以究其指歸焉。

邵氏位西論經解坊記言禮有四際之義

四際者冠婚也。喪祭也。鄉射也。朝聘也。

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

爲民坊者也。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而鬥辨之獄息矣。則鄉飲酒之禮。明也。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別。而弑獄不作矣。則聘覲之禮。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爭不貳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獄罕矣。則喪祭之禮。明也。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教民無以色厚於德。而淫亂之獄絕矣。則婚姻之禮。明也。出乎禮入乎刑。春秋爲聖人之刑書。實聖人之禮書也。所以正三綱

五倫不外乎四際八類。

八類即四際所分

故坊記凡三引春秋。一引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以明君爲

臣。綱次引春秋記晉喪以明父爲子。綱末引春秋書孟子卒以明夫爲妻。綱而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明列國并吞兩下相殺近鬥爭而遠洽睦亦春秋之所戒也。唐文治曰大矣哉。黃邵二先生之論也。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三坊者。千古。人倫之明鑑。道德政治之宏綱也。石齋先生以本篇皆春秋之旨。而記文僅舉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與魯去夫人之姓吳。死書孟子卒三事。何哉。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楚越古蠻夷之國也。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古者中國庠序學校之教。皆以明人倫爲先。洎乎蠻夷猾夏。而父子君臣夫婦之倫。遂破壞而無餘。嗚呼。可痛也哉。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邪說暴行。有作禮義廉恥。泯棼掃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內亂鳥獸行。朋興紛起。言之污口。舌書之污簡牘。其始也用夷變夏。其繼也變於夷而併。不如夷。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子思子繼論語而作坊記。蓋有垂涕泣而道之者矣。然吾謂自來禍亂之萌。皆始於男女之無別。本篇所載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抑何其慘酷歟。吾考魯衛皆秉禮之國也。然如魯文姜。穆姜。衛宣姜。南子之事。中藉

之。言。不。可。道。五。霸。桓。公。爲。盛。而。多。內。嬖。其。後。崔。杼。弑。莊。公。禍。起。於。棠。姜。晉。父。子。兄。弟。之。亂。由。於。驪。姬。申。生。之。死。天。下。哀。之。蔡。侯。緇。息。媯。而。息。亡。蔡。侯。亦。爲。楚。所。執。夏。姬。天。子。蠻。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見左氏成二年傳又。族。申。公。巫。臣。家。其。對。於。人。國。也。既。亡。陳。又。因。巫。臣。以。害。楚。楚。平。王。新。臺。之。醜。殺。伍。奢。伍。尚。而。子。胥。戴。天。之。讎。遂。幾。滅。楚。痛。乎。皆。禍。首。也。自。古。因。女。寵。而。敗。國。喪。家。亡。人。者。累。軌。連。踵。哀。哉。其。不。讀。坊。記。也。且。夫。曲。禮。內。則。諸。篇。所。以。言。男。女。之。別。者。至。纖。至。悉。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何。爲。若。是。其。拘。束。哉。蓋。以。此。坊。民。猶。且。淫。於。色。而。害。於。德。若。藩。籬。一。決。昏。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不。獨。倫。紀。蕩。然。人。權。漸。滅。自。殺。而。殺。人。者。且。至。不。可。勝。數。哀。哉。其。不。知。禮。也。坊。德。坊。淫。坊。欲。三。復。斯。言。可。不。畏。哉。可。不。畏。哉。或。者。曰。聖。人。制。禮。之。本。因。乎。天。地。當。乎。人。心。及。人。心。放。失。流。而。不。返。然。後。廢。先。王。之。禮。而。悖。亂。皆。作。世。固。知。廢。禮。之。爲。害。而。不。知。人。心。之。先。失。久。矣。使。自。返。其。心。則。於。先。王。之。禮。嗜。若。飲。食。衣。服。之。不。可。去。而。何。坊。之。云。乎。言。禮。莫。篤。於。荀。子。而。以。人。性。爲。惡。以。化。性。起。僞。爲。禮。其。病。亦。莫。甚。於。荀。子。禮。緇。衣。坊。記。篇。皆。出。七。十。子。之。後。其。稱。子。者。非。孔。子。也。弟。其。師。耳。而。坊。記。謂。禮。專。以。坊。民。近。荀。子。之。義。本姚氏姬傳經說吾。謂。此。說。高。矣。而。非。所。論。於。春。秋。之。旨。也。春。秋。之。義。要。在。誅。亂。臣。賊。子。非。所。以。坊。

民乎。且坊者亦導其禮義廉恥之本心。非壓制也。若以壓制爲事。豈天叙天秩之本然哉。至於此篇之作。斷以子思子爲可信。先師黃元同先生有分章法精細縝密。見十三經筭記。學者當參考之。

中庸篇大義上

中庸其準周易而作乎。易上經首乾坤言天道。下經首咸恒言人道。而中庸常兼天道人道而言。易以山澤雷風水火子天地。中庸則以山水配天地。水土媿天時。易言自強不息。中庸則言至誠無息。易言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則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則言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易言素履之往。獨行願。中庸則言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易言學以序之。問以辨之。仁以行之。中庸則言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篤行之。易言厚德言恒久。中庸則言博厚言悠久。易言致一。中庸則言不二。易言與鬼神合其吉凶。知鬼神之情狀。中庸則言體物而不可遺。質諸鬼神而無疑。大哉易也。至哉中庸也。天道之奧。人道之本。其悉備于此乎。

原人之所以配天者。漢董子春秋繁露曰。爲人者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

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又曰。身猶天也。天以終歲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余按董子之說精矣。人之生也。心爲陽而熱。象溫帶。背爲陰而寒。象寒帶。脈絡血行。象川流。豈非尤明徵哉。然而更有進人之神明。分天之神明。也是以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中庸則曰。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孰覺其憾。人覺之也。孰彌其憾。人彌之也。憾無窮。期覺之。彌之者。亦無止境也。此皆人之責。而心之神明爲之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吾心之喜怒哀樂。渾渾焉。沌沌焉。忽焉。而清明之。釐然而各當焉。發而爲刑賞慶罰。紘紘焉。逐逐焉。忽焉。而整理之。廓然而大公焉。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工人其代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皆原於天命之性。故曰。配天。人人有配天之責。而卒至於違天悖天。棄天絕天。子憫焉。於是發明天之道。人之道。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此蓋遙承乎周易之言。天道人。道。孟子得子思子之傳。亦曰。人之爲道也。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

之道也。此蓋遙承乎中庸之言。人道痛乎哉。春秋之爲戰國。非一朝夕之故也。世衰道微。人善其所私。學士游談而不根。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貪利險詐之徒。軒然無所顧忌。於是爭民施奪。殺機日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仁義充塞。人將相食。六王畢。秦政出。焚書坑儒。而人道遂掃地以漸滅。痛乎哉。周禮有言曰。國有鳥獸。行則獮之。天道生人而愛人。然人既自居於禽獸。則天亦無所施其愛。不得不禽畜而獸息之。禽獮而獸薙之。子思子憫焉。特於中庸開卷大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性也。人性也是道也。人道也是教也。教人以爲人之道也。是故中庸一書皆人道之教育也。

人之爲道。孝而已矣。孝者不學而能之。良能不慮而知之。良知即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能行者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父母其順矣乎。爰推極於虞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父在觀其志。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父沒觀其行。喪則致哀。祭則致嚴。（嚴肅敬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洋洋乎盛哉。孝之至也。反是而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父母不以爲子。則朋友疎之。人且絕之矣。蓋孝經之至德要道。基於和睦。無怨而君子之本立。道生始於不犯上。不作亂。和順之氣與橫逆之氣。豈不較然大分哉。凡人處家庭之際。周旋父母。

之間曷爲而有排惻纏綿之情與夫愉快踴躍依戀思慕之致皆良知良能之所發也天命之性性斯生矣生則惡可已也修道之教教斯孝矣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擴而充之則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可以保四海而致太平矣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蓋人道之根於天命教育者引其固有之知能也

人之爲道誠而已矣誠之道慎獨而已矣大學八條目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必以誠意爲本誠之爲功大矣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誠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誠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誠也文王之德之純亦誠也君子所以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必由隱以達見由微以達顯者豈好爲迂拘哉察吾心之誠僞即察吾心之善惡也正學榛莽飾僞朋興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甚至以奸邪險詐之行託爲光明正大之言必經人再思之三思之四五思之而後知其爲詐知其爲險知其爲奸邪嗚呼人道至此社會甯有正直之士寰宇詎有清明之望耶且夫主持人道者樂人之生不樂人之死然而死者多而生者少夫天下生者多而死者少而吾反言之者吾所謂生死在乎心而不在于身在乎精神而不在于形體誠者心與精神團結而發見者也誠存而百事興誠亡而形乃徒存是故誠

僞之界。生死之關也。誠者自成也。物之終始。不成無物。穀梁子曰。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天下豈有不誠而可成爲言者。天下豈有不誠而可成爲人者。古人有言。作僞曰拙。吾謂曰拙亦云幸矣。苟一念之不誠。而禍害即隨之。此主持人道者所當大聲疾呼以救之者也。

人之爲道。禮義而已矣。禮義之始。根於天。叙左氏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命即天命之性也。中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即率性之道也。又曰。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養神之道。內以慎。獨外以行。禮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養神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養神也。敦厚崇禮。豈惟君子當然。上下皆由之。居上不驕。爲下不倍。禮也。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合乎禮也。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悖乎禮也。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動容周旋。悉中乎禮也。人道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納民於軌物。而天下之所以長治而久安者。禮義而已。乾坤開闢以來。狃狃榛榛。俗尙質野。迄乎唐虞之世。敬敷五教。彝倫攸叙。而五倫始定。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之常經。不可得而變革者也。末俗澆漓。人心紕繆。乃敢昌言廢棄人倫。於是父子相殘。君臣相殺。夫婦相睽。兄弟交相瘡。朋友交相傾。

軌而人道益苦天下大亂嗚呼古之聖人爲禮教人惟欲人之自別於禽獸後之妄人棄禮誣民惟恐人之或異於禽獸子思子痛後世之流弊故特揭之曰行同倫蓋人之所以爲人者倫也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人而無倫何以爲禮更何以爲人然則主持人道者舍人倫禮義奚以救世哉

人道教育政治而已矣子曰人道敏政惟人道有以敏政亦惟政有以敏人道二者相爲表裏者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九經先修身修身之道中和而已易傳言純粹中正保合太和中和之時義大矣哉在上者之喜怒哀樂與夫一笑消息之幾皆關係天下之治亂而上應乎天時治世之陰陽寒暑俱不愆期亂世之陰陽寒暑舉失其時者何也天下皆中和之氣則陰陽寒暑行以漸發而爲和風甘雨也天下皆乖戾之氣則陰陽寒暑行以驟發而爲疾風暴雨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聖時風若肅者敬得其中也聖者通得其和也咎征曰狂恒雨若曰蒙恒風若狂者惑失其中也蒙者隔失其和也好風好雨百穀用成豈倖致哉

洪範本文作好惡之好字解

皆中和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憾非天地果有憾也人事爲之也聖人知天地之憾

此好風好雨係借用作時字解

必以中和之道挽救之彌補之是故戒愼恐懼而罔敢懈盡人性盡物性中和也經綸天下之

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和也。由闡然內省。推而至於不動不言不賞不怒篤恭。而天下平。中和也。無聲無臭。中和之至也。孟子紹述子思子學。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中和之至也。後世違乎中而爲偏。悖乎和而爲激。愈偏則愈激。事變之顛倒。偏爲之也。風潮之瀕洞。激爲之也。一心一意之差。而百姓受其毒。悲夫。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禮樂者。萌柢於中和者也。孔子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中之至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和之至也。鄭君釋天下至聖節三歎。言之曰。傷孔子之有其德而無其命也。雖然。中庸之學說。傳諸萬世。其猶奚傷也。雖然。中庸之學說。後之人無有能信守之者。其能無傷也。

中庸篇大義下

近世以來。論者輒曰孔子囿於封建思想。因而詆毀之。以爲孔子一代之儒者爾。嗚呼。豈不誣且妄哉。吾觀孔子答顏淵問爲邦。則曰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答子夏問禮樂。則曰五至三無。答子張問十世。則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此皆孔子大經制。因時損益之規畫。使其囿於封建思想也。則四代之禮不當以告顏子。愼乎天下不當以告子夏。況春秋時周天子尙在。使其

囿於封建思想也。則繼周之說。方且觸犯忌諱。何敢以告子張哉。若夫中庸一書。子思子所以發明先聖之微言。繼述聖祖之志事者也。其掃除封建思想。更有可得而證者。使綜其全篇觀之。自天命之謂性。至父母其順矣乎。中庸篇大義已止於此。自鬼神之爲德。以下則別成一篇。與中庸無涉。此乃子思子專言祖德。配天俟百世之聖人。雖孔子生前不得位。不能損益三王。制作禮樂而至誠爲治天下之道。能使百世天下人皆齊明盛服承祭孔子。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孔子之神。洋洋乎與堯舜文武之配天相同。此子思子之微言也。此應別有篇名。但子思子明哲保身。不敢明著篇名。而接存乎中庸篇之後。以授於傳經之弟子門人耳。康成鄭氏注祖述堯舜四句。以爲孝經春秋之事。淺人詫之。不知此必子思子微言傳禮之門人述之。鄭氏尙得之於古禮說者也。以上本阮氏元中庸說至於有德無位。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皆所以贊孔子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由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至於篤恭而天下平。亦所以擬孔子也。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極其效。至於聲名洋溢。施及蠻貊。傷孔子之有其德而無其命也。甚矣子思子能知聖祖之心也。厥後得子思子傳者。惟孟子。故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天下。又論伯夷伊尹與孔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是則孔子固。有朝諸侯。有天下之德矣。何嘗有封建思想哉。甚矣孟子能得聖人之心也。先聖後賢其揆一也。吾於是求之於易。考之於禮。徵之於孝經。驗之於論語。質之於春秋。無一不與中庸相通。無一不破除封建之思想。孔子作易革卦之彖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而作乾卦文言傳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蓋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也。其作繫辭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是易之大義在破除封建也。禮記之精粹者。無如禮運禮器。子游作禮運述孔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有志者志乎五帝三王之事也。於是慨想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外戶不閉。是謂大同。蓋惟天下歸於賢能而後進乎大同之治。故禮器篇曰。禮時爲大。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惜乎無尺寸之柄。不得行湯武之功業。是禮之大義在破除封建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蓋雖畎畝之中。亦有嚴父配天之義。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王者之威儀。要皆聖人之法式。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孟子亦引此詩以孔子擬湯文矣。是孝經之大義在破除封建也。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此物而不得致也。堯曰一篇歷敘堯舜禹湯武周之心法而以寬則得衆四者繼之何哉。子貢善贊聖人者也。曰夫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乃躬備大德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焉無湯武之放伐而已之德溷然無所施於人故常神遊於堯舜三代之隆而欲以寬信敏公四者博施於春秋之世孔子之志尤可見矣。中庸述孔子之言謂中庸至德民鮮能久道其不行矣夫。而下文即贊舜之大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中者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是。堯之傳舜曰允執其中而舜亦以命禹孔子固欲以時中之德上繼堯舜允執其中執兩用中之道故曰時措之宜也是論語之大義在破除封建也。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引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董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亦引孔子曰吾欲載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孔子以匹夫操

南面之權。筆則筆。削則削。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故後世稱孔子爲素王。左邱明爲素臣。而公羊家學說以爲孔子張三世。由亂而治。是春秋之大義。在於破除封建。更未有顯著於此者也。自古以來。道與治合。則天下平。道與治分。則天下亂。孔子不得位。目擊生民之顛連憔悴。無以拯諸水火之中。是以栖栖皇皇。惟以救國救民爲職志。逮至請討陳恆。欲發魯國之兵。而不獲。大張其撻伐。於是獲麟絕筆。鬱鬱以終。後之人讀其書者。靡不悲其志而猥曰。困於封建。思想嗚呼。何其誣且妄歟。善乎柳子厚之言曰。封建者。繼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是孔子破除封建之意。柳子固深知之矣。寧惟柳子。宋周程張朱諸大儒。亦深知孔子之意者也。寧惟周程張朱。明顧亭陸亭王山黃洲諸大儒。亦深知孔子之意者也。所以不明言者。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有孔子之聖。則可無孔子之聖。則僭且亂也。而後人因孔子禮義名教。不便於已。遂謂其囿於封建。思想欲舉數千年之道德綱紀。一切詆毀而掃除之。無識之士。衆口附和。同然一辭。夫是非直道之公。雖不容泯於天下。萬世然君子一言之不智。而世道於以日衰。

人心於以日惡世界。劫運於以日開禍亂相尋。民生已不勝其痛苦。悲夫。悲夫。

表記篇大義

黃氏石齋表記集傳序曰。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以別陰陽。視其晷景長短。以御高深遠近。揆昏旦之中。以占星物。敬授民時。皆於表焉。取之表正。則景正。表邪則景邪。體存於表而用在於制。天地日月吐其光景。以顯道相示。贏絀一寸。則差數千里。故表之爲政。猶君之有身。天之有極。不可不審也。子曰。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君子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度其長短大小。近取之一身。遠取之百世。不責報於天下。而天下之子孫黎民。陰受其利。若暑極之利用寒。寒極之利用暑也。表記四十三章。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指。以天地日月辨君臣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量之以恕。使人邇不敢褻。遠不敢怨。幽以告於鬼神。明以告於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於是矣。春秋之義。不盡於表記。而表記之義。盡於春秋。其立仁制義。體敬量恕。不敢褻瀆鬼神。以受顯示於日月天地。則其意一也。坊記主於禮讓。歸別於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於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於仁義。歸餘於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於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凡聖門所記。夫子之言論。自魯論二十篇。而外未有。

明著於此者也。

王氏船山表記章句曰。表者植木爲標。以測高下淺深之度者也。凡爲坊者。必先立表。以爲之。則表雖無。與於坊而爲坊之所自出。是坊末而表本也。以禮坊民。民猶踰之。旣不可以坊爲無。益而廢之。亦不可更峻其坊而束民以不堪。則惟反躬自治以正其表。斯正己之盡。而物可得而正矣。故三代以禮坊民而踰之也。率。在末。君失德之世。則知表之爲重。而亦不可咎坊之徒勞矣。文治前篇謂坊非壓制之謂得王氏坊末表本之論益見本身作則爲尤重矣

唐文治曰。此篇義與論語最近。漢王充論衡正說篇有論語三十篇之說。先師黃元同先生謂魯論二十篇。古論多子張一篇。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三篇。益以孔子三朝記七篇。宋

伯厚謂大戴禮記卷九之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四篇卷十一之小辨用兵少間三篇即漢志孔子三朝七篇適合三十篇之數。然文治讀三朝記七篇文。與論

語殊不相類。而先師以列於三十篇者。蓋因河間獻王獻書時。以孔子三朝七篇附於古文論語二十一篇之後耳。今考坊記表記緇衣三篇。雖子思子所作。文法多與論語相類。而表記所載處世觀人修己接物之道。尤多與論語相通。請得而悉數之。如云恭以遠恥。又云恭近禮。卽論語所謂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又云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卽論語所謂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不

知天命而不畏也。愬之以死。其警小人者至矣。又云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此變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文。而義實旁通。又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即論語里仁篇中語。而與仁同過二語。以之釋觀過知仁。更爲確切明顯。又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即論語所謂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子思子受業於曾子。蓋述其師說也。又云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又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此即答樊遲問知問仁章之義。而其論三代文質之宜。百姓尊親之效。則論語略而表記詳矣。又云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此即論語臧武仲之例。惟表記普言之。而論語則專言武仲耳。又云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此即論語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之義。又云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此即論語所謂論篤是與。色莊者乎。而其句法。則與色厲內荏章相同。皆言表裏當如一也。然此皆著義也。若其微義。則更有進。表記首章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信於人。蓋人與人相接。其始也見以貌。其繼即以色。又其繼乃聽以言。故論語曾子言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而子夏亦言君子有三變。望其貌。即其色。聽其言。聖賢修身之學。最重貌色。言二者。子思子所述。乃孔門家法也。有三不失。斯可以寡過矣。是其微義一也。王道無所爲而爲。霸術有所求而爲。表記云報者天下之利也。鄭君注報謂禮也。禮尚往來。黃氏石齋謂不責報於人。而天下之子孫黎民陰受其利。善乎黃氏之言也。曲禮篇言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夫施者。豈必望人之報哉。天下之利。極言其效耳。鄭注以往來爲義。疑于隘矣。夫子答顏淵之問仁。極其效至於天下歸仁。答仲弓之問仁。極其效至於邦家無怨。表記言豈弟君子。強教之。說安之。極其效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此皆不責報於人。而人自報之者也。易傳曰。不言所利。大矣哉。若有爲而爲。則一己之私利。非天下之公利矣。此其微義二也。求仁必先主敬。論語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子夏言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實與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義。遙相承應。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又推言之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皆所謂仁也。表記言天下之表。惟在於仁。而首末二章皆言敬。蓋君子之學。始終一敬而已。一於敬。則爲上。爲下。治幽。治明。無所不當。求放心。而本心全。斯謂之仁。朱子論求仁居敬之要。屢見於答張南軒先生書。而尤詳於玉山講義。敬者仁之階梯。

敬與仁。一以貫之者也是其微義。三也。至是篇分章之法。義疏分爲八支。孫氏希旦集解因之。黃元同先生子思子輯解更爲詳盡。並宜參考。

緇衣篇大義

黃氏石齋緇衣集傳序曰。緇衣一書二十三章。皆本仲尼之言。雜引詩書以明之。凡十五引書。二十三引詩。其稱易者一而已。歸於恆德。言好賢惡惡之貴有恆德也。好賢不堅。惡惡不著。則爲上難事。爲下難知。上無定心。下無固志。而爵賞刑威皆不可用矣。仲尼思見聖人而歸於有恆。詩言民之秉彜。本於厥有。恆性蓋人性本善。理義悅心。見賢者而好之。見不肖而惡之。雖夷狄盜賊。其性一也。惟在堂陛之間。人人飾貌。則衡鑑難入於紛華之域。事事蕩心。則愛憎易變。以易變之愛憎。投難明之衡鑑。故上聽不清。下言愈亂。而緇衣巷伯之詩。顛倒互誦矣。

王氏船山禮記章句曰。緇衣者。蓋表記之下篇。其以緇衣名篇者。因篇內之文。猶士喪禮之下篇。以旣夕名也。表記續坊記而作。以敬爲本。以仁義爲綱。修身以立民極之道。盡矣。此篇所述。則以好惡言行爲大旨。蓋好惡者仁之端。言行者義之實。君子之居仁由義。以正己而物正者。於此焉。慎之。則不待刑賞而民自從矣。坊記以下至此三篇。本末相資。脈絡相因。文義相肖。蓋

共爲一書。而雜中庸於坊記之後。蓋戴記隨采而輯之。初無先後之序也。唐文治曰。余讀黃王兩先生之論。不禁喟然嘆曰。嗟乎。緇衣一篇。誠政治學之法戒哉。其要不外心術品詣兩端。心術之發也。爲好惡。本篇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夫緇衣之好。至於設館授粲。巷伯之惡。極於投畀豺虎。有北有吳。君子之好惡。無所不用其極。蓋不如是。則好賢不堅。惡惡不著也。余考大學一篇。一好惡以貫之。其要歸分三等。上焉者曰。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次焉者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下焉者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余嘗謂慢與過之人。其究也必至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何也。彼其不能舉。不能先者。有媚之之意焉。其不能退。不能遠者。有戀之之意焉。故必至於拂人之性。災逮其身。君子之修己也。在澄清好惡之原。而辨本心之是非。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本篇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然則本心是非之界。可不兢兢乎。任氏翼聖曰。天下之物。有善必有惡。人之情。有好必有惡。大學之格致。所以明此好惡也。誠意所以實此好惡也。正心所以端此好惡。使無不中也。即至於天下平。亦推此好惡以盡其極耳。大學言好惡最詳。而其道必自格致始。格致者。辨是非之學也。孔子言鄉人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曷由知其善不善。辨是與非而已。後世作好作惡者多。是非之界混淆。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國焉得不危亡哉。

若夫品詣之著者爲言。行本篇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又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有旨哉。愚按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蓋人與人相接。初見其服。繼聽其言。後察其行。故孟子論堯桀之分。亦以服言行爲斷。蓋千古治亂之樞機也。本篇又曰。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夫古之所謂游言者。特不可行而已。後世人主言詭異之言。行詭異之行。導民以機械變詐。上下相欺相蒙。無一出於至誠者。嗚呼。君民之性情喪而國家之魂魄離矣。

至於由心術而推之。其大要曰。貞教尊仁。而必先以章志。本篇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夷考史記魯世家周公之言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蓋惟上下之情相近相通相維相繫而後可以合而相作。此非上之人章志不爲功。章志者。事事以至誠相見。書盤庚所謂不匿厥指。詩節南山所謂俾民不迷也。後世爲治者。匿厥指而自矜其智。俾民迷而曰愚。其民是

欲一人獨智而使天下人皆愚一人獨安而使天下人皆危一人獨利而使天下人皆害一人獨生而使天下人皆死此所以亡國破家相隨屬也本篇又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吾謂心之與體猶君之與民也心術不可問不能章其志於天下是猶自戕其四體而必以民亡矣哀哉若夫由品詣而推之其大要曰敬曰恒本篇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又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又引南人之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卜筮猶不能知而況於人乎按周易大義坤元之貞本於敬以直內恆德之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古聖賢心法相傳在修己以敬蓋一敬可以勝百邪吾心誠能主敬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非僻之人無由而進非僻之事無得而干故曰精知略而行之略者簡也所謂居敬而行簡也且人必有貞固不搖之精神而後成貞固不搖之事業文王之精神在朝乾夕惕周公之精神在所其無逸故能扃固基隆奠八百年之國祚後世爲治者則反是故本篇又曰小人溺於水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惟不敬而無恆朝三暮四晝令夕更上以此謾其民下以此玩其上則必溺於民而死矣所謂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哀哉吾故曰緇衣一篇爲政治學之法戒愼而行之治平之道賅於是矣至此篇相傳爲子思子所作而經

典釋文。引劉瓛說。以爲公孫尼子所作。先師黃氏元同謂文選注引子思子有民以君爲心一事。意林載子思子有小人溺於水一事。則緇衣篇出自子思子明矣。文治按本篇首引詩大雅。次引書甫刑。與孝經相類。而篇中意義。上承大學之序。下開孟子之傳。非子思子不能作也。學者當以此篇與大學中庸坊表二記並讀。（馮氏郝氏謂此篇理不純正。極謬。姚氏際恆偏信劉瓛說。均不合。）

禮記大義卷四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奔喪篇大義

文治讀奔喪之禮。不禁泣然而歎曰。嗚呼。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或則宦學。或則任官。或則出而就事。不得不離其家。離其家則離其親。父母之心黯然。人子之心惻然矣。庸詎知一別而不得復見乎。則奔喪之時。人子之腸寸斷矣。余少作父母在不遠遊文。謂父母之年易盡。人子多遊一日。即侍奉父母少一日。又謂父母既離其子。其夢魂常依戀於其子之身。而人子遠離膝下。於父母起居安否。常心搖如懸旌。或有當父母疾病之時。而人子在外晏然歡樂者。則人子之夢魂亦常依戀於其父母。而況有意外之變乎。侍疾也。嘗藥也。祈禱也。皆不得躬親也。歛也。殯也。憑棺而踊也。亦不得躬親也。至是人子之腸寸斷矣。故不得已而惟有哭。本編哭字不可勝數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過國。至竟哭。望其國。竟哭。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回思父母屬纊之時。欲求一見其子而不可得。而人子之於斯時。欲求一見父母而不可得。其痛心腸斷。爲何如也。孝子之居喪也。始死充充如有窮。及殯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奔喪者。并此而不可得也。及葬送魂而往。迎精而反。反哭升堂。反諸其所養。反諸其所自作。奔

喪者亦并此而不可得也。然而不得不節哀以順變也。君子念夫始之者也。然而回思別其父母之時。未嘗不怨遠離其父母而拘恨於終天也。然則爲人子者。當嘗貴父母之年。而不可輕離左右也。然而爲人子者在父母之旁。不知愛日之不易得。泊乎奔喪而始追悔於無窮也。嗚乎。其何及也。吾所以大聲疾呼。願天下後世。讀是篇者。當親在之時。而及時以盡孝也。渰郇君以此篇爲逸禮。蓋古禮得於魯淹中。共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儀禮同。其三十九篇藏於秘府。惟此與投壺二篇。記者收之記中。余謂此說信然。蓋以本篇沈痛惻怛。當係周初之人。聞周公之彛訓者。爲之近姚氏際恒陸氏奎勳謂其句調與儀禮不同。或記禮者於石渠論禮之時。就古經中之可識者。意爲詮次。說亦近似。

問喪篇大義

王氏船山曰。問者設爲問答。以發明喪禮之意。蓋先儒讀喪禮而原其禮之所自生。一出於人心之不容已。先王特爲著明之。以盡孝子之所固有。則不能繇乎是者。必迷失其本心之仁愛。而非勉強難企之可原也。其言深切婉至。能傳孝子之心。以達於典禮。蓋有非秦漢以後諸儒之所能及者。凡此類其七十子之徒。受自聖門而述之者。與。

陳氏蘭甫曰。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禮謂問喪。云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三年問云。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躡躡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讀此二節。當無不泣下。霑襟者。使墨者。讀之。亦當爲之憮然也。

唐文治曰。善哉王陳二先生之說也。其感人者摯矣。本篇曰。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蓋在牀曰尸。則吾親已死。非復疾病之時矣。在棺曰柩。則吾親將葬。非復在牀之時矣。孝子之心。沉痛何如也。文治嘗謂人之生也。三年之愛。出入顧復。日在吾親。提抱之中。其後父母日嚴。入學就傅。則離親漸遠矣。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則去親愈疏矣。迨不幸父母既歿。三日而殮。三月而葬。則至親之人。變爲至疏之人。欲一追音容而不可得矣。孝子之心。沉痛何如也。是故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

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此孝子之心。無可如何者也。孝經喪親章曰。踴踊哭泣。哀以送之。爲之宗廟。以鬼饗之。記禮者。特引其文。而詮釋之。嗚呼。父母至親者也。而忍哀以送之乎。而忍以鬼饗之乎。此又孝子之心。無可如何者也。故曰。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文治嘗謂人之所以爲人者。性也。情也。良知也。若無性。無情。良知。漸滅。父母在不克盡其孝。父母沒不能盡其哀。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尙得謂之人乎哉。至本篇或問五節。以首節尤爲沉痛。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歛之也。夫父母之哭。死子也。無時不望其復生。則人子之哭。父母也。亦無時不望其復蘇。此至誠惻怛之情。非游夏之徒。傳聞先聖之訓者。烏能言之迫切若是哉。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蓋賢者當俯而就。不肖者當仰而企。居喪者讀此篇可矣。

按陳蘭甫先生引此篇入門弗見數語。與三年問篇凡生天地之間者一節。謂讀之可以泣下。諒哉斯言。余嘗講本篇悲哀在中一節。與檀弓篇喪禮哀戚之至也一章。諸生中亦有泣下者。

服問篇大義

王氏船山曰。服問猶言問服也。記未嘗有問答之文。而言問者。條析疑義以待問也。儀禮喪服一篇相傳以爲周公所制。其條列五服之施詳矣。先儒旣爲之傳。而有所疑者。又爲分別而發明之。雖略而未盡。而禮之以義爲節文者。皆自此而可類推矣。

文治按上篇詳言居喪之禮。此篇畧言喪服之義。疊引傳曰者。蓋舊有成傳。記禮者引而釋之。所謂記中有傳也。鄭君謂此篇乃遭喪變易之節。文治謂篇中最正大之義。曰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脫之借字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可謂仁至義盡矣。後世民德涼薄。自奪其喪。甚至自匿其喪。即不奪不匿。而對於三年喪服。概從輕略。期功以下。更無論矣。藉口異邦之風俗。蔑棄中國之禮義。其良心存焉否耶。又按姚氏際恒謂此篇周詳精確。多搜括零星事義。且說典制之文。而能絕去板腐。姿致橫生。亦是周秦妙筆。而陸氏奎勳則謂此篇倣儀禮傳文。然殘缺失序。覽之未能愜心。人之所見不同如此。

間傳篇大義

王氏船山曰。問際也。別也。問傳者。釋喪紀輕重之差。五服降受之節。以爲喪禮。喪服二經之傳也。讀者通於其義而類推之。則知禮非虛設而自然之節文。一因乎人情之實而不可損益矣。

姚氏際恒曰。篇中言哀之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凡五段。其格制雖本於荀子禮論。而辨別喪服倫等細密周詳較荀本但以吉凶憂愉分別爲說者不殊霄壤。於此見古人亦脫胎舊文。其妙如此。此篇立說較喪服傳雜記喪大記諸篇爲嚴立訓垂範甯嚴毋寬。君子有取焉。文治按記喪禮之文最整齊者。惟問喪問傳喪服四制三篇。而本篇尤爲周密。蓋喪紀者秩然有序之制。故成秩然有序之文。曰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此豈可僞爲哉。蓋皆本乎天性流露於自然者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仁人孝子當送死之時。藹然惻怛情貌合一。表裏相應。此之謂稱情立文。因以飾羣。然惟古之聖賢行之以爲矜式。而後世儒者因而記之。謂發於容體聲音者。當如是。發於言語飲食者。當如是。發於居處衣服者。當如是。蓋因野以成質。因質以成文。旣竭心思然後編爲禮制。乃破壞之者。病其拘束。變文爲質。變質爲野。如毛奇齡謂自古無斬衰之名。戰國後儒造儀禮。妄分父斬衰母齊衰二等。春秋以前並無父羸母縮之說。論語並無斬齊二名。此等議論實爲可詫。任氏翼聖駁之曰。周禮爲天王斬衰。后齊衰。記言爲天王斬衰。服父之義。爲后齊衰。服母之義。是分齊斬不獨儀禮也。檀弓曾申告魯穆。與孟子告滕文語略同。是齊疏

即齊斬也。古人未葬服斬不離殯宮。既葬而出。受以齊衰矣。不得以夫子見斬衰者。何不作不趨爲難也。若謂三禮俱屬僞撰。則後人論禮。復何據乎。文治謂非經。誣聖之漸。實始於毛奇齡輩。既毀及禮經。更何有於論語。夫論語所載。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蓋指席上與道路而言。豈有服斬衰赴他人。席行于道路之理。即使送葬。亦有帷以蔽之。毛氏昏妄至此。此王制所謂亂名破律。罪不容誅者也。姚氏際恒向來疑經語多雜惑。獨論此篇與前篇頗有特識。勝於毛氏遠矣。又按本篇間字舊讀如字。鄭君謂間傳者。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吳氏幼清謂間者。廁也。廁於其間而非正也。儀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分釋各章經文。此篇總論喪禮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廁於喪服之正傳者也。文治謂當從鄭君說爲正。吳說雖新巧。不足信。

三年問篇大義

此篇自三年之喪起。至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止。純采荀子禮論篇又。惟末引孔子語爲異。蓋記禮者之意。以三年之喪本於三年之愛。所以報本反始。故折衷於聖言爾。其爲文之悽愴。窮理之細緻。論加隆之義。確合天理人情之至。先儒已詳言之。惟經但言三年。而不言月數。

於是二十五月與二十七月之爭起。漢唐以來。三十六月與二十七月之爭又起。文治謂當以近代大儒顧氏亭林之說爲正。爰采錄而論斷之。

顧氏亭林日知錄曰。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曰。祥而禫。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又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玄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與王肅異。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其過於古人者也。下略

文治按。從鄭君二十七月之說。則合於禮經。合於他經。並合於春秋傳。若從王肅二十五月之說。則不合於禮經。不合於他經。並不合於春秋傳。此鄭君之說。所以至今遵用而不廢也。王肅

惟事事好與鄭異。不自知其持論之不通。而於先聖精意。明德厚薄。概乎罔知。審度嗚呼。說經關係世道人心。詎可有成見乎哉。

顧氏亭林與友人論服制書曰。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起於唐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已爲張柬之所駁。而今關中士大夫皆行之。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馮使倍之。故再期也。古人以再期爲三年。而於其中又有練祥之節。殺哀之序。變服之漸。以其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王有三年之名。而後爲之制服也。今於禮之所繇生者。旣已昧之。抑吾聞之君子之所貴乎。喪者以其內心者也。居處不安。然後爲之居倚廬。以致其慕。食旨不甘。然後爲之蔬食水飲。以致其菲。去飾之甚。然後爲之袒括。衰麻練葛之制。以致其無文。今關中之士大夫。其服官赴舉。猶夫人也。而獨以冠布之加數月者爲孝。吾不知其爲情乎。爲文乎。先王之禮。不可加也。從而加之。必其內心之不至也。其甚者。除服之日而有賀。夫人情之所賀者。其不必然者也。喪之有終。人事之必然者也。何賀之有。抑吾不知其賀者。將於除服之日乎。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是日也。以喪禮處之。而不可以除。將以其明日乎。則又朝祥暮歌之類也。賀之爲言。稍知書者已所不道。而王元感之論。則

尙遵而行之。使有一人焉。如顏丁子羔之行。其於送死之事。無不盡也。而獨去其服於中月而禫之日。其得謂之不孝哉。雖然。吾見今之人。畧不以喪紀爲意。而此邦猶以相沿之舊。不敢遽變。是風俗之厚也。若乃致其情而去其文。則君子爲教於鄉者之事也。

文治按夏氏心伯學禮管釋載沈執甫毛奇齡吳廷華諸家說。皆主三十六月。夏氏駁之。謂公羊傳明言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魯僖公薨。二十五月。文公納幣議昏。左傳以爲合禮。士虞禮又期而大祥。皆二十五月之證。豈得謂春秋經傳及儀禮記。非經典乎。至謂漢文以日易月爲古制未亡。此尤齊東野人之語。漢文自用其私臆。未葬以前。服斬衰。旣葬以後。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而除喪。何嘗有以日易月之明文。其曰以日易月者。乃應劭之曲說。顏師古已痛駁之矣。論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三年亦約略計之。言其再周之大數耳。以世俗育子之限。見聖人立言之精。即以聖人立言之精。證三年再期之數。可不煩言而解矣。其說甚辨而覈。然文治竊有進焉。亭林先生關王元感之說。又嘗許關中風俗之厚矣。居喪之制。君子貴考其實。苟有其實。宜諒其心。曲禮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是即終身之喪。則喪禮行。三十六月正孝子之至情。欲以報昊天罔極之德。以視後世居父母之喪。漠然無所動於中。

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耶。爲。人。子。者。當。時。復。蓼。莪。之。詩。與。孝。經。喪。親。章。論。語。宰。我。問。喪。章。可。矣。
又。按。陸。氏。奎。勳。謂。此。篇。意。味。甚。淺。若。所。云。大。鳥。獸。壹。使。足。以。成。文。理。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
盡。矣。其。立。文。亦。甚。拙。竊。謂。經。文。並。非。淺。拙。陸。氏。讀。書。太。淺。耳。若。今。是。大。鳥。獸。一。段。與。孟。子。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及。曲。禮。篇。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義。均。相。通。古。書。中。壹。
字。乃。專。壹。之。義。與。數。目。一。字。不。同。故。鄭。君。注。大。學。云。壹。是。專。營。是。也。壹。使。足。以。成。文。理。蓋。謂。先。
王。立。中。制。節。使。人。專。心。致。志。以。成。文。理。何。拙。之。有。至。羣。居。和。壹。之。理。即。天。地。間。之。生。理。也。孟。子。
所。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惟。送。死。無。憾。乃。終。養。生。之。事。故。曰。和。易。之。理。盡。是。以。讀。書。要。在。
細。心。

深衣篇大義

王氏船山曰。深之爲言。邃也。凡衣裳之制。各成齊而不相連。惟深衣裳連於衣。被體深邃。故謂
之深衣。深衣者。自天子達於庶人皆服之。爲之以布。緣之以采。天子諸侯服之以養老。大夫士
深衣以燕居。庶人則以爲祭服。古者衣冠之制。皆有定式。著之爲書。今皆佚而不傳。惟此衣者。
儒者以爲燕居講說之服。故垂及於周之末世。典禮淪廢。而其制猶可攷。是以得傳焉。夫一衣

之制。又非朝祭之盛服。疑若瑣細不足紀。乃其以飾威儀而應法象者。其用如此之大。不得而稍踰越也。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天之經地之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君子之所以異於野人而養其氣體。使椎鄙淫冶駘戾之氣潛移默化而不自知。誠人道之切要也。自晉以後。袴褶袍鞮。雜於朝祭之服。唐宋之主。因陋塗飾而無能滌正。而深衣一制。獨賴此篇之存。故司馬程張諸大儒。得以祖述而製之爲服。至於朱子詳攷鄭氏古註之文。折衷至當。復古而爲之式。俾學者得以躬被先王之法服。是知此篇之得不佚亡者。誠學者之大幸也。

姜氏兆錫曰。深衣燕居之服。鄭注朝服祭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而被於體也。深遂故名。此篇蓋言其制也。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此吉凶同也。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男女同也。

文治幼時作深衣攷。採朱子集中深衣制度爲主。輔之以江氏深衣考誤。後又參考禮記注疏。

章句義疏等書。乃知考據不必泥也。易傳曰。法象莫大乎天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取天地以爲法象。此篇精要之旨。曰。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是猶禮運六章十二衣之義。又曰。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規矩方圓之至也。人之品行當外圓而內方也。直者直其心也。平者平其心也。經又曰。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凡人莫不有抱負。所抱負者方與直而已。故人之生也。直不直則生理滅而生氣消。政爲敬之訛字。故曰直其敬。方其義。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可據禮文以證易傳也。易象坤爲布。又爲黃裳。觀衣裳之法象。時時內省其心。敬義立而德不孤矣。安志平心。不獨衣服深邃精神亦深邃而完固矣。故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所以教文教武。應世而濟變也。又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所以教孝教仁。齊家而執禮也。後世奇衺不衷之服。充塞宇宙。其奢侈者。誨盜其冶麗者。誨淫。天下皆誨盜誨淫之民國之所存者。幸也是以孝經曰。非法服不敢服。左氏傳曰。衣之屨服遠其躬也。廢法服而衣屨服。蓋不有其躬矣。

投壺篇大義

司馬溫公曰。投壺細事。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疏。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戒懼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可彷彿也。

王氏船山曰。投壺者。燕而主人以之樂賓也。其器以壺。義主於飲酒也。按燕禮記。脫屣就席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言若射則不必於射。或射或投壺。惟主人之意。故春秋傳。齊侯如晉。燕而投壺。是自天子諸侯。以至於士。苟有燕。皆可以此樂賓焉。然則投壺之禮。在燕禮之中。而別爲一節。而其禮雖視射爲簡。而內正外直。比禮比樂之意。亦具焉。古人斯須不去禮樂之實。亦於此見矣。此篇蓋古禮之逸篇。戴氏以其爲禮之小。故不附於十七篇之末。而雜之記中云。

文治嘗遊歐美諸邦。覽其風俗。燕賓之際。或娛以樂。或侑以歌。或晉以頌辭。竊嘆其與我古禮相彷彿。及返觀吾國燕賓之暇。或戲樗蒲。或雜聲伎。或一榻橫陳。飽飫罌粟。乃嘆吾國民。何不

肖。若。是。爲。之。痛。心。疾。首。不。能。已。迨。溫。讀。禮。記。投。壺。之。禮。詳。玩。司。馬。溫。公。船。山。先。生。諸。家。之。說。益。知。古。禮。之。可。以。興。國。也。夫。投。壺。一。藝。耳。而。入。之。於。禮。記。其。精。義。有。四。焉。一。曰。主。敬。考。本。篇。主。人。奉。矢。以。下。主。人。三。請。賓。再。辭。乃。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以。飲。酒。餘。閒。而。溫。溫。秩。秩。若。此。所。以。爲。敬。也。二。曰。崇。讓。當。卒。投。之。後。司。射。告。某。賢。于。某。若。干。純。命。酌。曰。請。行。觴。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此。與。大。射。之。禮。揖。讓。而。升。下。而。飲。相。類。雍。容。進。退。所。以。爲。讓。也。三。曰。尙。武。投。壺。亞。於。射。禮。而。有。取。於。馬。蓋。即。取。騎。射。馳。驅。之。意。一。馬。從。二。馬。以。慶。三。馬。旣。備。然。後。爲。勝。得。一。者。絀。焉。此。尙。武。之。意。也。四。曰。明。教。魯。薛。令。弟。子。辭。皆。曰。毋。懈。毋。敖。毋。偕。立。毋。踰。言。懈。大。戴。記。作。荒。偕。大。禮。作。倨。有。是。四。戒。子。弟。謹。於。威。儀。飛。揚。浮。躁。之。氣。暴。慢。僂。野。之。習。不。戢。而。自。消。此。其。教。化。又。在。於。無。形。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吾。國。爭。讓。之。界。懵。乎。其。無。所。知。對。於。國。內。則。無。不。爭。對。於。外。人。則。無。不。讓。而。進。以。四。者。之。教。又。按。本。篇。爲。禮。經。之。逸。篇。先。儒。已。言。之。大。戴。記。投。壺。篇。與。此。文。大。同。小。異。惟。曾。孫。侯。氏。今。日。泰。射。以。下。爲。小。戴。記。所。無。余。講。授。此。篇。曾。仿。儀。禮。分。節。法。加。注。今。並。錄。於。後。

投壺之禮至賓般還曰辟 以上請投

已拜受矢至揖賓就筵 以上就筵

司射進度壺至請主人亦如之 以上請賓

命弦者至太師曰諾 以上作樂

左右告具矢至鈞則曰左右鈞 以上請投視算

命酌曰至曰敬養 以上卒投飲不勝者

正爵既行至請徹馬 以上三投慶多馬此投壺禮之正經

算多少至皆屬主黨 此投壺禮之記

儒行篇大義

有非儒者。墨子是也。有貶儒者。韓非是也。有坑儒者。秦政是也。有以儒士投濁流者。朱溫是也。秦漢以後。道德墜地。儒林之禍。至不忍言。然而吾儒之正氣終不絕於天壤者。何哉。蓋儒行一篇。固中流之砥柱。世運升降之大坊也。昔周公作周官經。太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曰師以賢得民。曰儒以道得民。儒之名權輿於此。其繫於民也。負人倫。人紀。五典。五常之責。不綦重。

儒行本舊經
傷特至不為
篇固中流之
砥柱世運升
降之大坊也
昔周公作周
官經太宰之
職以九兩繫
邦國之民曰
師以賢得民
曰儒以道得
民儒之名權
輿於此其繫
於民也負人
倫人紀五典
五常之責不
綦重

哉。至孔子詔子夏。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君子儒者。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者也。小人儒者。百家衆技。致遠恐泥者也。而儒派已自此分矣。迄乎戰國。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無儒之實。冒儒之名。得志則囊金積帛。意氣揚揚。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無所不用其極侈。不得志則析言破律。亂名改作。甚且操縱天下之治亂。而覬收其利。其至于受坑也。雖曰天命。豈非自取之哉。然則自周初以迄暴秦。儒之名已由貴而之賤。儒之行亦每況而愈下矣。聖賢者起而採之。於是。有性情之教。有志節之教。孔子閒居篇。性情教也。儒行篇。志節教也。惟立志而後能立節。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匹夫不可奪志。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今考儒行篇。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其十六章大要。皆在激勵氣節。而歸本於仁。無非孔曾孟子之旨。然則此篇。縱非盡出於孔子。要亦七十子相傳之遺訓歟。司馬子長游俠傳。叙曰。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原憲傳載。憲在草澤中。窮閭藜藿。嘗語子貢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讀其言。令人嚮往不置。云。今試問。簞瓢陋巷之。

中。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蕭。然。物。外。味。道。之。腴。者。乎。然。適。弗。逢。世。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一。民。飢。曰。吾。飢。之。一。民。寒。曰。吾。寒。之。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豈。不。信。哉。且。夫。志。節。者。人。生。天。地。間。之。氣。骨。也。天。下。有。真。儒。者。不。以。軒。冕。肆。志。不。以。窮。約。趨。俗。舉。人。間。世。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夷。狄。兵。戈。患。難。皆。不。足。以。撓。其。心。吾。讀。古。來。名。臣。大。儒。列。傳。見。其。嘉。謨。讜。論。著。於。朝。廷。立。身。大。節。昭。乎。宇。宙。浩。然。若。河。嶽。之。峙。流。炳。然。若。日。星。之。燦。爛。及。見。夫。猥。瑣。齷。齷。之。徒。託。爲。文。章。變。詐。險。巧。夸。飾。淫。哇。酷。肖。其。人。偶。值。困。窮。則。侘。傺。無。聊。若。一。日。無。所。容。於。世。抑。何。卑。鄙。弇。淺。之。若。是。惜。哉。其。不。讀。儒。行。也。昔。者。孔。子。不。得。中。行。之。士。而。思。狂。狷。孟。子。言。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有。以。也。夫。然。後。之。讀。儒。行。者。多。譏。其。不。合。中。庸。之。道。惟。有。明。黃。石。齋。先。生。表。章。特。至。謂。東。漢。諸。儒。推。準。儒。行。以。爲。人。極。其。時。武。人。穉。子。皆。能。特。立。砥。礪。不。藉。誦。說。有。以。自。見。使。大。梟。鉅。雄。如。卓。操。之。徒。尙。俯。仰。以。畏。名。士。焉。文。治。謂。豈。惟。東。漢。當。明。隆。萬。時。楊。左。高。顧。諸。先。生。風。起。雲。從。屹。然。樹。名。教。綱。常。之。重。望。雖。逆。閹。氣。焰。亦。爲。之。銷。沮。然。則。儒。行。一。書。豈。非。世。運。升。降。之。大。坊。哉。爰。謹。採。黃。先。生。說。參。以。己。意。別。爲。附。錄。士。君。子。出。處。進。退。之。節。必。取。法。於。易。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以。易。義。釋。儒。行。聖。賢。之。志。也。世。之。爲。儒。者。必。學。道。以。自。愛。其。身。用。人。者。必。尊。儒。以。

補在德行下
故列於德行爾
游夏兩賢非不
長於德行也最
優在文學

重道於茲十六章中。得其一可列於儒。得其四五則正氣充盈而讒諂面諛者流不煩蕭斧而治矣。儒之行愈隆則儒之名亦愈重。大儒通儒純儒名儒日益多。俗儒鄙儒小儒貌儒日益退。孔明仲淹雖不世出魯兩生之高節。或者尙有其人乎。或曰孔門設四科。儒行以何者爲近。答曰儒者兼德行文學者也。入孝出弟窮理盡性儒之德也。潛研六藝淹貫古今儒之學也。德行以爲本文學以爲表。顏閔諸賢非不長於文學也。最優在德行。故列於文學爾。若夫言語政事亦一以貫之矣。漢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以爲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彼未聞乎大道之要。揣摹時尙良無足怪。遷固諸史迺專以通經咕嗶文章爾雅者列儒林傳誠淺之乎。測儒矣。或曰然則儒家流別與儒士異同可得聞乎。答曰孟子言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此言儒家無所不容也。韓非子顯學篇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此蓋戰國游士傅會之說不足信。荀子非十二子篇賤孔門諸儒語多誣妄。蓋亦韓非李斯輩所屢入陶淵明羣輔錄八儒篇雜採儒行經解之說。羽翼韓非宋庠已辨其僞。班氏藝文志言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於道最爲高。其議論至爲純正。蓋劉子政所傳古師之說也。若

夫儒爲已成道藝之名。士則間有未成者。然其大體不殊。蓋士者事也。儒者人所需也。惟有所事而後爲人所需。迂腐者不足以當之。王子墊問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尙志。又曰。仁義而已矣。儒行言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正以仁義爲本。至於通天地人。曰儒。推十合一爲士。則皆聖門一貫之道也。或曰。然則不言儒德而言儒行何也。答曰。德者得於心者也。行者著於迹者也。儒行專以發於外者而言。不特論仁一章。主形迹而不指心術。即以齊難恭敬先信中正之德言之。亦主乎居處坐起言行。皆發現於外者也。故不曰儒德而曰儒行。取其行之可以學習而易於效法也。若進而求儒德。則有論語孝經大學中庸諸經在。或又曰。衣食住三者。生人立命之原也。今儒行以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易衣而出。并日而食。樸陋已甚。僞儒託之。庸非弊乎。答曰。此指素貧賤行乎貧賤而言。若素富貴未嘗不行乎富貴也。且孔子論好學。必先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蓋儒者苟有志求道而不知內重外輕之義。則衣食住之念。憧擾於中。奔走干求。實自此始。昔大禹乘四載。奠高山大川。抑洪水而天下平。蒸民乃粒。萬邦作乂。而孔子贊之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於衣食住三者。一無所求。然後知能安天下之大貧者。乃能致天下於大富。孟子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令

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交。繡。良。貴。者。良。知。也。今。人。不。以。道。德。良。知。爲。教。而。惟。以。衣。食。住。爲。教。薄。儒。雅。變。儒。素。坐。令。國。民。心。志。浮。囂。庸。劣。馳。騫。外。觀。而。氣。節。乃。掃。地。而。無。餘。可。痛。也。哉。吾。所。以。表。揚。儒。行。者。正。欲。湔。惡。習。而。挽。頹。波。也。

附儒行會通周易微言

（參用黃石齋先生說）

自立章 儒者需也。四待字皆所謂需也。故需者乃出處之慎重。非辦事之迂緩也。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儒必有所蘊藏。而後有所待。故孔子言待賈。若誤以沾濡爲義。則夫卦所謂若濡。有愠矣。說文釋儒爲柔。亦屬一偏。儒者剛柔互用者也。

容貌章 讓者禮之實也。世所謂貌儒。君子不爲也。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豈飾僞之行乎。曰：如僞曰如愧。正不僞而不愧也。或謂如慢。不幾近於泰乎。曰：孟子言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蘇子曰：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又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備豫章 敬者天地所以存性。靜者陰陽所以復命。能敬以靜。則禍福不驚。而神明自定。易曰：由豫大有得。聖人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中庸曰：道前定。則不窮。此之謂備豫。

近人章 君以祿遠其臣。臣以義遠其君。君寶其土地金玉。則臣寶其仁義忠信。君以多積爲富。則臣以文章爲華。國非時不見。非義不合。人疑儒者之遠人也。而不知其非惡祿而逃之也。易曰：含章可貞。以從王事。又曰：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故曰：近人。

特立章 不虧其義。不更其守。是持志之事。不程勇。不程力。是養氣之道。過言不再。四句是定慮之志。有斯三者。故能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臨財不苟得。臨難不苟免。義利生死二關。俱能透過。故曰：特立。凡易言无攸利者。皆淹於貨財樂好者也。

剛毅章 天下禍敗皆自柔佞之人始。所以卑鄙無恥。逢迎而牟利者。不過爲飲食居處而已。儒者寡欲而壯志。故剛正嚴毅。焉得而犯之。或謂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不幾近於剛愎乎。曰：此蓋幾微之過。能自辨於心而早止之。不形諸事。故人不得而數之。易曰：困德之辨也。又曰：復小而辨於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顏子大賢之選。謂爲剛愎誤矣。荀子曰：有爭氣者勿與辨。夫剛毅豈意氣激烈之謂哉。

又自立章 君子處亂世。有至寶焉。忠信禮義仁。此五大寶者。小人不能奪。君子用之以爲甲冑。干櫓宮室城郭。守之以爲性命。蓋無有堅固於此矣。故曰：不更其所。易傳曰：履德之

基也。履者禮也。君子以非禮弗履。又曰恒德之固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方者所也。

仕章 爲貧而仕。則其仕賤。仕而不失其貧。則其仕貴。無求於上。則得不得何有於我哉。易節之需曰。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節之臨曰。甘節吉。往有尙。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此二者言夫抱節而仕者也。不出戶庭。苦節貞凶。言夫抱節而不仕者也。仕而有不仕之心。儒者之志也。不仕而有仕之心。鄙夫之志也。

憂思章 易曰不易乎世。又曰憂則違之。弗逢世故。不易乎世。先天下而憂。故憂則違之。弗逢世而猶憂世。非真儒不能。儒者以百姓爲性。以後世爲命。生當亂世。比黨之危。君子者衆矣。然若爲讒諂所危。而改易其節。以致後世失其模楷。則是儒者失其性命矣。故世有古今。志無伸絀。憂思在一時。而矜式逮乎後世也。

寬裕章 易曰履和而至。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學出於和。行出於和。通入於和。困入於和。儒有百行和一而已。和。非仁人不能用。君子養中。以致和。博以居之。篤以行之。故剛毅特立。備豫憂患。而不犯衆之所忌。以爲寬裕之至也。毀方非圓通而苟合也。易曰。方其義。義所宜斯。毀而合之。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其瓦合之道歟。

舉賢援能章 國家之敗。由人。臣之求富貴也。求富貴不足。而又舉其親。以爲羽翼。國家乃大不利矣。故余嘗倒言之。曰。苟求富貴。不利國家。夫親非不可稱。怨非不可舉。考其功與事而已。所以爲公之至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任舉章 道義之交。性命相依者也。朋友之誼。正而後。君臣之道。備使爲臣者。自私其身。利祿專於一己。不任一人。不舉一事。此則傭隸之流耳。儒者以善公之人。以賢分之友。以爵祿公之天下。而朋友之倫。於是明矣。易曰。我有好爵。我與爾縻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特立獨行章 易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兌爲口。巽爲伏。兌以陳之。巽以伏之。則樂行而憂違。故不輕而不沮。易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火之與澤。皆靜也。或上。或下。皆正也。同而異。則弗與弗非矣。孔子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睽之時。用大矣哉。

規爲章 天子有不仕之臣。則無參養。臣下之心。故儒者以尙志爲貴。易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正志則干祿者知愧。無疑則終遯者不悔。天之與山相望而不相接。不臣不事。非爲名高也。其規爲者。有素也。知服者服膺一先生之師法。彊立而不反。論語

曰。篤信好學。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庶幾近之。

交友章 本天者圓。本地者方。方而後能立。立而後能行。行而後義起焉。易曰。同人先號咷而

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聖人之貴同也。如此。故同義者。君子之事。同利者。小人之道也。豫卦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雷出地奮。同聲之象。兌卦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和兌之吉。同氣之象。若夫同而不和。則傷之者至矣。

尊讓章 儒者之務。至於仁而止矣。儒行言迹不言心。故此章之仁。專以迹言。所以發人事。發人理。達人情。而導天下於尊讓也。一國興仁。興讓。皆儒者分內之事。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古者君師之道。合君德。儒行一以貫之。天下文明。天下歸仁也。

命儒章 道之絀於勢者無他。曰貧賤而已矣。自以爲貧賤。則貧賤之人也。自以爲富貴。則富貴之人也。衆所謂貧賤。儒者不以爲貧賤。衆所謂富貴。儒者不以爲富貴。蓋富而不知好禮。謂之至賤。可也。貧而能有道德。謂之至貴。可也。先儒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恩也。累也。

閱也。干求之所致也。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惟見幾然後能戴仁而抱義，嗚呼！菲薄道學以儒爲戲，吾見亦多矣。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後之爲儒者，其勉！自兢惕而毋自改其氣節哉。

結論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篇中不字凡五十四，所謂有不爲也。儒有凡十七，有如此者凡十六，所謂有爲也。洪範言有猷有爲有守，惟有守而後有爲，亦即此義。余常欲以易經繫辭上傳釋鳴鶴在陰八節，繫辭下傳釋憧憧往來十一節，與儒行一篇，列爲彙訓，內而家庭子弟，外而學校生徒，其永寶斯言。

大學篇大義

文治昔讀大學，論其微義有四：一曰明德爲聖學萌牴，古聖賢相傳之心法也；二曰八條目以修身爲本，修身以誠意爲本，故誠意爲一篇之主，不必改古本也；三曰後世墨氏之害熾矣，愛無差等，其末流至非孝而無父，大學審本末厚薄，所以杜異端之弊也；四曰大學係文王所傳之教，周初成人有德，皆本於此。篇中四引書、康誥三引詩、文王篇可證也。循是四義，自謂得之。後讀鄉先賢錢竹汀先生大學論，乃知其於治平之道精矣，遂矣。謹採錄而引申之。

錢氏之言曰。昔孔子告曾子一以貫之道。後世尊之。以曾氏爲孔子之傳。禮記大學一篇。漢唐諸儒。皆不詳何人所作。朱子疑其出自曾氏。第於古無所考。學者猶疑信參半。然予讀大學書。與忠恕一以貫之之旨。何其若合符節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之治天下。國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於民。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非忠恕之道也。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即各致其修身之功。故不曰治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德者。人之所同有也。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與國人交。天子之視庶人。猶友朋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於上。庶人修其身於下。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己。不以己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己之所惡者。加諸人。夫然。故施之於家。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無辟也。施之於國。與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拂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一人之身。盡天下之情。絜矩之道。即修身之道也。由身推之。而至於家。由家推之。而至於國。由國推之。而至於天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忠恕。

而已矣。大學之功始於致知格物。物有本末。格物者格此物也。致知者知本之謂也。自忠恕之道不講而治與道分。本亂而求末之治。所由與唐虞三代之治異矣。

文治又申言之曰。所謂平天下者。平天下之不平。平人心之不平也。平人心之不平。其要在於絜矩以恕。而其大端在於謹好惡。辨義利。謹好惡者善用人也。辨義利者善理財也。斯二者性情品行之大原也。謹好惡而後性情正。辨義利而後品行尊。後之執政者不講大學之道。好惡乖違。始也限資格。引黨援。瑣瑣姍姍。皆爲黜仕。繼也使貪使詐。無側無陪。於是休休有容者。隱遯在野。媚嫉彥聖者。彈冠盈庭。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蓄及其身。並及其子孫黎民矣。哀哉。易傳言理財。大學言生財。苟不能生。何所謂理。且夫生財而曰大道者。何精而言之。性命之學也。以不貪爲富。以不蓄爲寶。清心寡欲是也。廣而言之。天地之道也。裁成其有餘。輔相其不足。美利天下是也。仁者以財發身。此至尊至貴之身也。孝經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論乾父坤母之義。天地間皆我身體髮膚也。天下有飢者有溺者。有慘罹兵革呼號無告者。皆吾毀傷之也。皆吾身之痛苦也。以財散於天下。使民各得其所。立人。萬人爲一體而已之身。乃大發於天下。此爲乾坤彌其缺憾也。一貫忠恕之道也。不仁者反是。專以發財爲能事。犧牲其身於財之

中始也。外本內末。巧立名目。苛斂賦稅。繼也。則磨牙吮血。剝膚敲髓。無微不至。出乎爾者。反乎爾。菑害並至。府庫非其財。而身與家與國與天下。皆不能保。此其身乃至賤至惡至不肖之身。下而淪爲禽獸之身矣。哀哉。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危也。菑也。所以亡也。不知謹好惡。辨義利也。不知一貫忠恕之道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雖在孺子。亦將竊笑其旁矣。哀哉。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皆大學之義也。世之盛也。政治與道德合而爲一。庠序學子。莫不奉大學爲入德之門。世之衰也。政治與道德判而爲二。迂大學不讀而劫運遂侵。尋而無已時。嗚呼。後之執政者。其鑒於茲文。

冠義篇大義

姚氏際恆謂此篇撮取郊特牲中言冠義者及士冠禮一二事。前後敷衍。以爲冠義一篇。昏義亦同。此冠昏義兩篇。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嗚呼。豈不謬哉。冠義等六篇。爲禮經釋義。自朱子以來。皆無異議。姚氏何人。獨敢輕詆之乎。且讀經貴乎明理。姚氏亦知國性國本之所在乎。蓋聖人之所以垂教與學者。所以爲學在爲人之道而已。論語首章言學。次章言其爲人也。孝

弟。明乎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人道之大者禮義也。一國多禮義之人。斯其國爲文明之國。故本篇曰。重禮所以爲國本。蓋國本之所在。即民性之所繫也。孔子言弟子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至於伯魚行冠禮。勉之爲周南召南明人倫之始也。滕文公爲世子。孟子告以性善。言必稱堯舜。非迂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猶可以爲善國。勉其善國性也。此亦滕文行冠禮後之事歟。本篇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者全而后禮義備。此與曾子言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子夏言君子有三變。子思子言貌足畏。色足憚。言足信。義皆通貫。有是三者而后民性和國性善。國本定矣。而其意義又有精粹者。筮日筮賓。行之於廟。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儀禮開宗明義曰。士冠禮。筮於廟門。鄭君注重以成人禮成。子孫也。此語實括冠禮之全。指教孝之道。基於是矣。若不成人。是不成爲子孫也。是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阼階。主位也。一家之盛衰興廢。皆係於此。付託豈不重哉。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文治謂爲子弟者。必先自敬其名字。自敬其名字。而後人得而敬之。荀子曰。學者學爲聖人。吾謂成人者。當成爲聖人。使天下皆敬其名字。則後世亦敬其名字矣。非聖人其誰與歸。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于斯時也。雖有不孝不弟。頑梗不馴之人。有不感且化者乎。立冠

去端。奠摯于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禮見也。皆所以愛之敬之尊之重之也。其所以愛之敬之尊之重之者。皆欲其自愛自敬自尊自重也。惟其能自愛自敬自尊自重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自古未有不能爲人而可以治人者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夫子戒以賊。夫人之子。鄭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戒以未能操刀而使割。又曰棟折榱崩。僑將壓焉。青年之士。無閱歷。無學問。訑訑然居民上。嗚呼。天之方蹶國。其殆哉。昔者魯哀公問政。孔子告以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又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舉凡明善誠身信友順親獲上之道。靡不賅括於是。先儒謂哀公會受業孔子。故誅之曰尼父。意者亦在已冠後之間歟。嗚呼。吾見夫末世之子弟矣。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陵蔑尊長。誣慢聖賢。一旦服官。妄自尊大。惟其言而莫予違。蓋古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治人。後世犯上作亂之習深。而即以之治人民之憔悴於虐政者。如水深如火熱如倒懸而莫之解。如是而國本焉有不危者哉。繫昔三皇之世。草木榛榛。鹿豕狃狃。黃帝慮人與獸之無別也。故制爲冕旒。以致飾於首。夏商以來。定爲冠禮。然則聖人之教人也。無非欲人之異於禽獸。而後世之教人也。惟恐人之不爲禽獸。嗚呼。如是而國本焉有不危者哉。吾故特大聲疾呼。揭本。

篇之旨曰。重禮所以爲國本也。至於繕國性。定國基。則冠禮之復於今日。尤不容緩者也。

昏義篇大義

易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夫。婦者。人倫所由始。人紀所由定也。故咸卦曰。取女吉。止而說。男下女。家人卦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其初爻曰。閑有家。二爻曰。在中饋。至矣哉。其教化之權。輿乎天地之大德。曰。生。乾坤生六子。六子生六十四卦。是即生生之象。人之生不能無羣。昏禮者所以爲人羣之範也。記禮者於是釋其義。哀公問篇。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又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夫聖人之論昏禮。何若是之重哉。本篇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又曰。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若是者所以教婦德。謹婦功。明婦職。且一家之或盛。或衰。或長。久。或不長。久。皆視乎婦之賢否。一家有秩序。而

後。一國有秩序。一家能和理。而後一國能和理。由齊家而推諸治國。故曰爲政先禮。足以振國。恥者此也。且夫聖人制禮。必始於男女。有別何哉。友人曹氏叔彥曰。所謂別者。有別於未昏之前。有別於既昏之後。在未昏之前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故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其禮至繁至嚴。無非慎之于始。鄭君坊記注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此之謂也。其在已昏之後者。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以及內則所載制度儀文。是也。邵氏位西曰。昔聖人制喪祭朝聘燕飲交際之禮也。莫不望人爲孝子。爲悌弟。爲忠臣。獨至於男女之間。一切爲之禁防。不啻虞人以禽獸之行。而嚴立制度以別之。後世幾何不大怪以爲不近人情之所爲。而不知聖人制此。有不得已也。蓋深見夫萬事萬物。莫不由夫婦之倫以起。此而不正。將其他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上下之倫。舉不可得而正。夫然。故要其極而爲之制。使各有其截然不相易者。而後相孳相息。于無窮千秋萬世人類。所以不絕。輿臺厮役皆得保有其室家。此聖人別之之自也。按本篇云。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善乎邵氏曹氏之論。慎乎其有界限。而不可稍踰矣。且吾嘗攷詩義十五國風多變風。而惟周南召南爲正風。何也。蓋詩與禮相表裏。關雎夫婦之好。逮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曰友曰樂。惟其和。

理也。桃夭。齊家也。曰宜其家人。能和理也。鵲巢。夫婦之成德也。采芣采蘋。婦道也。所以供祀宗廟也。曰夙夜在宮。有齊季女。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也。何彼穠矣。王姬之化也。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肅理也。雝和也。觀王姬車之肅。雝而知其德之能和理也。反是而爲谷風之詩。曰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則此離矣。又爲蟪蛄之詩。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則爽德矣。至如南山之詩。曰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可見其時有不告父母。不用媒而取妻者矣。何怪內亂。烏獸行。有如齊襄其人者。君子讀詩至此。不忍言矣。司馬子長曰。桀之放也。以妹喜。紂之殺也。嬖妲己。幽之禽也。淫褒姒。吾謂春秋之世。晉之亂。以驪姬。魯之衰。以文姜。陳之亡。以夏姬。衛之亂。以南子。厥後漢有呂雉。唐有武曩。女禍之熾。幾幾乎史不絕書。人倫之不明。昏義之不講。而家國民生。胥受其禍。可勝痛哉。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夫有室。有家。禮也。然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近世倣效西俗。趨向自由。夫男女相友相敬。而臨之以父母。重之以媒妁。未始非禮意之所許。而乃一切掃除。參以謬妄之學說。雜以非僻之邪行。不知天下之情。敬則持久。苟則易。睽。惟其輕於合。故輕於離。是以夫婦之道。苦青年自殺者。比比皆是。哀哉。哀哉。此吾所以大聲。

疾呼欲以昏禮大義救之也。至此篇之末。載天子與后配日月。日食則天子修六官之職。月食則后修六宮之職。此非爲災祥迷信也。蓋因日月之食。以自省其過失。而修政治之闕。所謂禮與政相通者也。漢匡稚圭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後世爲政者。誠能明乎禮教之始。萬福之原則。所以修正昏禮者。可不敬哉。可不慎哉。

鄉飲酒義篇大義

本篇曰。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又引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嗚呼。今世鬪辨繁矣。人禍亟矣。王道迂闊而莫爲矣。刼運之興。非一朝一夕之故。欲有以救之。舍鄉飲酒禮。其奚由蓋鄉飲者。天地仁義之氣。所由聚。孝弟觀感之情。所由生。而國家德教政治。所由布也。吾嘗考其義實。即養老之意。而其制畧殊。養老之典。天子諸侯行於學校。見王制文王世子篇中。而鄉飲之禮。孔氏冲遠。以四事分之。吾謂可括以兩事。一則鄉大夫謀賢能於鄉先生。而賓興之。升於司徒。以所升者爲賓。其次爲介。所以尊賢也。一則謀齒德之優者爲賓。而行敬養之禮。所以養老也。禮運載孔子與於蜡賓。論語載鄉人飲酒。皆屬第二事。而必以齒德皆尊爲貴。故曰。義主。

於。養。老。也。伊。昔。周。文。王。岐。陽。宣。化。善。行。養。老。之。政。孟。子。稱。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然。則。當。時。歸。周。者。豈。第。伯。夷。太。公。哉。蓋。耆。年。碩。德。之。士。趨。之。若。流。水。矣。

史記周本紀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

商。盤。庚。之。訓。曰。毋。侮。老。成。人。而。紂。乃。哂。其。耆。長。舊。有。位。人。康。誥。曰。女。不。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蓋。商。之。老。成。人。皆。歸。文。王。奉。以。爲。訓。如。是。而。周。焉。有。不。興。紂。焉。有。不。亡。者。哉。及。周。之。衰。厲。王。惡。聞。其。過。召。穆。公。傷。之。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厥。後。幽。王。煽。虐。凡。伯。思。召。康。公。而。刺。之。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鄭。君。箋。云。哀。其。不。高。尙。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夫。不。尙。有。舊。德。之。人。至。於。日。蹙。國。百。里。君。子。讀。詩。訖。於。變。雅。之。末。篇。爲。之。傷。心。掩。涕。焉。此。無。他。末。世。鄉。飲。之。禮。廢。而。遺。棄。老。成。人。故。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舊。室。也。三。老。之。所。次。也。巨。室。之。所。慕。一。國。天。下。慕。之。所。慕。惟。何。德。教。是。已。故。曰。沛。然。溢。乎。四。海。可。見。鄉。老。之。所。萃。乃。德。教。所。由。生。故。鄉。飲。酒。之。禮。鄉。自。治。之。權。輿。也。道。德。之。純。粹。言。論。之。公。正。品。詣。之。端。方。皆。當。於。鄉。飲。時。觀。之。推。之。教。育。之。宗。旨。地。產。之。出。納。保。衛。之。安。全。亦。可。於。鄉。飲。時。決。之。故。曰。鄉。飲。者。國。家。德。教。政。治。所。由。布。也。且。夫。治。平。之。要。基。於。秩。序。而。欲。子。弟。之。服。習。秩。序。必。始。於。長。幼。之。節。本。篇。曰。民。知。尊。

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是則鄉飲尊長之禮。實爲安國之本。故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末世子弟。傲慢成習。輕蔑禮儀。不知尊長。違論養老。如是而冀其尊君親上也。豈非背道而馳哉。欲有以救之。舍鄉飲其奚由。曩讀陳左海先生請郡縣廣行鄉飲酒禮議。以爲救國救民之要。無踰於此。亟錄之。爲有心世道者告。世之不知讀經與夫講經而不知實行者。當憬然悟矣。

陳氏左海擬請郡縣廣行鄉飲酒禮議曰。三代之法。有留之百世而可行。行之一日而立效者。鄉飲酒之禮是也。古者聖王知民之聚而不能無爭也。又慮民之勞於耕穫而曠於孝弟也。於是因其農隙。制爲鄉飲酒之禮。以正齒位。其時則春秋及十二月及三年大比。其主人則鄉大夫。黨正。州長。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坐主人於東南。僕於東北。賓於西北。介於西南。其牲則狗。其樂則工歌鹿鳴之三。問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合樂關雎之三。鵲巢之三。尊於房戶之間。羞出東房。洗當東榮。其鄉之大夫士必來觀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謂鄉之卿大夫士以年與賓衆相次也。不齒者。席於尊東也。周官師氏。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

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鄭氏注謂族無飲酒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古文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釀。蓋不得官物。而合錢飲酒。是周時百家以上。皆有飲酒禮。其讀法書賢視黨正也。古者鄉飲酒禮。罰不敬撻其背。閭胥凡事掌其比。釁撻罰之事。賈公彥謂鄉飲射之罰。輕者以釁。重者撻。是鄉飲有失禮之罰也。周禮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禮記曰。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言治者莫不貴教化。言教化者莫不首學校。然後世學校所以教者。無父師少師門塾之法。所以升者。又大異於古鄉舉里選之制。獨鄉飲酒禮可數以爲立德行耳。自周衰禮失。秦棄詩書。漢高帝引兵圍魯。魯中尙弦誦習禮。於是諸儒始得講習飲射。及東京永平二年。迺詔郡國通行鄉飲酒禮於學校。鄭康成儀禮注云。今郡國十月行飲酒禮。漢官儀云。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太學生。太初元年。詔於鄉射月一饗會。應劭曰。漢家饗射。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俎。皆如士制。是漢時鄉飲射。皆約古州長黨正之禮。爲之。晉束皙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補笙詩以綴不備。唐以後。鄉射廢而鄉飲猶存。貞觀及開元六年。並放鄉飲酒禮。天下令牧宰每歲十二月行之。選舉志云。鄉貢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

艾序少長焉。此賓賢序齒併而爲一之始。而禮樂志云。州貢明經秀才進士孝弟旌表者。行鄉飲禮。刺史爲主。季冬正齒位。縣令爲主。則固秩然分矣。宋淳化三年。禮院詳定鄉飲儀。不果行。政和三年。改州郡鹿鳴宴爲鄉飲酒。紹興十三年。從禮部言取明州已行鄉飲酒儀制。與比部林保所奏定規式參酌。修具鏤板。頒行其制。兼有約束九事。十七年。國子監請令郡縣科舉之年行於庠序。二十六年。詔行於里社者聽。明初鄉飲禮詔天下每歲再行。洪武二十五年。再定圖式。坐席別三等。聽律責頑民。其法轉煩苛而不可用。頗與古經違異。然吾嘗觀漢以來循吏儒林師古之效矣。韓延壽之守東郡也。修治學宮。春秋鄉社。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三歲斷獄大減。爲天下最。伏湛之在平原也。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建武五年。奏行鄉飲禮。遂施行之。李忠之守丹陽也。起學校。修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秦彭之守山陽也。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修升降揖讓之儀。百姓遵奉。莫有欺犯。鮑德之守南陽也。修起黌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劉昆之在陳留也。教授生徒饗射。備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縣宰每率吏屬觀之。裴耀卿之刺宣州也。與百姓行禮奏樂。至白華華黍由庚南陔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

義。或有泣者。李栖筠之刺常州也。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變俗移風。其效如此。且夫是禮之所以善於變俗移風者。何也。人性雖殊。莫不固有其仁義之本。人情雖戾。莫不屈於禮法之場。今自賓主相接。介僕相輔。先禮後射。非爲飲食。則知尊讓而不爭。盥洗揚觶。拜至拜洗。拜受拜送。則知絜敬而不慢。坐立有等。則尊長之義明。加豆有數。則養老之義著。主人速賓及介。拜賓及介。與衆賓有差。則貴賤之義別。揖讓獻酬之節。賓介衆賓繁省不同。則隆殺之義辨。工告樂備。乃立司正。則知能和樂而不流。賓主迭酬。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則知能弟長而無遺。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節文終遂。則知能安燕而不亂。尊讓不爭。絜敬不慢。尊長明。養老著。貴賤別。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故鬪辨暴亂之禍。由此息而入孝。出弟之行。由此立。此皆所以束人於禮樂之域。而導之於正身安國之塗。是以其教易成也。今民之失其道久矣。邪說詖行日興。奸慝莠稂日蔓。棄忠信。作壽張。私妻孥。薄父母。蔑長幼之序。隳尊卑之防。疆凌弱。衆暴寡。訟獄蕃。鬭爭恣。冶南之俗。尤好讎鬪。殺人如刈菅。然急則鬻尸買兇。善者不能自脫于網羅。惡者益肆其爪牙。縱之則狼吞。捕之則狐竄。有司患其然也。非有叛亂之跡。盜賊之蹤。動臨兵旅。雞狗擾驚。累月窮年。莫得要領。抱薪救火。

政。胡。以。平。然。而。欲。正。其。本。惟。有。制。之。以。道。返。之。於。禮。教。而。已。矣。禮。教。之。上。下。相。親。長。幼。相。受。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者。莫。若。鄉。飲。語。曰。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夫。朔。望。讀。法。旗。亭。懸。令。雖。皆。示。民。之。則。不。如。使。民。以。身。自。納。於。軌。物。之。中。之。爲。愈。也。學。者。與。士。大。夫。不。急。于。修。身。盡。職。而。日。事。博。奕。娛。戲。以。翫。歲。愒。日。武。生。不。知。詩。書。往。往。武。斷。鄉。曲。以。撓。官。法。亦。不。如。閑。之。威。儀。揖。讓。之。節。之。爲。愈。也。今。會。典。鄉。飲。酒。禮。文。具。而。已。自。順。天。府。庠。外。莫。之。施。行。又。古。者。黨。五。百。家。有。庠。今。舉。縣。人。戶。不。啻。百。之。一。庠。不。足。以。容。取。近。遺。遠。則。四。郊。之。民。末。由。編。習。於。禮。誠。令。三。年。貢。士。之。歲。輒。以。鹿。鳴。宴。爲。鄉。飲。禮。又。令。天。下。學。校。及。四。郊。里。社。百。家。以。上。皆。行。鄉。飲。畧。仿。周。官。州。長。黨。正。族。師。之。意。而。參。用。禮。經。會。典。之。儀。爲。之。規。約。郡。中。守。爲。主。人。州。縣。牧。令。主。之。四。郊。丞。分。主。之。耆。年。致。仕。德。望。懋。著。者。爲。大。賓。處。士。賢。者。爲。介。與。三。賓。餘。爲。衆。賓。教。職。爲。司。正。生。員。爲。贊。禮。執。事。設。樂。設。饌。設。律。案。其。儀。式。依。大。清。會。典。其。坐。序。依。大。清。律。例。高。年。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齒。列。違。者。論。答。如。律。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不。得。紊。越。正。席。違。者。以。違。制。論。如。令。歲。以。孟。春。孟。冬。行。之。其。酒。肴。庀。具。仿。古。者。閭。共。祭。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禮。樂。之。器。毋。致。奢。靡。素。豫。擇。賓。宿。戒。肄。儀。及。期。長。官。親。率。鄉。人。行。事。無。失。度。數。無。視。虛。文。上。下。相。親。長。

幼。相。受。父。兄。之。率。先。也。順。子。弟。之。觀。摩。也。深。既。有。以。生。其。遜。悌。之。心。而。消。其。粗。鄙。桀。驁。之。氣。又。可。以。察。其。鄉。之。賢。否。因。立。鄉。正。族。正。而。寄。之。以。旌。別。淑。慝。之。宜。如。此。而。焉。有。獄。不。息。俗。不。成。者。哉。近。奉。明。詔。令。天。下。舉。行。保。甲。法。聯。俗。詰。奸。至。爲。明。密。若。復。徧。行。鄉。飲。酒。禮。以。通。物。情。以。寓。教。化。且。甲。長。之。中。即。可。舉。爲。賓。介。擇。爲。鄉。正。族。正。無。爵。秩。名。器。之。授。而。有。官。司。尊。敬。之。榮。二。法。相。輔。百。姓。孰。不。樂。勸。相。從。久。而。不。倦。者。哉。故。曰。行。之。一。日。而。立。效。者。此。也。或。曰。獷。悍。之。民。當。用。威。嚴。不。可。純。任。德。禮。不。知。文。翁。改。蜀。地。蠻。夷。之。風。長。公。除。潁。川。怨。讎。之。路。禮。教。之。於。以。化。民。成。俗。曷。嘗。不。捷。如。影。響。乎。夫。以。周。官。之。法。迂。濶。難。行。而。韓。延。壽。伏。湛。李。忠。秦。彭。鮑。德。劉。昆。裴。耀。卿。李。栖。筠。等。所。爲。垂。諸。青。史。豈。欺。人。哉。世。俗。即。不。欲。高。論。三。代。獨。奈。何。不。求。漢。以。來。故。事。而。一。試。之。也。按此文較繁當節取其意而行之

射義篇大義

曹氏叔彥釋儀禮鄉射禮曰。禮極繁密。而爲先王用意最深之處。射禮是也。先王爲政。無非使人相生相養。而又必使之相保。庶生養賴以長久。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聖人作爲弧矢。以遏亂禁。暴然兵凶。器禦亂在此。作亂即在此。所以先王之制。使兵農爲一。兵士爲一。凡服田力穡。

之人。即敦。詩悅禮之人。亦即折衝禦侮之人。所以射爲大禮。十七篇中有吉凶賓嘉之禮。獨無軍禮。射卽軍禮也。軍而以嘉行之。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必先行飲酒禮。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進退揖讓。皆應乎禮。蓋禮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動作威儀。以定命。君子爲禮。於是乎至矣。周禮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此篇未見詢衆庶之事。射義曰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廷射。蓋所謂詢衆庶也。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所謂古者於旅也。語也。射者習乎禮樂。純乎道德之美。如此。是以用之於禮儀。則有叙用之於四方。則無敵。近世羅忠節與弟子講明禮樂經世之務。其後卒以子弟兵戡夷大難。可謂得射禮之遺意者矣。又釋儀禮大射儀曰。鄉射教士衆也。大射練將帥也。天子諸侯之射。有賓射。有燕射。有大射。大射者。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射。以觀其禮而擇士也。祭何以必擇士。擇士何以必行射禮。天子諸侯。以保守其祖父所傳之天下。國家爲孝。必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內足以正德。利用厚生。外足以折衝禦侮。然後可以保社稷而妥神靈。故記曰。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言其能保民否也。又曰。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言其能任職否也。天子之選諸侯。與諸侯之選士。其義一也。古者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等而下之。凡立于朝。升於學。

者。皆明于修己治人之道。而有折衝禦侮之能。詩出車勞還率也。此大射之效也。杙杜勞還役也。此鄉射之效也。降及春秋。孟獻子曰。晉帥乘利。帥必有大功。大射之遺意也。晉侯登有莘之墟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鄉射之遺意也。

文治按射禮之目。孔氏冲遠言之最詳。而王氏船山則謂射禮有五。一鄉射。鄭氏所謂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二大射。諸侯與其臣習禮於國學。王制所謂習射上功是也。三燕射。君燕其臣。獻舉而射。燕禮所謂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四賓射。鄰國之君大夫來觀聘於燕而射。若春秋范鞅來聘而與射是也。五澤宮之射。天子將祭。則先時蒐苗獮狩。明日以其所獲致之澤宮。會助祭之諸侯及卿大夫士射。楛質。射中者得禽。而射於射宮。又中。則與於祭也。今儀禮存者有鄉射大射二篇。此篇發明其義。燕射既同鄉射。大射當同賓射。惟澤宮之射其義畧異。此說簡而明。惟澤宮之射實已該於大射之中。王氏分而言之。別備一義。若夫古聖人教射習射之意。曹氏論之精矣。文治竊嘗引中其說。晋文作三軍。謀元帥。趙襄曰。卻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德義禮之本也。蓋古之爲將帥者。必通於禮樂詩書。而後兼資文武。厥後晋國以霸。豈非射義之明效大驗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鄉射也。子

路文武兼資者也。執弓矢出延射而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何也。賁軍亡國不忠者也。與爲人後與者強參與也。說詳茹經 堂文集不常爲人後而後之不孝也。不忠不孝是不仁也。公罔之裘序點楊鱣而語。一則主孝弟好禮修身俟死。一則主好學好禮旄期稱道不亂。皆仁道也。故篇末曰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求反諸己而已矣。孟子亦曰仁者如射。言泯人已之見也。國民心理之大患在乎有己而無人。能正己則身正。能不怨人則先人而後己。宇宙乖戾之氣自此消而凡民私己之心亦不戢而自化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是說也。文治講論語嘗紉繹之以爲權利之爭。意氣之爭。君子固無是也。若夫事理之是非學說之邪正民生之利害休戚皆君子所常爭。然則曷謂君子無所爭。曰以上所言皆無形之爭。而射則尙武有形之爭也。以有形之爭而能平其心和其氣表其禮讓此可以觀其德行矣。德行者大公無我之心。聖門克己之學也。故曰仁也。夫天下豈有好爭不已有己無人而可以處於世界之內者哉。或者曰如曹氏所言天子諸侯以保守其祖父所傳之天下國家爲孝。豈非私哉。曰是大不然。蓋孝經之所言謂天子諸侯所行不仁不能保其人民以致不能保四海保社稷至于外侮憑陵他人入

室。乃拱手退讓之。不暇。如是而可以爲忠。可以爲孝。可以爲仁乎。是故欲明天下之治亂。先察一心之公私。

燕義篇大義

王氏船山曰。儀禮存者。有燕禮一篇。而此釋其義也。鄭氏曰。諸侯無事。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是爲君燕。本國之臣言也。乃燕禮篇有公與客燕之文。而記曰。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其介爲賓。則其燕他國之使臣。禮亦畧同。聘禮所云。燕無常數。是也。又諸侯朝於天子。皆有燕焉。周禮典客云。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其禮無考。要之不具牢鼎。而獻酢酬旅。脫屣升席。行無算爵。以盡君臣賓主之歡。則一也。此篇所論。則皆以君燕其臣而言爾。

曹氏叔彥釋儀禮燕禮曰。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尊尊賢賢之禮也。古之君人者。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夙夜兢兢。君臣交警。及政事之暇。相與燕飲。以講道行禮。通上下之情。燕禮君與臣燕。而必立賓主者。飲酒之禮。必有賓主。孟子曰。禮之於賓主也。禮於五倫無不備。而賓主之間。節文尤多。臣而以爲賓。尊賢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別嫌明微。所以定上下也。與卿燕

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不以所燕者爲賓。燕主歡。賓主敬也。主人先獻賓而後獻公。明君尊賢之意。公不自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既獻公而後酬賓。尊公也。酬勸酒也。必獻公而後敢勸賓酒也。賓爲公舉旅行酬。而後獻卿。承君之惠以行禮也。獻大夫獻庶子。皆同此義。公再舉旅。歌樂備作。節文充實。禮莫盛也。歌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文王爲諸侯。燕羣臣。嘉賓勞使。臣之詩也。合鄉樂。風化之本也。凡文王時詩。皆在小雅。文王既沒。追尊之詩。乃在大雅。故大雅以文王在上發端。此周公制樂之精義也。燕大射。皆歌文王爲諸侯時詩。以文王之道爲萬世爲諸侯者法也。此周公制禮之精義也。立司正命諸公卿大夫。君曰以我安。皆對曰敢不安。及無算爵。命曰無不醉。皆對曰敢不醉。君臣和樂恭敬之情。萬世之下。如或見之。公命徹罍。必盡醉乃已。易曰。非收勿冪。有孚元吉。此之謂也。古之君臣文焉。而情通。降及春秋。下陵上替。故八佾一篇。歎息痛恨於僭禮之臣。戰國之時。諸侯驕侈。故孟子極論尊賢之義。詩天保之序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於燕禮見之矣。

文治按是篇精義有三。曰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

其藝而進退之。游卒者。未仕者也。未仕者。而俾之修德。學道。教不賢者。而使之賢也。人知修德。學道。則國無游民矣。是於未行燕禮之前。先寓教養之意。其精義一也。曰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是以國安而君寧。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夫釋燕義而及於什一之稅何也。周易夬卦之象傳曰。澤上於天。君子以施祿及下。君與臣。燕有施澤及下之義。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故於和樂之中。明示節制之意。勞民勸相。息蜡吹豳。樂民之樂。實基於此。後世借公家之宴。商奪百姓之財。古今人抑何相懸若此。其精義二也。曰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宣上德。通下情。上下既無隔闕於平等之中。秩然示貴賤之有序。孟子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君子讀詩。至湛露彤弓。有駸諸篇。不禁神遊於其際焉。其精義三也。至方氏望溪謂冠昏鄉射聘五篇。皆首揭本義。不應于此篇篇首漫引周官庶子之文。且終篇言燕羣臣。並未及公與族燕之禮。而篇首特言及庶子之職。何義乎。蓋因篇末有獻庶子之文。注家引周官以證。而編者誤置篇首耳。芮氏城姚氏際恒直謂首節宜刪去。文治竊謂古經文法。不必同於今人之文。記者或有深意。詎可輕加訾議乎。

聘禮篇大義

曹氏叔彥釋儀禮聘禮曰。聘禮者。天子主之。而諸侯務焉。所以使內不相陵。外不相侵。禮之大者也。古云。卿大夫皆有道德。學問。文章。周公著爲典型。以觀德行。千載後讀之。尙可想見其齊莊中正。恭敬。溫文之度。而使情慢邪僻之氣。不沒於身體。周文郁郁君子彬彬。於此可得其大概焉。蓋古者聘問之禮行。而諸侯相親睦。愛敬之道。徧於天下。內可以弭亂。臣賊子之禍。外可以禦戎狄豺狼之患。故陳衛方睦。州吁之亂。人人討之。齊桓公合諸侯。邢遷如歸。衛國忘亡。禮之遺教。所繫大矣哉。昔者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說者以爲是儀也。非禮也。不知禮之所尊。尊其儀。苟得其儀。進退揖讓。無非天經地義之所存。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春秋列國君大夫朝聘。每於其敬肆之間。知其禍福。而接禮賓客之善否。即可以見政治之治忽。故舜賓於四門。四方諸侯賓客皆敬。孔子爲魯相。四方至者不求有司。否則陳靈無禮。單子知其必亡。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於此見之矣。

文治按近世侵畧之禍亟矣。豪傑之士。常欲設立模範國。整飭內政。修明禮義。與列國締約不

相。憑。陵。與。民。休。息。以。成。世。外。之。桃。源。善。哉。其。用。心。也。然。而。不。有。矜。式。曷。臻。上。理。吾。謂。設。立。模。範。國。者。學。禮。而。已。讀。聘。義。而。已。聘。義。之。辭。曰。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君。子。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又。曰。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又。曰。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勇。敢。強。有。力。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鬥。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此。數。十。語。者。以。之。救。世。界。列。強。相。爭。之。禍。何。嘗。不。簡。而。易。行。乎。蓋。人。之。生。不。能。無。羣。羣。之。分。其。爭。必。大。爭。者。民。之。情。也。相。爭。者。國。之。所。不。能。免。也。無。禮。以。治。之。則。慘。殺。之。端。日。以。熾。而。人。類。無。甯。靜。之。日。人。道。常。有。滅。亡。之。懼。聖。人。欲。有。以。淑。民。之。情。範。國。之。性。於。是。乎。聘。禮。興。焉。犧。牲。玉。帛。以。將。之。文。辭。方。策。以。通。之。示。之。以。輕。財。宣。之。以。敬。讓。而。國。中。勇。敢。強。有。力。者。亦。且。相。觀。而。化。循。禮。安。分。有。以。消。其。血。氣。之。偏。激。無。敢。犯。上。而。作。亂。者。如。是。而。內。闕。息。外。交。和。國。之。模。範。孰。有。大。於。是。者。乎。伐。木。之。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人。生。天。地。間。莫。患。乎。友。讎。不。分。而。國。立。於。世。界。間。尤。莫。患。乎。友。讎。不。分。然。則。何。以。辨。友。讎。

其樞機在聘使而已。聘使得其人。讐可化爲友也。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聘使者。非獨觀其才。必當考其德。其德維何。比之於玉而已。玉之德不變者也。世有變而人之德不變。此聘使之所以重于列國而聘禮之所以用圭璋也。孔子答子貢問玉。始之以仁知義禮樂忠信而終之以天地道德。春秋之世。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戰國之世。孟子之教曰仁義。其道皆一以貫之者也。而說者以問玉一段無當於本篇。誤矣。嗚呼。世之盛也。儒以席上之珍獻。迨其衰也。美玉與礪硃並列。或溷迹于瓦礫之中。賢者寧懷瑾握瑜。韜光匿采。而天地正氣自此銷沈矣。模範國徒託空談。而中國禮教當廢之謬說。且如瓦釜雷鳴。無所底止。機械日出而不窮。劫運循環而靡已。是非特一國之隱患。實世界之大憂也。悲夫。悲夫。

喪服四制篇大義

禮記義疏曰。此篇小戴本所無。今按其文。取之大戴本命篇者大半。而因殺以爲節。上與家語同。必後人掇兩書以已意附益首尾以成此篇。故不與三年問相次。而附之小戴之末。鄭因存之也。

陸氏奎勳曰。此亦喪禮義疏記者之意。得毋以喪服本自有傳而故變其體歟。首作總冒。下分

應之。高宗諒闇一條。學公穀末一條。學孝經。蓋石渠議禮之新篇也。

文治按此篇蓋採取禮運孝經之義。而雜引他篇之文以足成之。篇首言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皆禮運之義也。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孝經所謂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又引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三日而食。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告民有終也。皆孝經文。殆曾子門徒所傳。而后倉述之者歟。至其論四制之義。曰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義與孟子事親從兄章相近。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不可以忘本。故五常百行。總滙于孝。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故。喪服爲報本。盡孝之見端。而末世非孝之謬說。必自廢喪禮始。以其難行也。此篇發明人道之本原。恩義之所由。盡禮之所由。殺蓋皆聖人既竭心思之事。賢者當俯而就。不肖者當仰而跂焉者也。故曰此喪之中庸也。易傳曰。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吾謂孝道絕滅。則殺運起。人類或幾乎息矣。世之言人道教育者。必自孝道始。而孝道必自喪服始。故小戴記以是終焉。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寄售書目

陸桴亭先生遺書唐若欽先生校刊
家刻本

共二十九册

毛邊紙 實價八元 郵費六角

十三經提綱本校校長唐蔚芝先生著
家刻本

共二册

定價一元六角七折

尙書大義同上

共二册

定價一元六角七折

洪範大義同上

全一册

定價八角七折

論語大義同上

共三册

定價二元四角七折

論語大義外篇同上
排印本

全一册

定價四角七折

孝經大義同上
家刻本

全一册

定價四角七折

大學大義同上

全一册

定價六角七折

中庸大義同上

全一册

定價八角七折

孟子大義同上

共七册

定價三元七折

性理學大義同上
排印本

共四册

定價二元七折

紫陽學術發微同上

全一册

定價二元七折

陽明學術發微同上

全一册

定價六角七折

國文大義同上

全一册

定價八角七折

古人論文大義同上

共二册

定價一元七折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同上

共四册

定價二元七折

初中國文讀本同上

共四册

定價一元七折

茹經堂文集初編同上
家刻本

共三册

定價二元四角七折

茹經堂文集二編同上

共四册

定價二元八角七折

茹經堂奏疏同上

共三册

定價二元七折

人格同上
排印本

全一册

定價二角七折

軍箴同上

全一册

定價洋裝四角五分
木裝六角
七折

詩經大義同上

共二册

定價一元七折

禮記大義同上

全一册

實價一元

通鑑紀事本末書後本校教授陳石遺先生著

共二册

實價一元四角

史漢文學研究法同上

全一册

實價五角

- | | | |
|--|-----|--------|
| 石遺室詩文集 <small>同上</small>
<small>家刻本</small> | 共十册 | 實價二元 |
| 石遺先生自訂年譜 <small>同上</small> | 共四册 | 實價一元二角 |
| 詩品平議 <small>同上</small> | 全一册 | 實價二角 |
| 尙書舉要 <small>同上</small> | 全一册 | 實價五角 |
| 考工記采證補疏 <small>同上</small> | 全一册 | 實價五角 |
| 說文舉例說文采證說文重文管見 <small>同上</small> | 共三册 | 實價一元五角 |
| 感舊集小傳拾遺 <small>同上</small> | 全一册 | 實價三角 |
| 禮記采證 <small>同上</small> | 共二册 | 實價六角 |
| 閩詩錄 <small>同上</small> | 共八册 | 實價三元 |
| 木庵先生詩 <small>侯官陳木庵先生著</small> | 全一册 | 實價五角 |
| 列女傳集解 <small>陳石遺先生夫人蕭道管著</small>
<small>同上</small> | 共四册 | 實價一元五角 |
| 道安室各種 <small>同上</small> | 全一册 | 實價四角 |
| 待焚詩稿初集 <small>本校教授陳柱尊先生著</small>
<small>排印本</small> | 共二册 | 實價一元二角 |
| 待焚詩稿二集 <small>同上</small>
<small>家刻本連史紙</small> | 共三册 | 實價四元 |

莊子內篇學同上
排印本

全一册

實價八角

孟子概要本校教授陳天倪先生著
同上

全一册

實價五角

文心雕龍雜記本校教授葉長卿先生著
排印本

全一册

實價五角

自然室詩稿本校教授馮振心先生著
遮史紙精印

全一册

實價一元

荀子講記同上
排印本

全一册

定價八角七折

無錫國學專修館文集初編本校學生陸續
排印本

共四册

實價八角

無錫國學專修館文集二編同上

共四册

實價一元

無錫國學專修館演講集初編同上

全一册

實價二角

無錫國學專修館演講集二編同上

全一册

實價二角

國光本校季刊

全一册

實價三角

校友會集刊

全一册

實價一元

以上各書概用大洋郵費均照實價加二成購書在二元以內者得用郵票代現九五折

計算



禮記大義

全一冊 實價一元

著作者 太倉唐文治

發行者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印刷者 無錫錫成印刷公司

